

# 爱是唯一的真相

找寻“前世”“今生”的靈魂伴侶

[美] 布萊恩·魏斯 (Brian Weiss, M.D.) 著 康文雄 译

生命仿如一条流动的河，  
今生只是其中的一段。  
于千万人中，  
在时间的无涯荒野，  
爱过的灵魂会重新找回彼此……



ONLY LOVE IS REAL

A STORY OF SOULMATES  
REUNITED

爱是唯一的真相

[美] 布莱恩·魏斯 (Brian Weiss, M.D.) 著 康文雄 译

台海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是唯一的真相 /（美）布莱恩·魏斯著；康文雄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5

书名原文：Only Love Is Real: A Story of Soulmates Reunited  
ISBN 978-7-5168-1053-8

I. ①爱… II. ①布… ②康… III. ①精神疗法 IV. 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0288 号

---

原著名：Only Love Is Real，著者：Brian Weiss, M. D.

Only Love Is Real

Copyright ©1996 by Brian Weiss, M. 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01-2016-3443

本书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出版社及编辑人员立场。

## 爱是唯一的真相

著 者 | [美] 布莱恩·魏斯

译 者 | 康文雄

责任编辑 | 晋璧东

版权支持 | 文赛峰

封面设计 | 门乃婷

版式设计 | 张丽娜

责任印制 | 蔡 旭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100021

电 话 | 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 | 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 | <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 a i l | [thcbs@126.com](mailto:thcbs@126.com)

---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7.5

版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68-1053-8

定 价 |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伊丽莎白和佩德罗  
是你们提醒我，  
在爱里，没有偶然

## 编译声明:

本书作者为西方心理医学研究人员，他在本书中讲述了西方流行的深度催眠基础上的时空回溯治疗理论及其方法。

作者在作品中所持的观点以及得出的超出传统科学认知范畴的结论，仅供从事催眠研究、精神心理治疗、时空回溯研究的专业人士参考，不代表出版机构及本书编辑人员的立场。

注释：时空回溯疗法，又名前世回溯疗法、前世唤醒疗法（Past Life Regression Therapy），是一种催眠课程，在欧美国家风行。该课程的目的是让学员们“回到过去”，重拾所谓的“上辈子”留下的记忆片段。这种临床心理治疗理论的信徒越来越多，参加该课程的学员不怕被亲友嘲笑，还一本正经地告诉人们：我曾经是个武士、奴隶、皇太子或村姑等。

那么，这些声称看到自己“前世”的人，究竟是被“催眠导师”骗了，还是他们自己在骗人呢？科学家们研究后认为，这种催眠理论及临床治疗中每一名患者在所谓的时空回溯中所讲述的场景，其实都是他们对当下生活及成长过程中各种经历的记忆。

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克里斯·弗兰奇认为，大部分有过“前世”体验的人都不是故意欺骗，他们相信自己讲的故事是真的。“他们的经历，心理学上称为‘潜在记忆’，也就是隐藏起来的记忆——就是这辈子的，与‘前世’根本毫不相关。”弗兰奇教授进一步解释，“这些‘记忆’的来源多种多样：电影、书籍和说过的话，种种信息都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幅幅活灵活现、天衣无缝的‘前世回忆’的图景。”

尽管时空回溯疗法存在争议，但在当代全球的临床心理医学的治疗实践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此，中国国内的心理医学界、精神疾病康复医疗领域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

## 致 谢

感谢一直爱我、支持我的卡罗尔、乔丹和艾米。

最深的感谢献给我的编辑，华纳图书的乔安·戴维斯，谢谢她的鼓励、洞见和智慧。她是最棒的。

我还要感谢杰出的经纪人乔妮·埃文斯，她拥有无限的能量和热情。

最后，要感谢我所有的病人和参加我工作坊的人，感谢你们和我分享你们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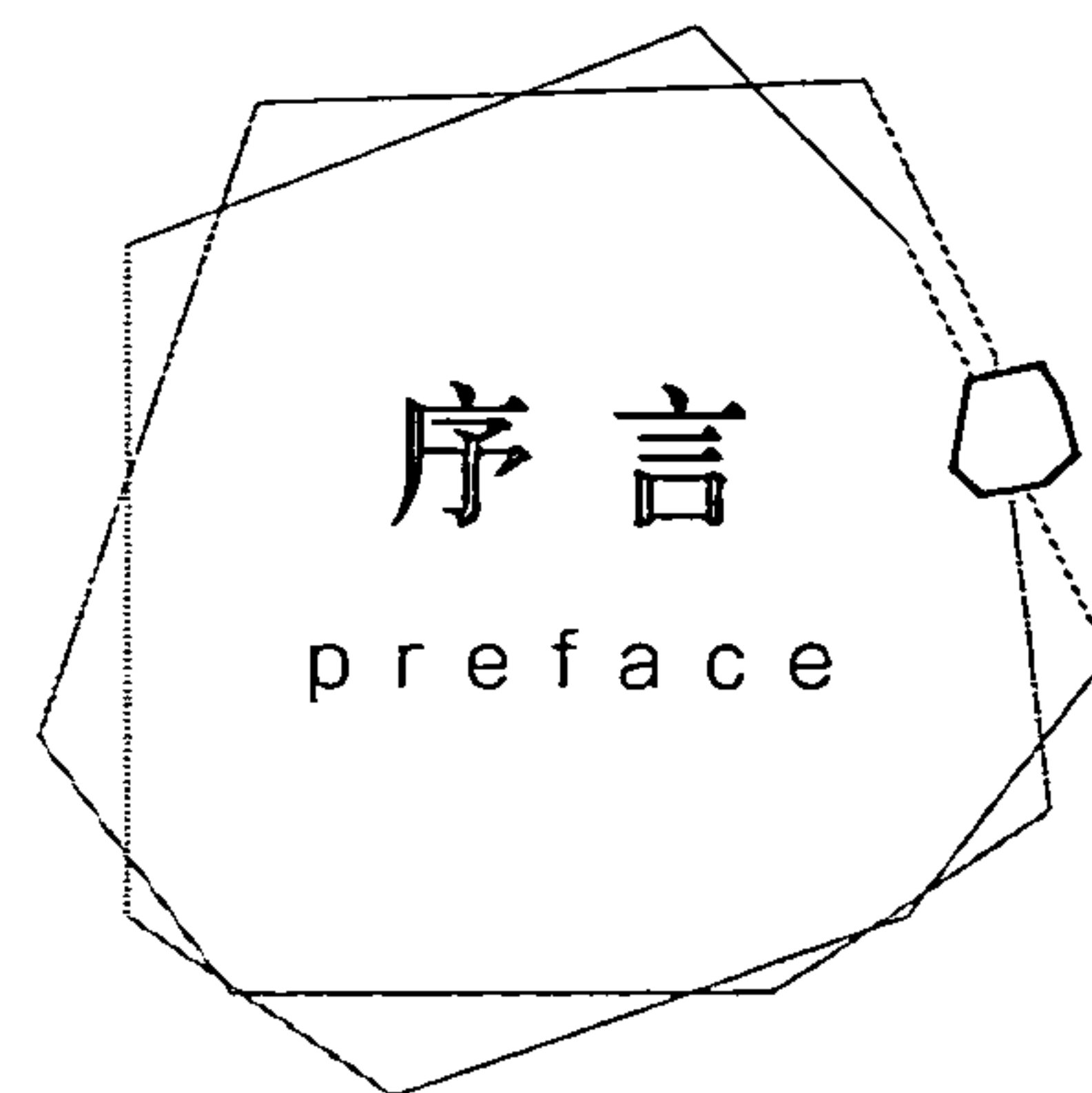
---

---

## 致 读 者

医患保密是精神科医学伦理中长久以来的强大原则。本书所提的患者已授权我书写他们真实的故事，只有姓名和其他标志性细节稍做更改，以保护他们的隐私。他们的故事则完全真实，未加变更。

---



人之灵魂似水，  
从天而降，  
蒸而升天，  
凝而坠地，  
轮回永生。

——歌德（Goethe, 1749—1832）

德国诗人及剧作家

我的心理医学著作《前世今生》（*Many Lives, Many Masters*）刚要出版之前，我去拜访本地一家书局的老板，看他是否已预订了此书。我们查看书店的电脑。

“四本，”他告诉我，“你想不想预订一本？”

对于这本书未来的销售能不能达到出版业印书量的基本要求，我并



无多大把握。然而，该书毕竟是由一位信誉卓著、受人敬重的精神科医生所写的一本非常奇特的作品。书中记载了一位我亲身诊治过的年轻患者的真实故事，她所接受的“时空回溯疗法”神奇地改变了我们两人今后的人生。

最起码，据我所知，即使其他顾客都没有买，我的至交好友、左邻右舍，以及势必捧场的亲戚，加起来的购书量肯定不止四本。

“拜托，”我跟他商量，“我的朋友，我治疗过的一些患者和我认识的许多人都会来买我的书。难道不能多订几本？”

经我私下再三保证，他才勉为其难地预订了一百本。

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前世今生》竟然成为全球畅销书，印量很快超过两百万本，到目前已被翻译为二十几种语言。我的人生也发生了另一个非同寻常的转折。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我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完成医学训练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纽约大学附属医院实习完毕后，我转到耶鲁大学担任精神科主治医师。之后，我曾以教授身份先后在匹兹堡大学和迈阿密大学教书。

往后的十一年中，我在迈阿密西奈山医疗中心担任精神科主任。在那里，我发表了许多心理和精神领域的科学论文，处于个人学术生涯的巅峰。

凯瑟琳，这位我在《前世今生》中记载的年轻患者，有一天来到了西奈山医疗中心我的诊室里。她陆陆续续巨细靡遗地说出自己“前世”（过往时空）的回忆，对于这些回忆我简直无法相信；而她在催眠治疗状态下，

竟然可以传达某些超验信息，使我的生活天翻地覆、一片混乱。我再也无法以从前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

凯瑟琳之后，又有更多的患者来我这里接受前世（时空）回溯疗法。对传统的药物治疗和精神疗法抵触的患者都被治愈了。

《超越时空的回溯疗法》（*Through Time into Healing*）是我写的第二本书，描述我学习运用时空回溯法发挥医疗潜能的记录，书中的个案故事全部都是真的，只有人的名字和身份稍加更改。

然而，最曲折离奇的则是第三本书《爱是唯一的真相》！

这本书讲述的是灵魂伴侣重聚的故事——人们因爱永远结合在一起，一代又一代，一世又一世地重逢相聚。在我们一生中最曲折动人且极为紧要的时刻，要怎么样才能发现并辨认出我们自己的灵魂，做出使个人生涯完全改观的决定？

命运主宰着灵魂的重逢。有朝一日我们也会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但是，在彼此重逢之后，我们该如何回应，则进入了谨慎抉择或自由意志的领域。一次错误的抉择或机会的错失，都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孤单寂寞和苦难折磨。一次正确的抉择，一次机缘的辨识，会为我们带来无限的福佑与幸福。

伊丽莎白是一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美丽女子，因为母亲过世极为哀伤，并且忧虑不安，所以开始找我诊治。此外，她与男人的交往也很不顺利，霉运重重，碰到的尽是一些把事情弄糟的失败者、虐待异性的男人或有不良嗜好或毒瘾的男伴。在与这些男性的交往中，她从来没有找

到过真正的爱情。

我们回溯到非常遥远的时代，结果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伊丽莎白在接受我的深度催眠治疗期间，一位名叫佩德罗的富有魅力的墨西哥男子也因伤心事而在接受我的治疗。他的兄长最近才因不幸的意外事件英年早逝。不仅如此，他的母亲也不好相处，加上自己早年难以启齿的秘密等因素，千头万绪一起涌上他心头。

佩德罗一再受到疑惑、绝望等情绪的困扰，而无人能帮他分忧解愁。

他同样也是回溯到古老的时代来接受心理诊治以求痊愈。

伊丽莎白和佩德罗虽然在同一时期接受我的治疗，可他们两人却从来没有碰过面，因为每个礼拜安排他们候诊的日期都是错开的。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曾多次诊治过情侣或配偶以及一些家庭成员，结果他们找到了今生的伴侣，也在催眠状态中见到了前一时空中的爱人。也有一部分情侣或配偶，竟然同时发现，也是第一次发现，彼此在同一个时空里曾经交往过。这些启示令他们十分震惊，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不曾有过这种体验。

当这些情景在我的诊疗室里显现时，他们都静默不语。只有在事后，当 they 从完全放松的催眠状态中醒过来，才第一次发现，刚才他们所看到的竟是相同的情景，而他们竟然有着相同的感受。也就在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在过往时空中的关联。

但是，伊丽莎白和佩德罗这两个人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他们两人一生又一生、一世又一世的生活场景，是在我的诊疗室里独立地而且在完全不同的时间里显现出来的。他们两人并不相识，也从未见过面。他们



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也不相同。而我又在不同的时间分别和他们之中的一人单独见面，当然不会去猜测两人之间有所关联，也就没有从中加以联系。然而他们两人对于前世细节的描述与感受，几乎完全相同、分毫不差。

他们会不会在前一个时空彼此相爱现在却彼此分开呢？起初，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料到这种扣人心弦的戏剧性转变，竟然会毫无预警地在我这一向平静的诊疗室显现，并逐步迈向高潮。

我是第一个发现他们两人具有关联的人。一开始我有很多疑问，比如：这种现象真的存在吗？正常吗？它符合科学原理吗？接下来该怎么办？该不该告诉他们？万一我错了怎么办？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保密如何处理？他们目前的关系如何？就算想改变命运又该如何着手？如果这一世的关联并不在他们原本的计划之中，甚至对他们也并不一定有利又该如何？而这一次的关联万一失败的话，会不会破坏他们目前的治疗成效以及他们对我的信任？

我从医学院毕业后接着又在耶鲁大学实习，因而培养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千万别伤害到患者。没把握的时候，千万别造成伤害。伊丽莎白和佩德罗两人都大有起色，在痊愈之中。是不是该顺其自然别去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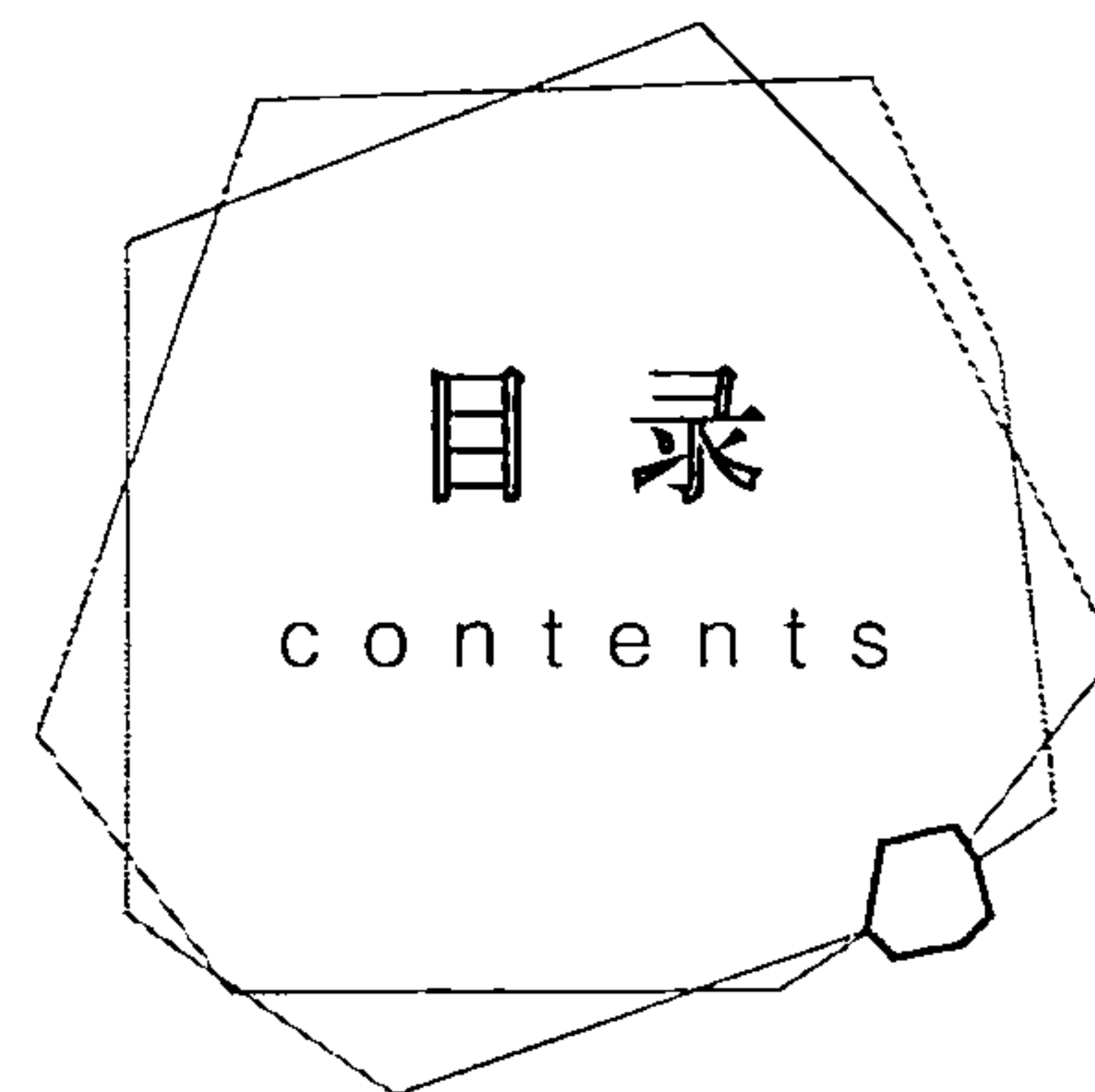
佩德罗已经快要结束治疗，不久之后，他就会离开美国回墨西哥。时不我予，我得立刻做出决定。

本书并未记录他们两人全部的诊疗过程，尤其是伊丽莎白的，因为有几次的诊疗跟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故事没什么关系；有几次的诊疗则完

全是传统的心理治疗而不包括催眠与时空回溯。

以下的文章是根据医疗记录、整理的录音带以及个人记忆所写的。只有名字及小细节有所更易以保障隐私。这是一则有关命运和希望的故事，也是一则每天都在悄然发生，而你我却一无所知的故事。

而就在今天，某个人正在倾听……



## 序言 /// 001

## 第一章 灵魂的相认 /// 001

每一个人都会有特别投缘的人，通常是两三个甚至四个人。他们出现在不同时代。他们远游时间之重洋，跨越辽阔的空间来和你重逢。

## 第二章 我会魂牵梦萦想念你 /// 005

“我并不惧怕死亡的来临，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和你分离；不管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我都不害怕，我只是还不想离开你。”

## 第三章 在时空回溯中疗愈 /// 015

经我诊治的许多患者，看出自己和家人之间不断重复的恶习、心灵创伤及虐待等行为，在他们过往生活的时空里早已有之，且在当下再度出现。



第四章 踏上追溯过往之旅 /// 023

伊丽莎白看到这一时空里自己是个十多岁的男孩，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从船上掉到了水里，溺死在黑色的洪水中。突然间，她的呼吸很显著地变慢了。

第五章 在潜意识的深幽处 /// 035

他哥哥的遽然去世唤醒了他，在他潜意识的深幽处，数千年来一次又一次更为巨大、更为惨烈的丧亡回忆开始浮现。

第六章 重复出现的梦 /// 045

我从多年的诊疗经验中发现：大多数的患者在进行第一次时空回溯时，往往都会记起那一时空里最深的创伤。

第七章 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 055

“我们不会哀悼死亡，因为我们知道灵魂是永恒的。如果它的课业未了，它就会重返肉身。”

第八章 你是开车的人，不是汽车 /// 063

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就像汽车和开车的人一样。永远要记住：你是开车的人，不是汽车。别把自己当作交通工具！

第九章 记住，你永不孤单 /// 073

“记住你永远被爱，你永远受到保护，你永不孤单……同时你也是一个有见解、有智慧、有爱心的存在。你永远不会被遗忘，永不会被忽略或忽视。你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头脑，甚至也不是你的思想。你是灵魂。”

**第十章 “我爱你，爸爸……” /// 087**

“我爱你，爸爸……”他听到女儿在轻声诉说。他终于闭上了双眼，全身的痛苦突然消失了。他觉得无比地轻松和自由。

**第十一章 我不想忘记他 /// 095**

“我们穿过了一个美丽的山谷，周围都是花草树木……我开始懂得很多事，很多信息和知识。可我还是不想忘记约翰，我一定要牢牢记住他。”

**第十二章 我们会认出彼此吗？ /// 107**

不管是在天堂或是在人间，他们都会感觉到一种振动或能量，与自己心爱之人完全相同。他们瞥见更深沉的人性，也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知觉，一种来自心灵的知觉。

**第十三章 在冥想花园里相遇 /// 115**

为什么我会是男人？为什么我会是女人？在我们生命传递与更新的过程中，我们一再改变性别、信仰和种族，就是为了从不同角度进行学习。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中求学。

**第十四章 祭司的过往 /// 123**

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通过学习，我们逐步接近神明。知识只会流入那些开放的心灵。

**第十五章 我明白一切都会圆满 /// 131**

梦有许多功能，它们可以处理和整合白天发生的事情。此外，做梦还有更深层次的功能，它们可以帮我们寻回被压抑或遗忘的记忆。

## 第十六章 我们“原本就是”这般模样 /// 139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变成有爱心的、富有神性的人，慈悲、善良、爱好和平，充满安详与喜悦。因为我们“原本就是”这般模样。我们只不过是遗忘了原有的崇高天性。

## 第十七章 灵魂大树上最近的两片树叶 /// 145

那些与你长在同一条嫩枝上的树叶，与你最熟悉、最亲近，你们可以共同分享经验——你们彼此之间的生命经验。

## 第十八章 “我还是救不了他” /// 159

重要的是把爱传递出去，去帮助别人，至于结果如何并不重要。把爱传递出去，你们只要这么做就行了。

## 第十九章 我曾如行尸走肉般在这个世界上活过 /// 169

爱就像一种流动的液体，它可以填补裂口，充满本来无一物的真空，是我们人类自己建立的虚假障碍物堵塞了它。当爱不能再流入我们的心胸，充满我们的心灵，当我们与灵魂——它是由爱构成的——分离的时候，我们都会疯狂。

## 第二十章 找回曾经的灵魂伴侣 /// 181

我曾经诊治过许多患者，通常都是配偶或情侣，他们记起他们在以往的时空里曾经住在一起。许多人认出了他们的灵魂伴侣，历经生命的传递与更新，再结连理。



## 第二十一章 咫尺天涯，失之交臂 /// 191

我们并不总能和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灵魂伴侣结为夫妇。我们的灵魂伴侣可能不止一个。因为灵魂家族总是结伴而来。

## 第二十二章 命中注定的重逢 /// 197

我们在做重大决策时，尤其是在决定类似灵魂伴侣这种命运的礼物时，一定要听从我们内心的指引，服从我们的直觉智慧。命运会将它的礼物送到我们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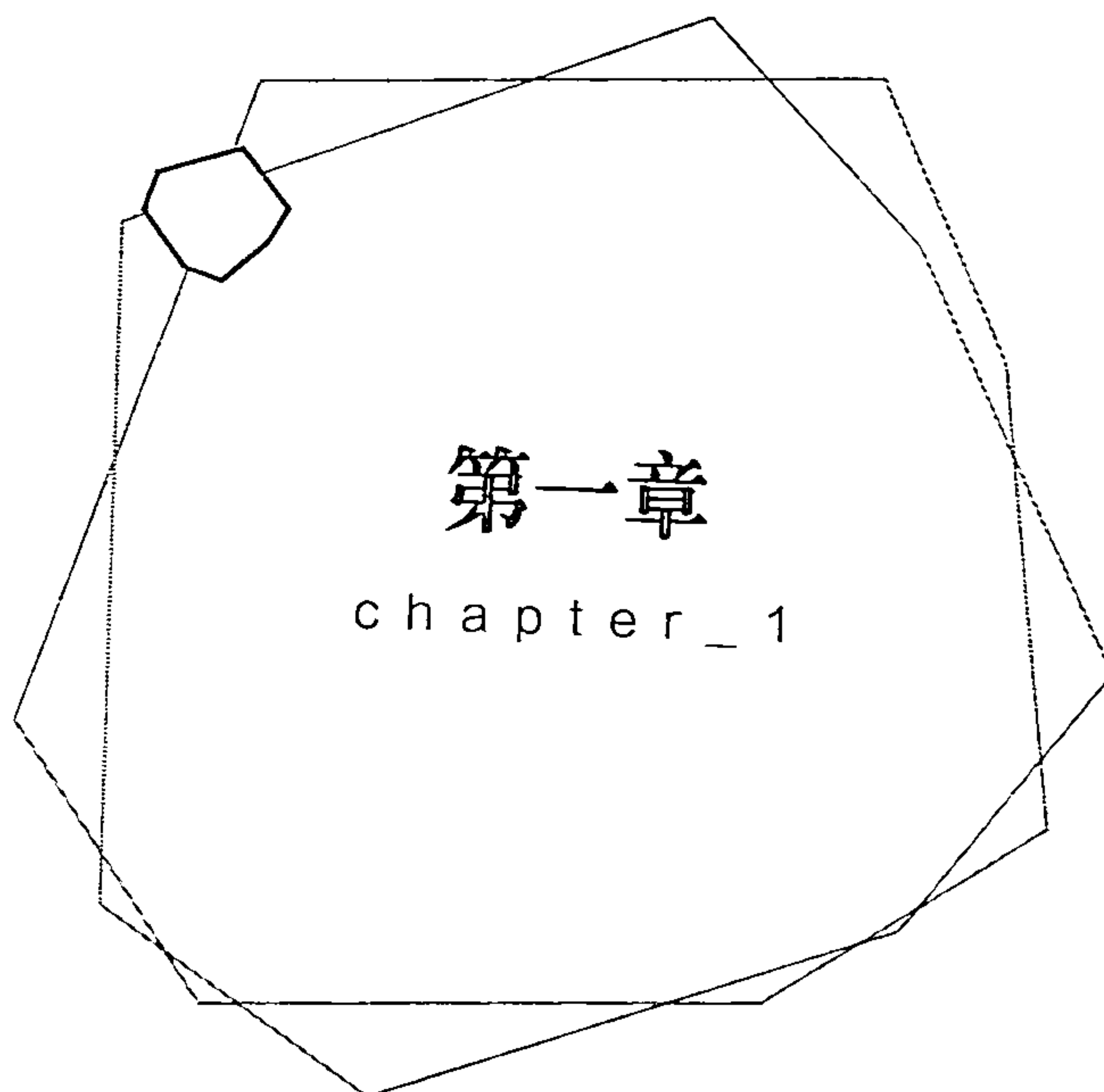
## 第二十三章 通往更高层次的智慧 /// 203

生命的传递与更新是一道通往更高层次的知识、智慧与理解的桥梁。它提醒我们得到了什么，没有得到什么；提醒我们为什么又会来到世间，需要完成哪些任务才能继续前行。

## 第二十四章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 /// 211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神就在我们心中。

## 结语 /// 217



灵魂的相认

所以你要知道，我将在更大的沉默中归来。

.....

不要忘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

一会儿的工夫，在风中休息片刻，另一个妇人又要孕怀着我。

——哈利勒·纪伯伦（*Khalil Gibran, 1883—1931*）

黎巴嫩诗人、哲学家及艺术家

每一个人都会有特别投缘的人，通常是两三个甚至四个人。他们出现在不同时代。他们远游时间之重洋，跨越辽阔的空间来和你重逢。他们从另一边来，从天而来。虽然他们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是你的心能认出他们。

早在那月光照耀的埃及沙漠，以及远古时代的蒙古平原，你就曾伸出双手将他们拥在怀中。

你们曾在那姓名已无从记起的武将麾下同骑奔驰，在那几乎被飞沙淹没的远古洞穴里相依为命。不管过往或今生，你们一直紧紧联结在一起，你从不孤单。

你固执的头脑可能加以干预，“我不认识你！”可你的心灵却早已



认识。

当他第一次牵起你的手，他触碰的记忆，马上超越时空贯穿你全身每一个细胞，令你颤抖。

她凝视着你的双眼，你的胃翻腾不已，双臂都是鸡皮疙瘩，外在的一切事物顿时变得无关紧要。

他也许还没有认出你，尽管你们好不容易再度重逢，甚至你已经认出他了。你会感受到你们之间的关联，你会看到其中的潜力与未来，但他一无所悉。他的畏惧，他的理智，他的重重疑惑犹如一层面纱遮住了他的心灵之眼，他不肯让你帮他把手面纱取下。你悲伤哀痛，而他却依然故我。命运可能如此玄妙。

一旦两人彼此认出了对方，激情胜过火山爆发，势不可当，释放出来的能量极其壮观。

灵魂的相认可能在刹那间完成。突如其来的熟悉亲密感，或者马上对面前的这个人有了远非意识心智所能达到的深切认识，如同最亲近的家人一般熟悉了解，甚至更深。

全凭直觉就晓得该说什么话，对方会有什么反应。这种安全感与信任感，绝对不是仅仅相处一两天、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就可能营造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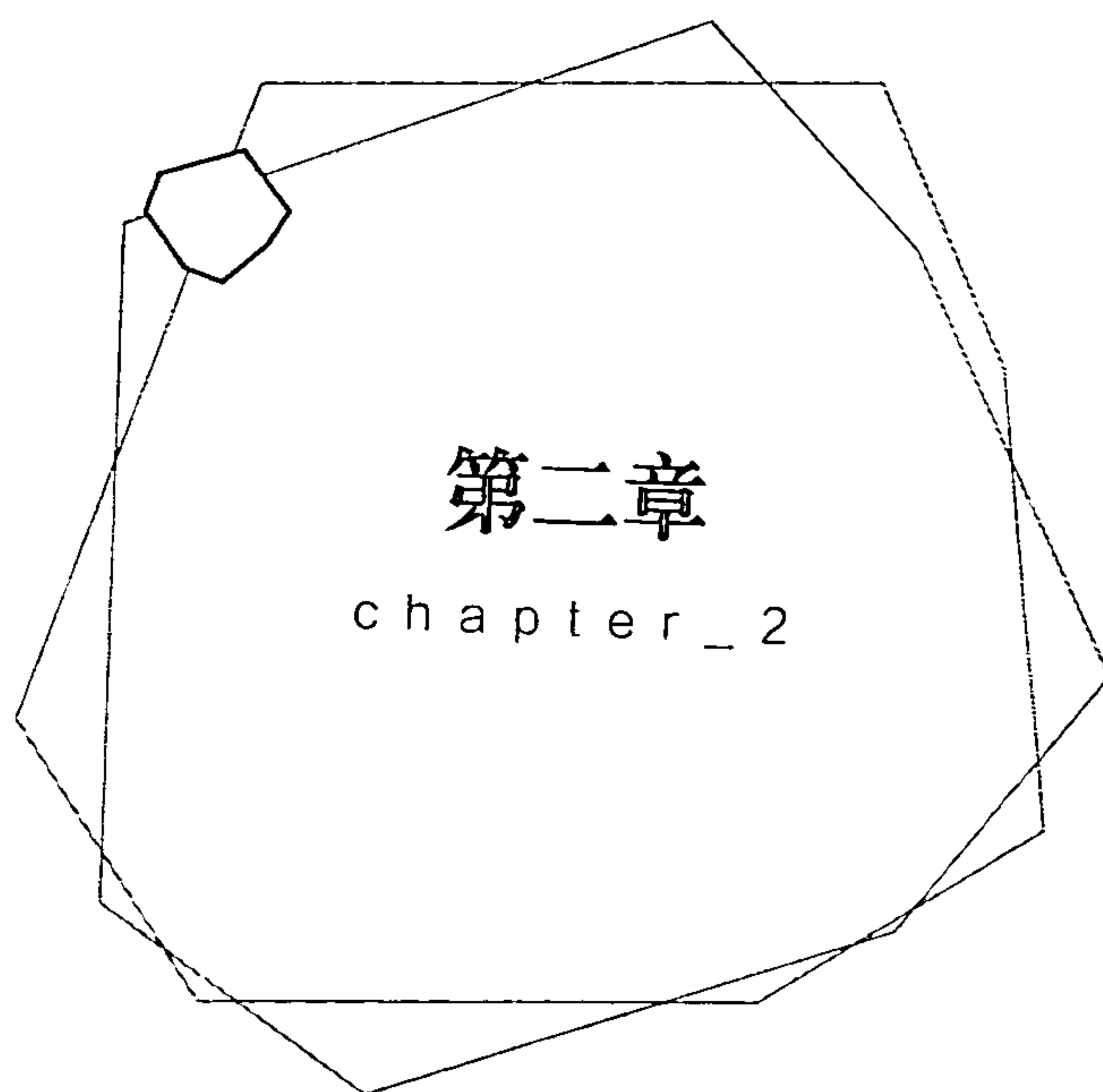
灵魂相认的过程也可能极为微妙缓慢。当蒙蔽心灵之眼的面纱被缓缓掀起时，认知的曙光才乍然出现。并非每个人都已做好心理准备看个明白清楚。

在酝酿的过程中，为达到最佳效果，先看到的一方要耐心地等待对方的回应。

使你恍然大悟，意识到灵魂伴侣已经出现了的可能是一次对视、一个梦、一段突如其来的回忆或某种特别的感觉。

而唤醒你的也许是与对方的手掌或嘴唇刹那间的接触，你的灵魂继而完全归窍，回到身体。

唤醒你的接触可能来自你的孩子、父母、兄弟姐妹、挚友，或者来自好几百年来与你心心相印的爱侣，他 / 她再度给你深情的一吻，提醒你：你们一直在一起，直到时间的尽头。



我会魂牵梦萦想念你

我的一生对我来说仿如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是一则历史的片段，一段上下文都已失落的摘录。我的心中经常浮现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在好几世纪前可能活过，在那一世遭遇的难题直到如今我仍无法解答，只得现世重生来完成上天赋予我的艰难使命。

——卡尔·荣格（*Carl Jung*, 1875—1961）

瑞士心理学家

伊丽莎白身材高挑，一头金色长发，湛蓝的双眼，淡褐色的瞳孔，亮丽动人。她身穿深蓝色的宽松工作服，紧张地坐在我诊疗室内白色的真皮大卧椅上，眼神显得特别忧郁。

她在读完我的心理医学学术作品《前世今生》之后，在许多层面上都非常认同书中的女主角凯瑟琳，因此特地前来就诊，寻找希望。

“我还不明白你为什么来这里。”我先开口，试图打破通常开始诊治时的僵局。我已经大略看过新来患者所填写的病历表：姓名、年龄、转诊信息、主要疾病和症状等。伊丽莎白在主要疾病栏上填着忧郁、焦虑及睡不安稳。当她开始陈述她的症状时，我在心里悄悄加上了：感情问题。

“我的生活一团糟。”她开始了讲述。她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一股脑



倒了出来，好像憋在心中好久，终于有机会可以毫无顾忌地讲述了。可以明显感觉到被压抑许久的压力得到了释放。

尽管她陈述的人生经历相当戏剧化，尽管在她冷静的外表下其实充满了热情，不过伊丽莎白却不以为然。

“我的故事不像凯瑟琳的人生那么曲折，”她说，“不会有人帮我出书。”

不管是否充满戏剧性，且听她娓娓讲述她的故事吧。

伊丽莎白是位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在迈阿密拥有一家自己的会计公司。她今年三十二岁，生长于明尼苏达州乡村。父母亲经营一个大农场，养了不少动物，她和哥哥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她父亲是那种工作认真、刻苦坚忍的男人，无法适当地表达情绪；一旦宣泄，不是怒火中烧就是大发雷霆。他情绪失控时往往迁怒于家人，拿他们出气，甚至对她哥哥拳打脚踢。而伊丽莎白所受的虽然只是口头上的羞辱，却已对她造成极大的伤害。

这种童年的创伤在她的心中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她的自我形象被父亲的批评摧毁，造成刻骨铭心的痛苦。她很心虚，总觉得自己人格有点不太健全，她担心别人——尤其是男人——可能也会发现她的缺陷。

所幸她父亲发脾气并不频繁，而暴怒之后，他又马上退缩到勤勉坚毅、刻意与人疏远的个性，那就是他人格及行为上的特征。

伊丽莎白的母亲则是一位富有进取心而又独立的女性。她一再鼓励伊丽莎白要有自信，那种鼓励直到今天仍给她带来温暖以及情感上的滋养。由于子女还小时机未到，她的母亲只好继续留在农场，容忍丈夫的

粗暴及情感的失落。

“我的母亲像一位天使，”伊丽莎白继续往下说，“永远在我身旁照顾我，对我关怀备至，老是为了子女牺牲自己。”伊丽莎白是掌上明珠，最受宠爱。她对童年有许多美好的回忆，而她最珍惜的就是与母亲难舍难分的亲情，她们两人之间特别的爱，历久弥新，将两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伊丽莎白慢慢长大。高中毕业后，迈阿密的一所大学给她提供丰厚的奖学金，于是她便前往就读。对这位来自贫寒家庭的中西部女孩来说，迈阿密如异国般别具风情，令她流连忘返。她母亲也为她的际遇庆幸不已。虽然她们母女二人只是靠电话和信件联系，但是两人犹如最好的朋友，情感有增无减。学校的休息日或寒暑假，也就是她们重聚一堂的快乐时光，伊丽莎白总是风雨无阻地赶回家中。

好几次伊丽莎白回到家里时，她母亲都提到想退休，搬到南佛罗里达州去，想离女儿近一点。他们家的农场太大，管理越来越难，尽管如此，由于父亲的克勤克俭，家里早年已存下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伊丽莎白期待着能再度住在母亲身旁，这样她们就不必每天互通电话才能联系。

因此，大学毕业后，伊丽莎白仍然继续住在迈阿密。她的公司创业伊始，同行竞争相当激烈，好不容易稍有根基。不过，工作几乎占据了她所有的时间，与男友交往总有波折，平添不少困扰。

晴天霹雳，噩耗传来。

大约在她第一次来就诊的八个月之前，伊丽莎白的母亲因胰腺癌撒手归西，令她不知所措。自己深爱的母亲死了，她的心仿佛都被掏空了。

她肝肠寸断，一直无法纾解内心的创伤；她六神无主，想不通为什么这种惨事会发生在她们身上。

伊丽莎白悲痛哽咽地向我细诉，她母亲如何同摧残蹂躏她身体的恶性肿瘤奋勇作战。她人虽已病入膏肓，但精神意志以及对女儿的爱却丝毫不受影响。话虽如此，母女二人还是哀痛逾恒，暗自揣测肉身的分离不但势所难免，而且已静悄悄地迫在眉睫。伊丽莎白的父亲，晓得妻子命不久长，内心的悲痛无法言喻，原本就已郁郁寡欢的他，变得和家人更加冷漠疏远。她的哥哥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刚刚成立了小家庭，开创了新事业，和父母来往甚少。唯伊丽莎白不管有空没空，总想尽办法一再赶回明尼苏达州探望母亲。

她找不到任何人来共同分担这份恐惧与痛苦。她也不想给奄奄一息的母亲增添任何不必要的负担，于是将绝望深埋心底，结果每一天都变得愈加沉重。

“我会魂牵梦萦地想念你……我爱你，”她的母亲告诉她，“我并不惧怕死亡的来临，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和你分离；不管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我都不害怕，我只是还不想离开你。”

她母亲的体一天比一天虚弱，那份准备硬撑下去的决心也跟着日益萎缩。对于久病的人而言，与亏虚的折磨和疾病的煎熬相比，死亡或许将是欢愉的解脱。她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在弥留的时刻，伊丽莎白的母亲住在医院里头。小小的病房挤满了亲戚朋友。她的呼吸断断续续极不稳定，导尿管里已经看不到排泄物，肾脏也已完全失去功能。她的意识模糊不清。有一个时刻，伊丽莎白发



现病榻旁只剩下自己一人在陪侍母亲，就在此时，她母亲神志忽然清醒过来，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不会离开你，”她的母亲突然很果决地说，“我将永远爱你！”

伊丽莎白的母亲的临终遗言，就是这么两句话。接着她又昏迷不醒，呼吸变得更不规则，常常停顿很久，才又猛喘一下。

没多久，她就死了。伊丽莎白感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和整个人生破了一个大洞。她真的感觉胸口隐隐作痛。她觉得自己身心残破，再也无法恢复完整了。几个月来，她经常痛哭流涕。

伊丽莎白难以忘怀每天和母亲电话中的嘘寒问暖。开始，她试图和父亲打电话，谁知父亲还是那种漠然退缩、拒人千里的态度，两人几乎无话可说，往往一两分钟之内就会挂上电话。他无法滋养或宽慰自己的女儿。他自己也很悲痛，可这悲痛使他更为孤立。她哥哥远在加利福尼亚州，对母亲之死虽然十分伤心，但有了太太，又有了两个小孩，事业及家务缠身也无可奈何。

她的伤心逐渐化为沮丧，症状有增无减，越发严重。她经常彻夜难眠，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又特别早就醒来，再也无法入睡。她食欲不振，体重减轻，体能大不如前。她对恋爱也不再热衷，精神日益萎靡，以往全力以赴的工作干劲大打折扣。

在母亲过世之前，伊丽莎白的焦虑不安多半是来自工作上的压力，诸如交件日期已到或问题棘手难以决断。她偶尔也会为和男友交往应如何回应，以及对方会有何反应而困扰。

伊丽莎白的焦虑程度在母亲去世之后明显上升。她不仅失去了知己、



导师、最亲密的朋友、每天谈心的对象，同时也失去了最主要的精神支柱。伊丽莎白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孤单，漂泊。

她打电话来预约门诊。

伊丽莎白来我的诊疗室，提出了违背传统科学认知常识的想法，她想知道自己在过往的时空里是否曾与母亲接触过，想借助一次神奇的际遇和母亲再见一面。在我的著作和演讲授课之中，我都曾提到人在沉思冥想、深度催眠的状态下，可能和自己所爱的人产生极不可思议的邂逅。

伊丽莎白读过我的第一本书《前世今生》，似乎对这种奇特经验的可能性完全了然于胸。

一旦人们开始接受生命可能不止一次，或者人离开肉身后，仍可能具有意识之后，他们就会开始在梦中或其他意识状态下，遭逢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经验。这些遭遇尽管难以求证真伪，且确实难以通过现有科学原理去解释，却都生动感人。有时候，在进行时空回溯的人，甚至会知道某些只有死去的亲人才知道的特殊信息、事实真相或琐事细节。

这种心灵精神上的会晤，以及有如泄露“天机”般的启示，着实很难将其单纯归诸幻想。我现在已相信这些信息的获知或奇特的会晤，并非出自他们本人的愿望或需要，完全因为这是彼此联系的唯一途径。

这些信息的含义通常都非常相似，尤其在梦中更是如此。比如，我很好；我一切顺利；好好照顾你自己；我爱你。

伊丽莎白希望经由时空回溯疗法和母亲重逢，试试看这种疗法能不能治愈她无止境的心痛。

在第一次治疗中，她透露了自己更多的经历。

伊丽莎白曾与当地的一位承包商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这位承包商与前妻生了两个小孩。尽管她并不是很爱这个男人但还是嫁给了他，他人还算不错，看起来相当规矩，伊丽莎白以为这种婚姻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稳定。不过，夫妇之间的激情毕竟是无法靠人为塑造的。两人之间可以相敬如宾，也可以同情怜悯，但最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有男欢女爱如胶似漆的那种化学反应。后来，伊丽莎白发现丈夫居然和某个能带给他热情刺激的女子有了婚外情，于是极其无奈地结束了这段婚姻。彼此的分手以及和两个孩子的分离当然令她伤心，但真正痛心的并非离婚。母亲的去世才最要命。

离婚之后，由于外形亮丽迷人，伊丽莎白发现自己很容易认识的男人们，许多男人都要和她约会。但这些交往也都不曾产生火花。伊丽莎白开始怀疑自己，担心自己无法与男人建立良好正常的关系是因为身心有问题。“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她常自我省思。她的自信自尊再度受到挫折。

童年时父亲的批判和冷嘲热讽，犹如带有倒钩的箭矢，已经在她心底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与男人之间的交往又百般波折，仿如在这些伤口上再抹上盐巴。

她开始和附近一所大学的教授交往，可这位教授由于自身的恐惧，无法对她做出任何承诺。虽然他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和她相处也很融洽，可他就是不肯相信自己的感受，不肯许下承诺，两人的交往注定会无疾而终。

隔了几个月，伊丽莎白认识了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两人开始约会。

尽管彼此之间的化学反应又是如昙花一现，寥寥无几，但是她觉得对方能够保护她，让她有安全感。可是，这位银行家不但非常迷恋伊丽莎白，而且占有欲极强，只要伊丽莎白的回应未如他所预期的热烈，他就怒气冲冲、妒火中烧。他开始变本加厉地酗酒，变成虐待狂。伊丽莎白只好再度挥剑斩情丝。

有段时间，她对自己是不是还有机会碰到能和她建立良好亲密关系的男人，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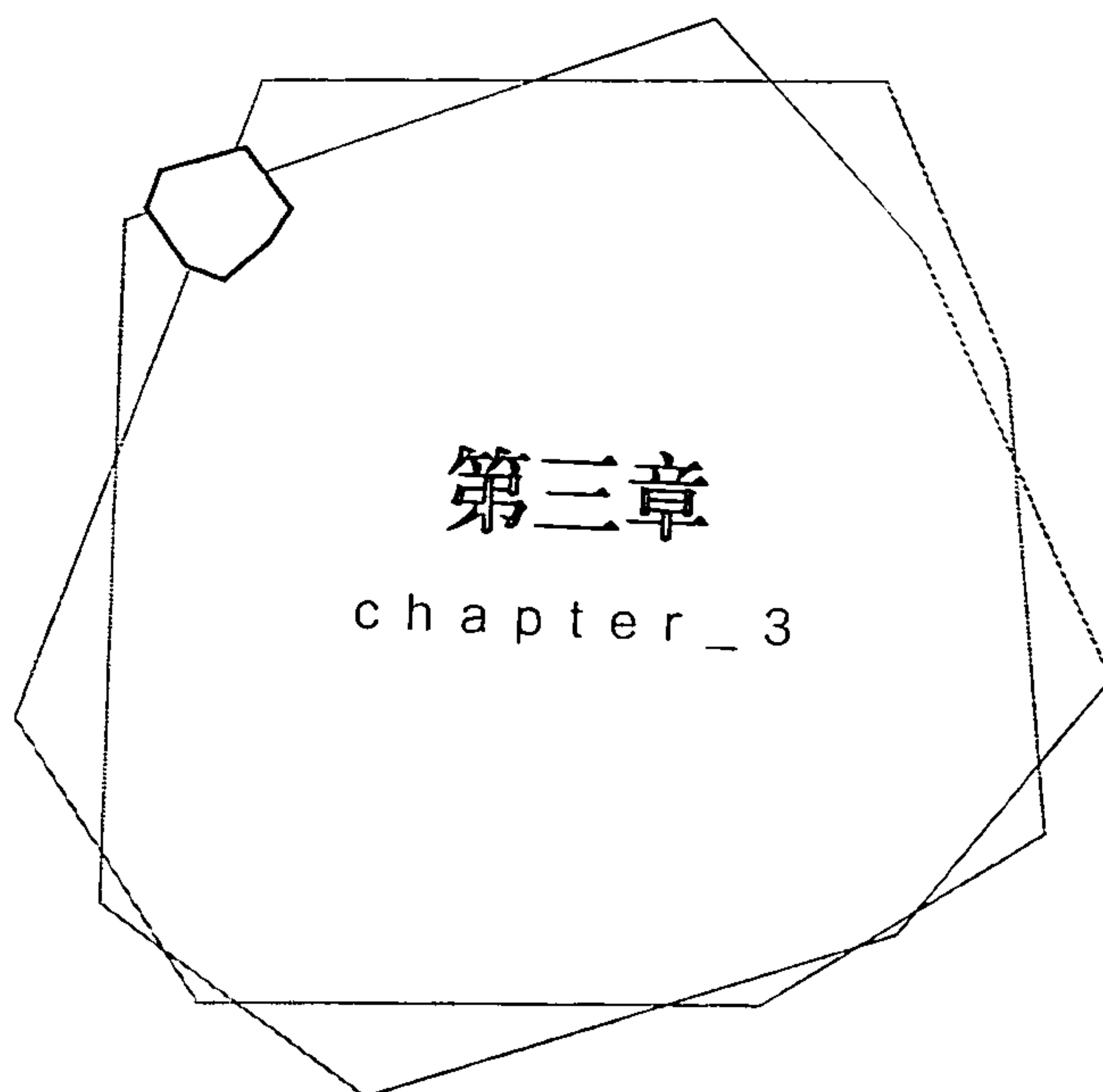
她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的工作，扩展公司业务，埋首于数目计算和文书之中。和男人的交往多半限于业务上的接触联系。虽然还是经常有人想约她外出，但她都想办法打消对方的兴致，以免节外生枝，一发不可收拾。伊丽莎白也认识到岁月不饶人，转眼青春将逝，虽然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遇见理想完美的男人，不过这种信心也已所剩无几了。

第一次的诊疗结束了，历史资料收集完备，诊疗步骤也已规划好，医生与患者之间也播下了彼此互信的种子。伊丽莎白已经不再矜持，开始侃侃而谈。这一次，我决定不用普罗扎克或其他抗忧郁剂。我们的目标是要完全根治，而不是只把她的症状压下去就算了事。

再有一个礼拜，下一次诊疗的时候，我们就要踏上时光回溯的旅程，开始长途跋涉。







在时空回溯中疗愈

经过了那么长久的岁月，我仍然还是那个玛格丽特。变老的只有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生活的地方，百年只如一瞬。历经千世之后，我们的眼睛方始睁开。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 1888—1953）

美国剧作家，曾获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

在我诊疗凯瑟琳之前，我从没听过与传统科学认知差异太大，甚至难以用科学力量予以解释的时空回溯的治疗方法。我最开始觉得这是迷信，这是异想天开。我在耶鲁大学医学院，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学过这个课程。我正要开始学习而已。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会面的情形。我尽量不着痕迹地把话题往她过去的时光引，希望能够发现她是否有长期被压抑或遗忘的童年创伤。我认为那是造成她目前沮丧焦虑症状的主因。

我用温柔的声音引导她慢慢放松，接着她便进入深沉的催眠状态。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的指引口令上。

在上一个礼拜诊疗时，我们才开始第一次使用催眠疗法。凯瑟琳已经记起许多童年的心灵创伤，也能生动地描绘当时的情景与情绪。通常，

在治疗期间，一旦原已遗忘的心灵创伤又被重新记起时，当时的情绪也将伴随而来，在心理治疗中这个过程被称为宣泄。一般患者经此过程后病情都会逐渐改善，可是凯瑟琳的症状仍然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形下，我只好臆测也许只有帮助她唤醒童年更加压抑的记忆，病情才会好转。

我小心翼翼地把凯瑟琳带回到两岁的时候，但她并不记得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

我清楚而坚定地指示她：“回到你症状开始发生的那个时间。”而她的回答令我惊骇万分。下面是她催眠状态下的记录：

“我看到白色阶梯通往一个建筑，一栋正前方有柱子的白色的高大建筑物，前面空空荡荡，没有门廊。我穿着一件长袍……一件质地粗糙宽松的袍子。我的头发结成辫子，是金黄色的长发。”

她的名字叫阿朗达，是活在将近四千年前的一位年轻妇女，在一次类似洪水或涨潮袭击她们村子时，突然被大水淹死。

“波涛汹涌的大浪把树都冲倒了。无处可逃。好冷，水好冷。我得救我的小孩，可是救不成……只好紧紧抱住她。我淹在水里，呛到了。我没办法呼吸，不能吞咽……水咸咸的。大水把孩子从我的手臂中给卷走了。”

在这次凄惨的回忆里，凯瑟琳喘着气，呼吸困难。突然间她全身都放松了，呼吸变得深沉平稳。

“我看到了云……小孩在我身边。我还看到村子里的其他人。我看到我哥哥。”

她在休息。这一时空的生活结束了。虽然她和我都不相信有所谓“前世”这回事，可是我们两人却都被戏剧性地引向了一个远古时代的经验里。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一次诊治之后，凯瑟琳长久以来对吞咽与溺水的恐惧几乎完全消失了。我知道光凭想象或幻想绝不可能治愈如此根深蒂固的症状。宣泄回忆倒有可能。

一周又一周，凯瑟琳记起了更多的过往。她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她已经不药而愈了。同时，我们还发现了时空回溯的神奇疗效。

由于我的怀疑主义，也由于我之前接受的是严格的科学训练，我着实难以接受诸如前世这种违背科学常识的概念。两个因素渐渐打消了我的怀疑，一个是迅速而且相当感性的，另一个则是缓慢理性的思考。

在一次诊疗中，凯瑟琳记起她在远古时代里曾经历过的死亡情形——瘟疫造成大面积的感染，整个疫区几乎无人幸免。当时她在深沉的催眠状态中，看到自己死后又浮出了身体，然后被吸向一道绚丽的亮光。她开始说话：“他们告诉我有很多神，因为神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然后，她开始告诉我一些有关我父亲及我那出生没多久的儿子的一些极为隐秘的细节。几年前，他们在距离迈阿密非常遥远的地方先后去世。凯瑟琳当时在我担任精神科主任的西奈山医院的实验室里当化验员，对他们两人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些细节并告诉她，她也沒辦法从任何地方查到这些资料。但她说得千真万确。当她向我提及这些隐秘的真相时，我大为惊骇，一阵寒战，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是谁？”我问她，“谁在那儿？谁告诉了你这些事？”

“大师们，”她轻声回答，“大师们的灵魂告诉我的。他们说我的肉身已经活过八十六次。”

后来凯瑟琳指出，这些大师是高度进化、不具形体的灵魂，他们透



过她来和我说话。从他们那儿我获得了极为珍贵奥妙的信息和领悟。

凯瑟琳并没有物理学或形而上学的知识背景，大师们传达的知识远超她能力所及。她对多次元空间、振动能级一无所知。然而，在深沉的催眠状态下，她却能描述如此复杂的现象。不仅如此，她用字遣词之优美，言谈之中所透露出的思想深度和哲学含义，也远远超出她清醒的时刻。她以前从来不曾以如此精简之词及诗意的方式说话。

当她传达大师们的观念时，我凝神细听，我可以感觉到有一股更崇高的力量正在和她的心灵搏斗，想要透过她的声带将这些思想化为语言，让我明白。

在之后的治疗期间，凯瑟琳从大师们那儿传给我更多的信息：有关生命与死亡、精神维度与人生意义的美好信息。我开始觉醒。我的疑心渐释。

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既然她说的我父亲与儿子的事都是对的，那么，她所说的前世与轮回，以及灵魂不朽的说法会不会也是对的？”我相信应该如此。

大师也曾提过这些不可思议的、科学难以解释的情形。

“……我们选择何时进入肉身状态，以及何时离开。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完成被派到世间所要完成的任务。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时间已到，就会欣然接受死亡。因为你知道这一生已经功德圆满了，是该休息的时候了，是该让你的灵魂重获能量的时候了；休息完毕，就可获准再度选择重返肉身的形态。那些对自己是否应该返回人间没有把握、迟疑

不决的人，可能就会失去上天给予他们的机会，失去完成他们在肉身形态时了结未了心愿的机会。”

自从我有了诊疗凯瑟琳的经验之后，我已将这种方法运用到一千多位患者身上，帮他们回溯过往时空中的生活情景。不过，能够到达与大师们晤面的有如凤毛麟角，极为罕见。无论如何，绝大多数患者经过时空回溯疗法的诊治之后，效果非常惊人。我也曾经见过一位患者在回溯时记起自己在距离当下最近一个时空中的姓名，事后调查古老的文献资料，证明确有其人其事之记载，其记忆的种种细节也都得到证实。有些患者甚至找到了他们自己过往的坟墓。

在回溯治疗时，一些患者竟然能够说些他们这一辈子从未学过，甚至听都没有听过的稀奇语言。我也曾发现有些儿童可以说出他们从未学过的多种外国语言，这种能力称为“外文自通术”。

我读过其他学者、医生的研究成果，他们独立钻研时空回溯疗法的发现心得与我个人的发现几乎完全相同。

正如我的第二本书《超越时空的回溯疗法》里所描述的，这种疗法能够治疗多种创伤类型的患者，对情感或身心失调的患者尤其有效。

时空回溯疗法对毒瘾或酗酒问题以及感情问题也很有帮助，这些状况可能好几世里一再复发。这种疗法可以帮患者找出病因，戒除旧瘾或改善关系。

经我诊治的许多患者，看出自己和家人之间不断重复的恶习、心灵创伤及虐待等行为，在他们过往生活的时空里早已有之，且在当下再度

出现。举例来说，有一位患者发现在过往的时空里粗暴地虐待她的丈夫，竟然成了自己凶恶的父亲。一对时常吵得鸡犬不宁的夫妇，发现他们在四个生活时空里都曾先后将对方杀死。诸如此类的故事循环往复，不断出现。

当这种重复伤害被自己发现，当疾病的原因被了解之后，就有可能治愈。持续这种痛苦折磨根本是毫无道理的。

精神科的医生或患者对时空回溯疗法的步骤和方法是否有效可以不加采信。因为这种情形确实违背科学常识。不过，要是他们肯姑且一试的话，临床功效或许能立竿见影。

心灵上的成长几乎一直都在发生。

我曾帮一个来自南美洲的患者进行时空回溯，他记起自己在以前的时空里竟然是协助发明原子弹，最后甚至将它投在广岛以便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小组中的成员，事后内疚终生，郁郁而终。这个人现在是一所大医院里的放射科医生，他只愿运用放射线和现代化的医疗技术来救人性命。现在的他是位性情温和、容貌俊秀、富有同情心的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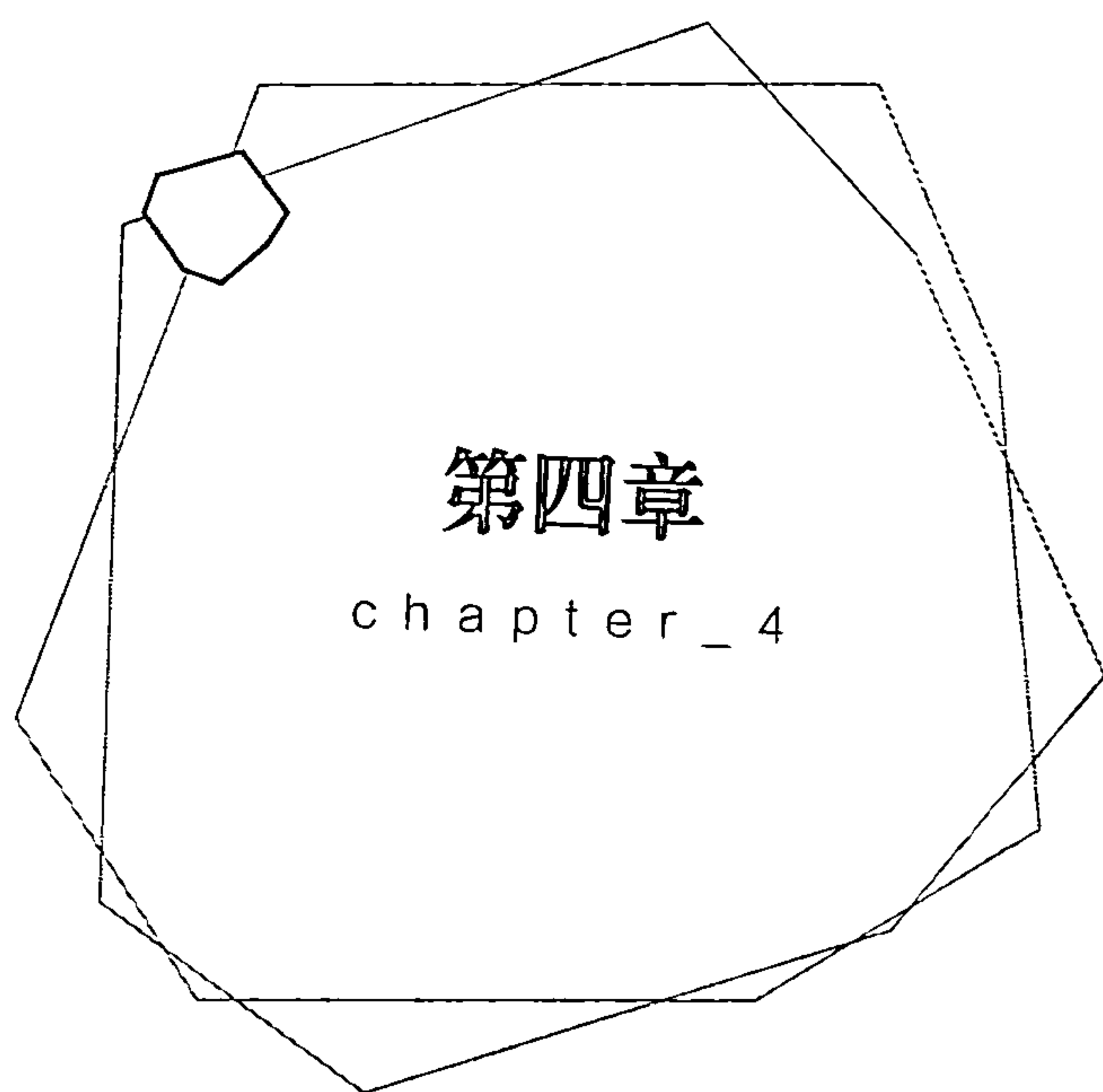
这个例子说明生命能够进化，能够从最卑劣的状态中改进。由此可见，学习才是重点所在，批评责难或武断判决并无太大意义。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空之中得到学习。当下，他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来拯救别人。过往的罪孽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要从过往中学习，不能重蹈覆辙，再为它愧疚不已。

根据今日美国（*USA Today*）、CNN 有线电视、盖洛普民意测验 1994 年 12 月 18 日的一份共同报道，在美国，相信生命不止一次的人已日益增多。尽管在这个知识领域里，美国和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相比落后了很多，但美国成年人中相信生命不止一次的比例，已经从 1990 年的百分之二十一，上升到 1994 年的百分之二十七。

不仅如此，相信能与已经逝去的亲人有所接触的人，从 1990 年的百分之十八，上升到 1994 年 12 月的百分之二十八。百分之九十的人相信有天堂的存在，而百分之七十九的人则相信会有奇迹出现。

我几乎可以听到灵魂们在为此鼓掌。





## 第四章

chapter\_4

踏上追溯过往之旅

印度人认为轮回的观念为实体的存在做了强而有力的解释，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欧洲思想家的种种难题。

——阿尔贝·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法国神学家、哲学家、医生及音乐家，曾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

伊丽莎白的第一次时空回溯是在接下来的那个礼拜发生的。为了避免清醒意志经常会造成 的阻扰与障碍，我运用一种迅速引导方法，很快地将她导入深沉的催眠状态之中。

催眠是一种注意力集中的状态，但是自我意识和思想会干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运用迅速引导技术，我可以在短短一分钟之内就将她导入深沉的催眠状态。

在伊丽莎白上一周来诊疗的时候，我曾经给她一卷放松心情的录音带让她在家里自我练习。我录制这种录音带来帮助患者练习自我催眠的技术。我发现患者们在家练习越多，来到诊疗室时往往就越能进入更深沉的催眠状态中。这种录音带除了能帮助患者放松自己外，也可以帮助失眠的人及早入睡。

伊丽莎白在自己家里也曾试听过录音带，可就是无法放松。她老爱

疑神疑鬼，担心万一有任何差错该如何是好。她担心自己一个人单独居住，若有个闪失则求助无门。

她的意识“护卫”着她，杂念纷至沓来，无法专注于录音带。不是紧张兮兮就是胡思乱想，她当然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听她描述自己在家里听录音带的情形是这个样子，于是我决定使用一种比往常更迅速的催眠方法，来避开她思维及恐惧所造成的障碍。

要引导患者进入这种深沉的催眠状态中，通常最普遍使用的技术称为“渐进式放松法”。一开始先让患者将呼吸放缓，接下来，治疗师会引导患者循序渐进地、柔和地放松肌肉，进入深度放松状态；接着，患者必须听从指示进行冥想或观想美好、放松的景象；然后治疗师再使用“倒数法”等技术帮助患者进入更深沉的放松状态。

到这个时候，患者已经进入中度催眠状态，此时治疗师亦可斟酌情形，是否要让患者进入更深沉的催眠状态。整个程序大约费时十五分钟。

不过，在这十五分钟之内，患者的心智也可能借由思考、分析、争辩等来扰乱催眠的程序，不听从治疗师的指示。

会计师及其他曾经受过严密训练，习惯以逻辑、线性及高度理性的方式思考的人经常会让心灵中的杂音干扰催眠程序的进行。虽然我认为无论使用何种方法都可以使伊丽莎白进入催眠状态，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决定使用更迅速的方法。

我让伊丽莎白坐在椅子前端，双眼凝视我的眼睛，右手用力往下压，我们两人手掌对手掌。我就站在她的正前方。

当她运力到我的手上时，她的身体也稍稍往前倾。我开始和她说话。

她的双眼仍然凝视着我。

突然间，没有任何警示，我将自己压在她手掌之下的手往回一抽。她的身体失去平衡，猛然倾向前方。就在那一刹那，我大声喊出：“睡着！”

伊丽莎白的身体立即往后一倒，深陷椅中。她已经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当她的意识仍然被突然失去平衡这个念头盘踞的时刻，我要她睡着的命令没有受到任何干扰，长驱直入地进入她的潜意识。她马上进入一种有知觉的“睡眠”状态，跟受到催眠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

“你会记起你曾经有过的一切事物与经验。”我跟她说。我们就要开始往前回溯的旅程。

我想了解在她的感官知觉当中，哪一种知觉在记忆里最为深刻，最令她念念不忘。因此，我要她回忆自己上一次最愉快的用餐，我指示她运用全部的感官知觉来回忆这一次的用餐。她记起最近一次晚餐中闻到的香味、尝到的味道、看到的模样和进餐时感觉到的一切情形，所以我晓得她有可以栩栩如生地回忆的能力。在她的个案中，视觉可能就是关键之所在。

然后我把她带回她的童年时期，想要从她小时候住在明尼苏达州的那个宁静的时期寻找一些记忆。她以一个小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容微笑着。

“我在厨房里面，和我母亲在一起。她看起来很年轻。我也很年轻，还是个小孩子，大概只有五岁而已。我们正在烹调，做馅饼……和饼干。挺好玩。我母亲很开心。我什么都看得到，她穿着围裙，头发往上拢。我可以闻到丝丝的发香，令人心旷神怡。”

“走进另外一个房间，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指示她。



她走进客厅。她描述里面有又大又黑的木材家具，地板十分破旧。接着又看到了一张母亲的照片，摆在靠近一张大安乐椅旁边的黑色木桌上。

“我看到我母亲在照片里头，”伊丽莎白接着又说，“她长得很好看……好年轻。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她非常喜欢这些珍珠，只有特殊场合才拿出来佩戴。她穿着漂亮的白色连衣裙……头发乌黑……双眼熠熠生辉。”

“很不错，”我说，“你能记得自己的母亲，又能将她看得那么清楚，我很高兴。”

能够逼真地记起最近一次用餐的情形或童年的一些景象可以帮助患者建立唤起记忆的信心。这些记忆让她了解催眠已经发生功用而且并不可怕，这种过程有时候甚至相当愉快。患者在催眠状态中唤起记忆时看到的情形，与平常意识清醒时所能记起的情形相比，往往更为生动，更为细致详尽。

当从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时，患者在催眠状态下所记起的景象，往往都还历历在目。而患者进入的催眠状态过于深沉，以至于事后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完全遗忘的情形则极为罕见。尽管我经常在患者进行时空回溯时将当时说话的内容录下来，以确保其正确性或必要时作为参考，但事实上，这些录音带对我比对患者更有用。他们记得特别清楚，根本不需要录音带的帮助。

“现在我们要再往前回溯。别去想它到底是想象、幻想、隐喻，还是象征，也别管它是真实的记忆还是以上几种情况混合在一起，”我告

诉她，“什么都别管，只要去体验就行。这只不过是一种经验罢了。你可以事后加以评判，也可以过后仔细分析。现在只要让自己去体验就行了。

“现在我们要回到孕育我们的地方，回到我们还在子宫、尚未出生的那个阶段。不管跃入你心灵的是什么都没关系，让你自己去体验就可以。”

然后我开始倒数数，让她的催眠状态更加深沉。

伊丽莎白觉得自己进入了母亲的子宫，里面既温暖又安全。她感受到了母亲的爱，两行清泪从紧闭的双眼中缓缓流下。

她记起自己的双亲是多么期待她的出生，尤其她的母亲更是望眼欲穿，因此流下的是欢愉和怀念的眼泪。

伊丽莎白几乎可以感受到双亲迫不及待准备迎接她的诞生的深情厚爱，这使她觉得非常的幸福。

她在子宫里的经验，并不能确切地证明这次记忆是准确的，或证明这是一次完整的记忆。但这么强而有力的情绪与感受，对伊丽莎白来说已经够真实了，这让她感觉好多了。

在催眠状态下，我所诊治的一位患者记起自己生下来的时候是双胞胎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死于难产。可是，这位患者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竟然有一个孪生姐妹，她的双亲也都没告诉过她有一个难产而死的孪生姐妹。当她自己将在催眠状态下的经历告诉双亲的时候，他们证实了她的记忆完全正确，她确实是双胞胎中的一个。

不过，在子宫里的记忆往往难辨真伪。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要继续往前回溯。”我问道，但愿刚才那么

强烈的情绪没有吓坏她。

“可以，”她很镇静地回答，“我准备好了。”

“很好，”我说道，“现在我们继续往后退，看看你能不能记起自己出生之前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在神秘状态或灵性状态下，还是在另一个空间，甚至在以前各个时空里都没有关系。无论什么事物突然进入你的心灵都很好。别去评判它，也不用担心，只要去体验就可以。让你自己去体验。”

当我慢慢地从“五”往“一”倒数时，我要她想象自己走进一个电梯并且按下按钮。这个电梯会带她回到过去，当我数到“一”的时候，电梯门刚好打开。我指示她跨出电梯走到外头，去体验门外的景象。不过，情形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这里好暗，”她大为惊骇，“我……我从船上落到了水里。这水好冷，好可怕。”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我赶紧打断她的话，“只要浮出这个景象，当作是在看一场电影就没事了。不过，要是没有觉得不舒服，就继续留在原地，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看你经历了什么。”

这次的经历使她非常害怕，所以她浮了上来。伊丽莎白看到这一时空里自己是个十多岁的男孩，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从船上掉到了水里，溺死在黑色的洪水中。突然间，她的呼吸很显著地变慢了，看起来已经平静了。她已经脱离了那个身体。

“我已经离开了那个身体。”伊丽莎白语气平静地说。

这一切发生得极其迅速。我还来不及仔细探究她这一世的情形，她



就已经离开了那个身体。我要她重新回顾一下，并将她所看到以及了解到的情形全都告诉我。

“那时候，你在船上做什么？”我问她。虽然她已经离开了那个身体，我还是想及时问个清楚。

“我和父亲一起去旅行，”她说，“突然间下起了暴风雨。船开始进水。船身很不稳，摇得很厉害。浪好大，波涛汹涌，我被浪卷到了船外。”

“其他人有没有事？”我问她。

“我不知道，”她说，“我被卷入了水中。其他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就知道了。”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多大年纪？”

“我不清楚，”她答道，“大概是十二三岁。”

伊丽莎白好像已经不愿意提供其他细节。她很早就离开了这一时空，在我的诊疗室里也没怎么回忆。我们已经没办法取得更多信息了。我只好叫醒她。

接下来的那个礼拜，虽然我没有开任何抗忧郁的药方来治疗她的压抑和悲伤，可是她的病情看起来已大有好转。

“我觉得心情比以前开朗了，”她说，“感觉更自由了，我还发现自己在黑暗中没有过去那么不舒服了。”

以前伊丽莎白在黑暗中老是有点焦虑不安，所以她都避免在夜晚单独外出。在家的时候，她经常把所有的灯全都开亮。但是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她发现这些症状都有所改善。我并不知道游泳也会使她不舒服，



让她焦虑不安，但是上个礼拜，她已经可以在自己住的那栋综合大楼的游泳池和按摩浴缸里自在地打发时间了。虽然这些都不是令她寝食难安的事情，不过，这些症状能够改善，她也相当高兴。

我们绝大多数的恐惧都是基于过去，而非未来。通常我们最恐惧的事要么发生在童年，要么发生在更久远的时空中。由于我们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或只是隐隐约约有点记忆，所以我们担心这些造成我们心灵创伤的事，有朝一日或许会真的发生。

尽管其他症状有所改善，伊丽莎白依然十分忧伤，而且除了童年的记忆之外，我们也没找到她的母亲，仍需继续寻找。

伊丽莎白的经历非常扣人心弦，佩德罗的往事也旗鼓相当。不过，他们的故事并非绝无仅有。我诊治过的许多患者都曾遭遇深切的忧伤、害怕、恐惧以及感情失败的痛苦折磨。很多患者都在其他时空找到了他们早已失去的爱人。许多患者在记起自己的前世，触及灵魂状态之后，他们的忧伤都被治愈。

我用时空回溯疗法诊治过的患者，有些是名人显要，有些只是有着不寻常故事的普通人。他们的经历所反映出来的普遍主题，在伊丽莎白和佩德罗迈向真相的旅程中，在他们抵达命运抉择的十字路口时，得到了具体的表现。

我们都在沿着同样的轨道前进。

1992年11月，我到纽约市为琼·里弗斯进行时空回溯，准备作为她主持的电视节目的一部分。我们约在琼的节目播出的几天前，在一家

大酒店的私人套房内进行时空回溯的实况录像。琼因为受到霍华德·斯特恩这位电台主播，也是与她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的邀请，参加他当天所主持的节目有所耽搁，所以迟到。她还没办法完全放松自己，上电视时所化的妆仍未卸下，珠光宝气，穿着一件非常漂亮的红色毛衣。

我们在进行时空回溯前先稍做交谈，我才知道她还在为母亲和丈夫的死悲伤不已。虽然她母亲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不过从前她们母女之间的感情极深，所以她还是非常怀念自己的母亲。而她的丈夫则是最近才去世的。

琼笔直地坐在一张印有米色花纹的豪华座椅上，摄影机开始录下一幕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

没多久，琼的身体就颓然倒向椅中，下巴摇摇晃晃地搁在她自己的手掌上，呼吸愈来愈慢，随即进入深沉的催眠状态。“我进入到非常深沉的状态。”后来她自己描述。

回溯开始进行，我们穿越时间回到过去。她第一站来到了她四岁那一年。她记得自己在家里，由于祖母的来访而坐立不安。琼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模样。

“我穿着一件方格子花纹的外衣，脚上穿的是矮跟拖鞋和白色的袜子。”

我们离开了那一站，迈向一个更遥远的时代。那是1835年，她在英格兰，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一位妇女。

“我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身材高挑而且相当苗条！”她详细地描述自己的外貌。她在那一世育有三位子女。

“其中一个一定是我母亲。”她补充说明。琼认出了那一时空里自己六岁的女儿，当下竟然成了她的母亲。

“你怎么知道那是你的母亲？”我问她。

“我就是知道。”她特别肯定地回答。灵魂的认知往往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那是一种直觉的了解，一种心灵的认知，但却是违反科学常识的认知。琼·里弗斯就认为自己在回溯中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和自己现在的母亲是同一个灵魂。

她并没有认出那位英国妇女的丈夫，那个人同样身材修长，然而今生她并不认识他。“他戴着一顶丝质高帽，”她很详尽地说明，“穿得相当正式，我们正在一个有很多花园的大公园里散步。”她还特别指出。

接着，琼开始哭出声来，想要快点离开那一时空。因为她的子女当中有一个奄奄一息，即将死去。

“就是她！”她哭喊道，她指的就是那位现在变成她母亲的那个女儿。“太可怕了……太惨了！”那个年轻的女孩死了，我们也离开了那个时空。

我们回到了更为遥远的过去，回到了18世纪。

“那是一七……多少年我不太清楚……我是个农夫，一个男人。”她对自己性别的转换有点意外，极为惊讶，不过这时已经幸福多了。

“我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农夫，因为我热爱土地。”她说。当下，琼喜欢在自己的花园里从事园艺工作，在花园里她找到平静安宁，从忙乱的演艺生涯中得到喘息的机会。

我温柔地叫醒了她。她的悲伤已经开始得到疗愈。她知道自己珍爱

的母亲，在 1835 年的英国是她的小女儿，穿越几个世纪，她一直都是自己的灵魂伴侣。尽管如今她们再度分离，但是琼知道，将来在别的时空，她们还会相聚重逢。

伊丽莎白对琼的经历一无所知。她来找我寻求相似的疗愈，她会不会也能找到她珍爱的母亲呢？

这段时间，在同一个诊疗室的同一张椅子上，与伊丽莎白相隔顶多只有两三天，另一场时空回溯之旅也在拉开帷幕。

佩德罗正饱受痛苦的折磨，他背负着悲伤、难以言说的秘密，以及隐藏的渴望，苦不堪言。

然而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会晤，却已不声不响地迅速逼近。





在潜意识的深幽处

她依然悲伤不已。

终于又生了一个孩子，做父亲的喜出望外；

大声喊道：“是儿子！”

那天，觉得高兴的——别无旁人。

产后的母亲精疲力竭，失魂落魄……

突然间她痛苦流涕，

她念念不忘的是那已不在人世的孩子；

对新生的婴儿却无动于衷……

“我的心肝宝贝在他的坟里，而我却不在他的身旁！”

透过她怀中婴儿的话语，

她再度听到那熟悉可爱的声音：

“这是我——可别说出去！”

他凝视着她的脸庞。

——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

法国诗人、小说家及剧作家

佩德罗是一位非常英俊的墨西哥男子，容貌比我预期的更加俊美：茶褐色的头发，眼睛蓝得出奇，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是绿色的。他的魅力和机智，掩盖了兄弟之死给他带来的悲痛。十个月前，在墨西哥市一场

惨痛的车祸中，他的哥哥不幸英年早逝。

许多患者在被巨大的哀伤所裹挟，苦不堪言时都来找我，他们希望能对死亡有更多的了解，如果有幸，也希望能与身故的心爱之人再见一面。这种会晤可能发生在前一个生活时空，也可能发生在两个时空交替的“中阴阶段”。这种会晤可能在一个不可思议、违背科学主义的背景下发生，完全超越了肉体和地理的限制。

不管这种灵魂的会晤是真有其事还是出自想象，它们确实具有一种力量，让患者感觉真实生动。他们的人生也就此改变。

这种精微细致的时空回忆，并不是一种愿望的实现。这些影像或化身，并不只是因为患者需要它们，或是因为它们的出现会使患者感觉好受一些。他们所记起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被记起的细节之准确，所展现的情感之深，临床症状的消失以及这些记忆所具有的使人生完全改观的力量，全都表明回忆的某种真实性，尽管难以进行科学的解释。

佩德罗所经历的这种不寻常的现象，都是在他哥哥死后的这十个月当中发生的。他来找我诊治的时候，哀伤之情已抒解了大半。可是长时间的忧愁，无形中引发了潜在的更为深切的绝望。

实际上，他的忧伤在他哥哥死亡之前早已有之。我们在接下来的几次诊疗中才逐渐了解，原来他在好几个时空里都曾被迫与所爱的人分离，以致对于失去所爱之人变得特别敏感。他哥哥的遽然去世唤醒了他在潜意识深幽处，数千年来一次又一次更为巨大、更为惨烈的丧亡回

忆开始浮现。

在精神科的治疗理论里，我们所经历的每次丧亡都会激起对过往那原已被压抑或遗忘的丧亡的感触。我们的悲伤也因早先丧亡所累积下的悲伤而被放大。

我通过对别人难以理解、科学难以解释的时空回溯理论进行的研究发现，创伤发生的舞台需要扩展。我们不能只回溯到童年，还需要回溯到更早以前，前一个时空的创伤也应该被纳入其中。我们一些最惨痛的丧亡、最深切的悲痛，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眼前最重要的是，我必须对佩德罗的生平了解得更为详尽。我需要确定未来诊疗的方向。

“跟我说说你自已吧，”我问道，“你的童年、你的家庭，以及你感觉重要的一切事物。告诉我你认为我应该知道的一切。”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整个人颓然地倒向宽大柔软的座椅。他松了松领带，解开衬衫最上端的纽扣。他的肢体语言让我明白这种要求让他相当为难。

佩德罗来自一个极其显赫的家庭，无论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左右逢源。他父亲拥有一个大企业，还开设了好几家工厂。他们住在居高临下鸟瞰城市的山上，在一个警卫森严的社区里拥有一栋宏伟壮观的大房子。

佩德罗小学上的是市里最好的私立学校。从低年级起就开始学习英文，接下来又在迈阿密住了好几年，他的英语极其流畅。他是三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姐姐排行老大，虽然比佩德罗大了四岁，可是这个



做弟弟的对她却是呵护备至。他的哥哥比他大两岁，两人手足情深，亲密无间。

佩德罗的父亲工作非常辛苦，经常半夜才回家。他的母亲、奶妈、女佣和其他员工共同管理家务和照顾他们。

佩德罗在大学里学的是商科。他有过好几个女朋友，但想认真交往的却找不到。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所约会过的女朋友，我的母亲都不怎么喜欢，”佩德罗接着又说，“她总是吹毛求疵地挑她们的一些小毛病，再三向我告诫。”

说到这里，佩德罗忽然不安地四下张望。

“怎么回事？”

他没有立刻回答，欲言又止，斟酌再三才开始说话。

“我在大学最后一年和一位年纪比我大的女性有过一段感情，”他慢慢地向我说明，“她年纪比我大……已经结了婚。”佩德罗再次停了下来。

“没关系，”我赶紧答话，准备打开僵局。我能感觉到他极不自在，虽然有多年的临床诊疗经验，但我还是很不喜欢这种感觉，“她的丈夫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没有，”他回答说，“他没发现。”

“还好，事情不太严重。”我提醒他，虽然未免有点多此一举，不过还是想安慰他。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他心神不定地补充道。

我点点头，等待他把事情的经过做个扼要的说明。

“她怀孕了……接下来去堕胎。我父母都不知道这回事。”他双眼低垂，俯视地面。那段恋情及堕胎虽已事隔多年，但他还是感到羞愧和内疚。

“我理解，”我打破了沉默，“可是，你能听一下我对堕胎的认识吗？”

他点头表示同意。他知道我在进行催眠与时空回溯方面的研究。

“堕胎或流产，通常会涉及母亲与即将进入胎儿身体的灵魂之间的约定。要是胎儿的身体不够健康，难以承载灵魂，”我继续说道，“或者与胎儿身体相结合的时机不当，又或外面的情况发生了改变，譬如，胎儿或母亲需要一个父亲的角色时，这个父亲却缺席了。你能理解我说的话吗？”

“明白。”他点点头，但他似乎对我的说法并不认同。我知道，他强大的宗教情怀可能会使他内心深处的自责与愧疚更难以化解。有时候，我们陈旧的、固有的观念和信仰会阻止我们接受新知识。

我回到了基础层面。

“需要向你说明的是，我跟你说的只是我个人的研究成果，”我解释道，“而不是你在哪本书里读到的或是从其他人那里听来的。这种说法来自我的患者，通常都是他们在深度催眠状态下说的。有时候，那些话是他们自己说的；有时候，那些话似乎来自另一个人，一个更高级别的灵体。”

佩德罗又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我的患者跟我说，他认为灵魂与肉体相结合的过程是复杂的。在

受精之时，这个肉身就被某个灵魂预订了。这样一来，其他灵魂就无法占有这个肉身了。已经预订了特定肉身的灵魂随后会如它所愿，进出这个肉身，不受限制。这种情况就像人处于昏迷状态。”我补充道。

佩德罗点点头表示理解，还是没说话，只是专注地听我说。

“在怀孕期间，灵魂会渐渐地贴近胎儿，”我继续说道，“直到婴儿出生那一刻，灵魂才会与肉体完全结合。这种结合可能在婴儿快出生前，或者在出生的过程中，又或在出生之后瞬间完成。”

为了强调这一观念，我掌根相抵，呈九十度角；接着，我慢慢合拢双手，手形呈祈祷状，表示灵魂逐步接近肉身的过程。

“你并没有伤害或杀死一个灵魂，”我补充道，“灵魂是永恒不灭的。如果它打算回到这世界的话，总会找到一种方法。”

“你的意思是？”佩德罗问我。

“我的意思是，同一个灵魂，在流产或堕胎之后，会依附到同一对父母的下一个孩子身上。我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太不可思议了！”佩德罗回应道。他的脸现在看起来亮了许多，少了些许内疚与不安。

“世事难料。”我补充了一句。

沉思片刻之后，佩德罗又叹了一口气，双腿交叉，整了整自己的裤子。我们又回到了病史采集模式。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问他。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里。起先在父亲经营的公司里上班，熟悉业务。接下来又来到迈阿密负责本地及国外业务。从那时候起一直都待



在这里。”他回答。

“公司生意好吗？”

“相当不错，可是占据我太多时间。”

“这是个大问题吗？”

“对我情感生活没什么帮助，”佩德罗笑咪咪地说。他这句玩笑话也是有感而发。都已经二十九岁了，他觉得自己有如在和时间赛跑，急于找到爱情，结婚，建立一个家庭。只是跑归跑，目标在哪里却找不到。

“最近有没有和女性交往？”

“有，”他答道，“不过都是逢场作戏。到现在都还没真正恋爱过……我希望能……”他的声音有点不安。

“我打算不久之后就回墨西哥，在那儿定居，”佩德罗陷入沉思，“我得回去接替哥哥负责的业务。也许在那里可以碰到理想的对象。”他毫无把握地说。

我很想知道，会不会是因为他母亲对他所交的女朋友挑剔苛责，加上和有夫之妇发生关系，导致对方怀孕、堕胎这几项因素造成他在寻找知心爱侣上的心理障碍。这些问题待会儿我们都得好好研究，我心里这么想。

“你在墨西哥的家人近况如何？”我问道，在活跃气氛的同时继续收集资料。

“他们都还不错。我父亲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所以我哥哥和我……”佩德罗猛然住口。他吞咽了一下，又深吸了一口气才继续往下说，“所以，我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以平静的语调把这几句



话说完。

“我母亲身体也很硬朗。”他停顿了一下，斟酌自己的说辞，“不过，他们两人对哥哥之死都还不能适应。两人受此打击，一蹶不振，老了好几岁。”

“你姐姐呢？”

“她也很伤心，不过，她有丈夫，还得照顾小孩。”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她家务羁身反而较能抑制哀伤。

佩德罗身体状况非常好，唯一的小毛病就是脖子跟左肩膀有时候会断断续续地抽痛。不过，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医生们都没有找到病因。

“我已经习惯了。”佩德罗告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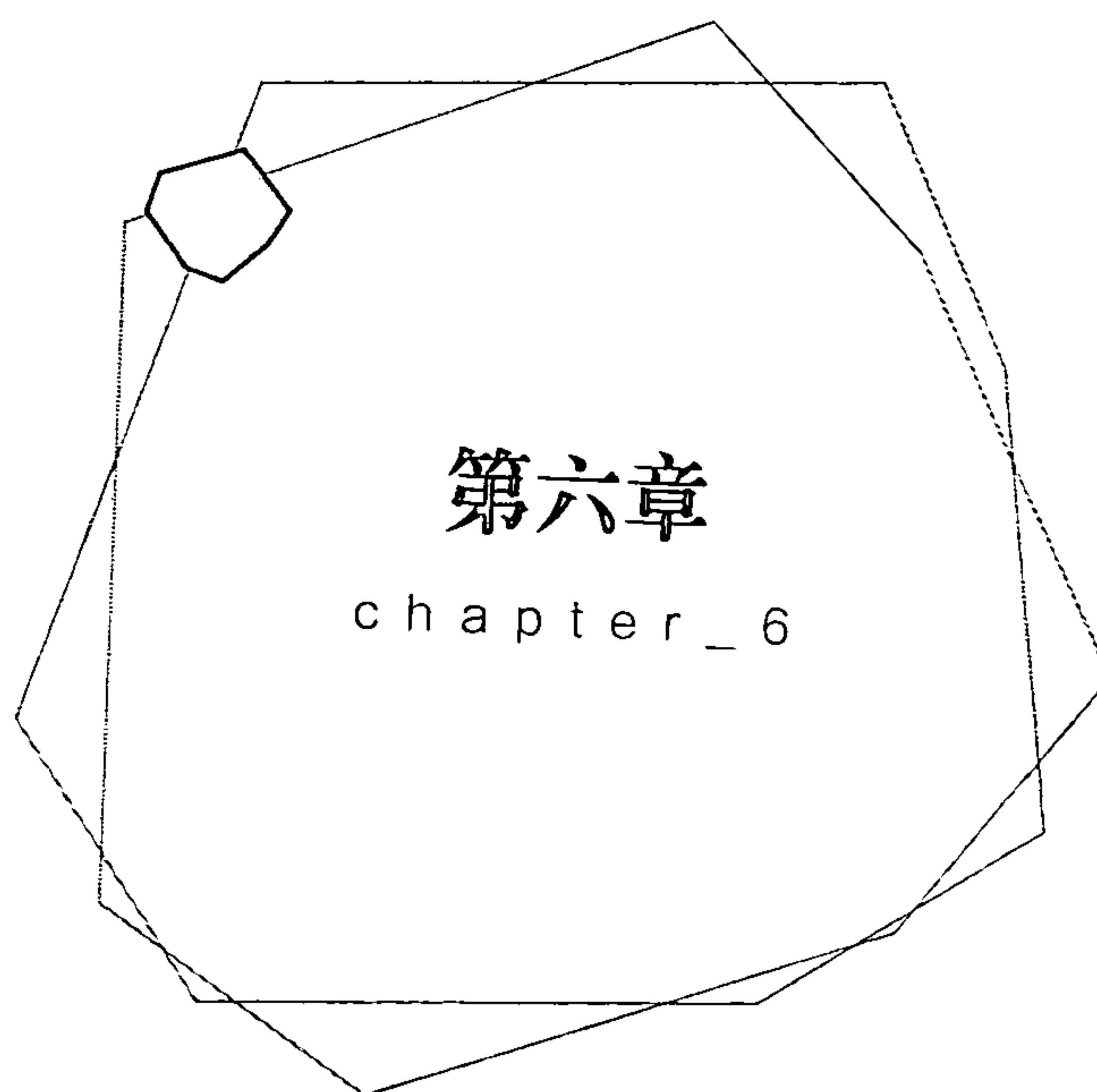
我突然意识到时间恐怕已经超了。看了一下手表，果然，已超了二十分钟。我心灵的时钟往往比一般的时钟更为可靠。

“我刚才一定是被佩德罗戏剧化的经历所吸引，才会如此。”我默默地思忖道，完全没有想到更引人入胜的情节即将开始。

越南佛教高僧及哲学家一行禅师，曾经写过有关如何品茗的诀窍：你必须在当下完全清醒，才能真正享受茗茶的滋味。只有活在当下，你的手才能感受到茶杯送来的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温暖。只有活在当下，你才能闻到茶的芳香，尝到它那甘甜的滋味，领略它的美妙之所在。如果你还在缅怀过去或担心未来，你就会完全失去享受这杯茶的机会。你对茶不屑一顾，茶也不翼而飞。

生命亦如此。要是你不好好把握现在，瞻前顾后，现在将转瞬即逝，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将无法体验到生命的芬芳、精微与美好。“现在”仿佛飞快地离你远去，让你望尘莫及。

过去已成定局，从中汲取教训，就让它过去；未来还未到来，为它做好准备，但无须浪费时间为它担心。当你不再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反复思量，不再为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患得患失，那样，你才会活在当下。然后你才能开始领略人生的乐趣。



重复出现的梦

我坚信人死之后，  
他的灵魂会重返人间。  
包裹在新的身体里，  
另一个母亲让他降生。  
四肢更强健更聪明，  
原有的灵魂重新上路。

——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 1878—1967*）

英国诗人，剧作家

一个礼拜后，佩德罗又回到我的诊疗室进行第二次诊疗。悲伤仍然折磨着他，使他郁郁寡欢，睡不安稳。他首先告诉我这一周来他做了两次稀奇古怪、内容相同的梦。

“我正在做别的梦，突然梦中出现了一位年纪很大的妇人。”佩德罗说道。

“你认不认识这位妇人？”

“不认识，”他马上回答，“她看起来好像有六七十岁，穿着一件相当好看的白色服装，不过却有点心神不宁、满面愁容。她伸手拉住我，一再重复着相同的话。”



“她说了些什么？”

“‘把手伸出去……握住她的手。到时候你就知道。把手伸出去，握住她的手。’她说的就是这几句话。”

“握住谁的手？”

“我不知道。她只说‘握住她的手。’”

“你还梦到了什么？”

“好像没有了。不过我注意到她手里握着一只白色的羽毛。”

“那代表什么意思？”

“你是医生！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佩德罗提醒我。

没错，我才是医生，按道理应该知道的是我才对。不过，我也知道这些符号几乎可以代表一切事物，得依靠做梦者个人独特的经历，结合卡尔·荣格所描述的普遍原型，或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普遍的象征才能找到答案。

但这个梦，看起来跟弗洛伊德所说的模式不甚相像。

我的思绪又回到他所说的“你是医生！”那句话的弦外之音上，无论如何总得答话才行。

“我不太清楚，”我据实以告，“它可以代表许多事物。白色的羽毛可以象征和平，或是一种灵魂或精神上的形态，或其他许多事物。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你的梦才能知道。”我又说，“将梦的解析寄希望于未来。”

“昨天晚上我又做了同样的梦。”佩德罗说道。

“同一个妇人？”

“同一个妇人，同样的话，相同的羽毛，”佩德罗解释道，“‘把

手伸出去……握住她的手。把手伸出去，握住她的手。’ ”

“也许我们进行时空回溯时就会找到答案。”我向他建议道，“你准备好了吗？”

他点点头，我们开始进行催眠。我已经检查过佩德罗的双眼，知道他可以进入深度催眠状态。

能够将眼睛尽量往上翻，朝头顶上一直望过去，然后将眼皮慢慢垂下来，不过眼睛仍要继续往上凝视，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很容易进入深度催眠状态。

当患者的眼睛上翻到极限时，我会测量它的虹膜或白眼球部分展现的宽窄。当眼皮慢慢地闭上时，我也会观察白眼球部分显现了多少。白眼球展现得越多的人越容易进入深度催眠状态。

当我测试佩德罗的时候，他的双眼几乎翻进了脑壳里面，只有眼球虹膜的最下缘一小部分——带有颜色的这一部分，还留在外头。当他的眼皮慢慢地闭紧时，虹膜根本没有往下降。他有进入深度催眠状态的能力。

所以，后来当佩德罗发现自己很难放松的时候，我难免有点惊奇。因为通过眼球转动的测试，已经评估出他生理上有能力彻底放松，达到深度的催眠状态，所以我知道一定是他的大脑在干预。有些患者过去习惯于自我控制，很难放松。

“放轻松，”我告诉他，“心中不要有杂念。今天没有任何感应发生都没关系。这只是练习而已！”我试图化解他所感受到的压力。我知道他一直不肯死心，总想见到他哥哥。

我一边说着，一边发现佩德罗渐渐放松了下来，开始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他的呼吸变缓，全身肌肉完全放松，身体似乎深深地陷入了白色的真皮躺椅里。当他的心灵在观想时，两个眼球却在眼皮下面缓缓地移动。

我慢慢地让他把时间往前推。

“首先，只要回到你上一次最愉快的就餐时间就可以了。运用你全部的知觉，仔细回想，看看是谁在和你一起用餐。回想一下你当时的感觉。”我如此指示他。

他认真回忆，不过却记起了好几次愉快的用餐场景，而不只是一次。他的头脑仍想保持控制。

“再放松一点，”我鼓励他，“催眠只是一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而已。你的意识仍然存在，并没有失去控制。你的心灵仍然支配一切。所有的催眠其实都是自我催眠。”我再次加以说明。

他的呼吸更加深沉缓慢。

“你的心灵要一直保持清醒，”我告诉他，“如果你记起或经历的事物让你焦虑不安的话，你随时可以浮出你的身体，从较远的地方来观察，就跟看电影一样。或者干脆就离开那个地方，别管那些景象，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为自己拟想一些譬如海滩、自己家里之类的安全场所。要是非常不舒服的话，甚至也可以睁开眼睛，你马上就会毫发无损地清醒过来，如你所愿。”

“这不是《星际迷航》，”我补充说道，“你并没有被发射到外太空，不必害怕。这些都只是回忆，跟其他的记忆一样，就如你记起了一次愉



快的用餐一样，你的心灵仍然支配着一切。”我再度强调。

这一次，他顺其自然，整个人完全放松了。我把他带回童年时期，佩德罗开怀地笑了。

“我看到牧场上有许多狗和马匹。”他告诉我。他的家人在城外拥有一个牧场和好几间房子，周末和假期他们都在那里，过得非常愉快。

全家人都住在一起。他的哥哥神采飞扬、笑容满面。好几分钟我都没讲话，让佩德罗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童年的温馨回忆。

“现在要再往前回溯，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很好。你试试能不能记起前世的任何一件事。”当我从“五”倒数到“一”时，佩德罗看见自己正走过一扇壮观宏伟的大门，进入了另一个时空。

我刚数到“一”的时候，看到他的眼球转动得特别快。他突然变得非常恐慌，开始痛哭失声。

“好恐怖啊……太可怕了！”他喘着气说道，“他们统统都被人杀死了……全都死了。”遍地死尸，惨不忍睹。大火烧毁了整个村子，也烧毁了那些奇特的圆形帐篷。只有一个帐篷安然无恙地矗立着，与周遭的场面极不协调。帐篷顶上的彩旗和巨大的白色羽毛，在清冷的日光下，疯狂地抖动着。

成群的马匹、牛羊被掳掠一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逃过这场浩劫，全都死于非命。

“没有城墙，没有将领可以保护我们的身家性命！”佩德罗愤愤不



平地发誓：此仇不报非君子。他受到重创，心灰意冷，犹如行尸走肉，已经完全麻木了。

我从多年的诊疗经验中发现：大多数的患者在进行第一次时空回溯时，往往都会记起那一时空里最深的创伤。这种情形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如此严重的创伤已在心灵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生命在传递和更新时又将这种创伤带到了下一个时空。

我想要了解得更透彻些：在这惨绝人寰的经历之前是什么样子？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赶快再回到那一时空里，”我催促他，“回到比较快乐的时光，看看你能记起什么？”

“那儿有许多蒙古包……帐篷，我们是个强大的部族，”他答道，“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佩德罗向我描述了一个以狩猎和饲养牛羊牲畜为生的游牧民族。他的父母是部族首领，他是一位能骑善射的勇猛青年。

“马匹风驰电掣地奔跑着。它们矮小精壮，有着一束蓬松的尾巴。”他又说。

他娶了族里最美丽的女孩子，他俩青梅竹马，他从很早开始就深爱着她。原本他可以娶邻近部族首领的女儿，但是他却因为爱放弃了与那个部族的联姻。

“那是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他有点迟疑：“我想应该是现在的蒙古。”

我知道在当时，蒙古可能有另一种叫法，语言也完全不同。那么刚才佩德罗是怎么知道它叫“蒙古”的呢？因为他在回忆，他的记忆渗透

到了当下。

这种过程和我们看电影有点相似。现在，我们的心灵聚精会神，非常机警，随时在观察、判断。观众心中会将电影中的角色、剧情，拿来和自己这一生的各种际遇相比较。患者同时扮演三种角色，既是看电影的观众，又是影评人和电影中的主角。患者能够运用他当下所知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推定年代，确定所发生的事件，及事件发生的地点。在看“电影”的这段时间里，他仍然保持着深度的催眠状态。

佩德罗既能清楚地记起好几个世纪前自己在蒙古生活的情形，又能在记忆中用英文回答我的问题。

“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吗？”

他又变得吞吞吐吐：“不，我不记得。”

他记得的相当有限。他有个小孩，孩子的出生使佩德罗和他的妻子充满了喜悦，他的父母及其他族人也都欢天喜地。他妻子的双亲在他们结婚前早已过世了，她不但是佩德罗的妻子，也是他父母的养女。

佩德罗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不愿再回到那满目疮痍的村子里，再次目睹尸横遍野的凄凉景象，因此我唤醒了……

当过往的记忆充满创伤或情绪过于激动时，继续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时空回溯对患者极有助益。在每一次的重复回溯中，患者激动的情绪会逐渐缓和，而记忆的范围与内容则更为宽广。由于情绪上的困扰与障碍逐渐减少，患者从中获取的知识与教训也日益增多。我知道佩德罗对这—个时空仍须多加了解。

佩德罗打算在这两三个月内把他在迈阿密的个人事务与公司事务做

个了断。我们仍有许多时间可以对他活在蒙古这一时空的诸多细节详加探究。我们也还有时间继续观察其他时空。目前我们都还没有找到他的哥哥，反而找到了一系列令人心碎的丧亡——爱妻、子女、双亲、族人统统被杀死了！

我到底是在帮助他，还是在给他增添更多的烦恼与负担呢？恐怕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

在参加了一次研讨会之后，一位参与者向我讲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从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开始，每当她睡觉时，只要一只手垂到了床外，就会有另外一只手伸出来，慈祥地握住她的手，不管她当时心绪如何混乱，都会马上变得心平气和。有时她一不小心把手搭在床边，马上便被握住了，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她猛然一惊，不由自主地把手往后一抽，才没被握牢。

当她需要安慰鼓励的时候，她就把手伸到床外，马上就会被握住，屡试不爽。不用说，她的床下当然没有任何血肉之躯存在。

直到她长大成人，那只手还都存在。她结婚以后，也没敢把这种骇人听闻的经历告诉她的丈夫，怕他笑她孩子气，成天胡思乱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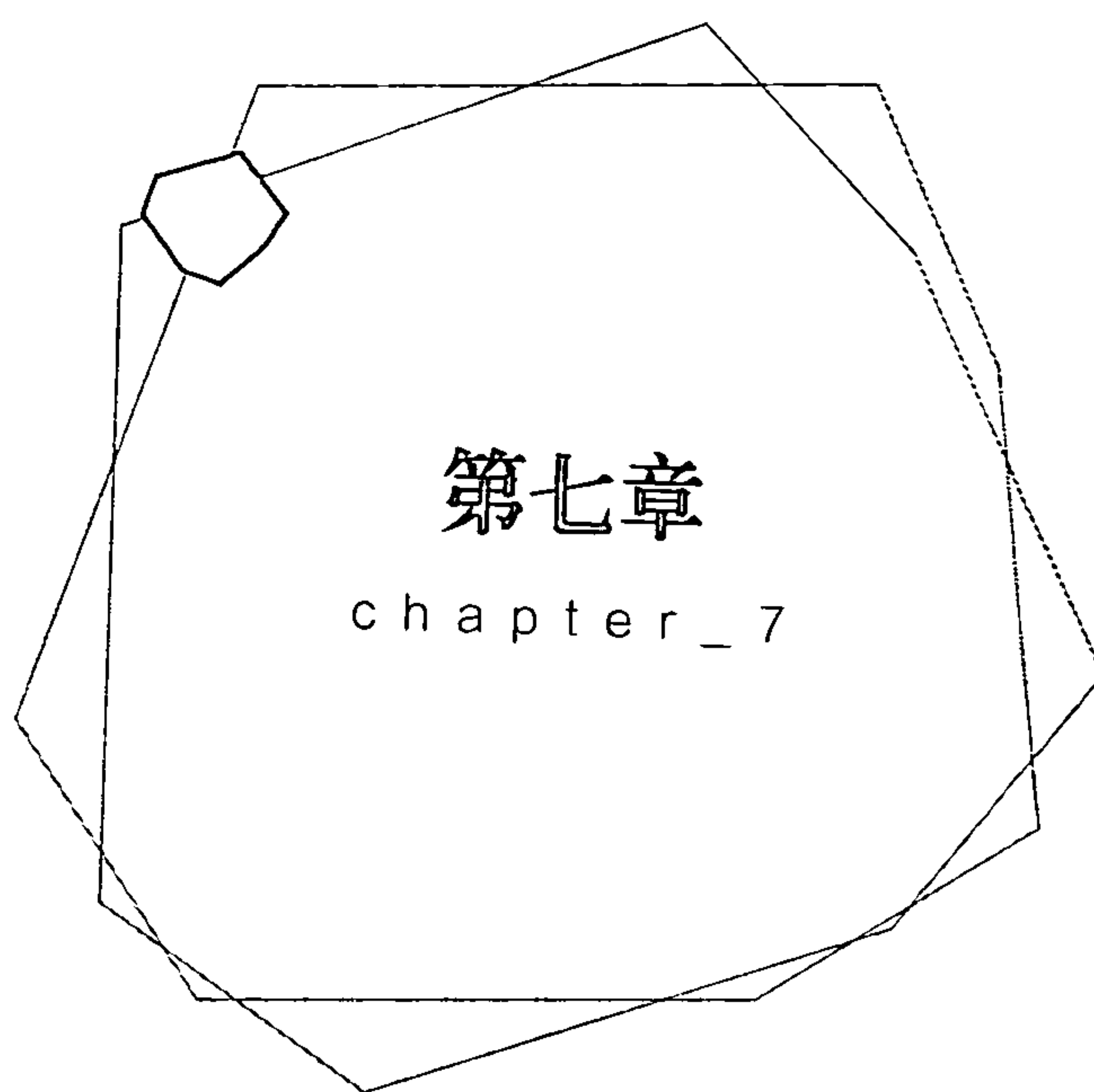
当她第一次怀有身孕的时候，那只手突然消失了。她念念不忘那只充满关爱、熟悉、有如伴侣的手。可是，再也没有别的手以那么关爱的方式来握住她的手了。

她的心肝宝贝生下来了，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产后没多久，当她和

新生的婴儿一起躺在床上时，婴儿握住了她的手。过去那种熟悉的感觉猛然涌上心头，传遍全身。

她的守护者重返人间。她喜极而泣，感受到一股无比强烈的爱意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她知道这种爱意与联系根本不受肉身的束缚，永远存在。





## 第七章

chapter\_7

生亦何欢，  
死亦何惧

难道你刚好就是那个未婚女子，  
她以前弃绝这个不值一顾的人间，  
啊，请告诉我事实真相，  
同时也请你再来和我们见个面，好吗？  
或者你是那个温和微笑的少年？

.....

或者另一个上天孕育的子女，  
被云霄上端的君王派遣下来造福人群？  
或者你是长有金色翅膀的主人，暂托人身，  
穿上人类的衣服，  
从前排的位置来到世上，  
短暂居住片刻迅速飞回原位。  
仿如向世间显示上天养育万物之事实，  
借此鼓舞人心，  
不再眷恋浊世，而向往天堂？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

英国诗人

第三次前来就诊的时候，伊丽莎白看起来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忧郁了。  
双眼更为明亮，更有光彩。

“我觉得现在心情开朗多了，”她跟我说，“更轻松自在了……”虽然她只记起自己曾经是个男孩，被洪水颠出了船外这一短暂的情节，可是以往的一些恐惧却已一扫而光。她不仅不再惧怕水和黑暗，连更深沉更根本的恐惧——对死亡与毁灭的恐惧，也已不药而愈。

作为男孩的她死去了，然而当下她又作为伊丽莎白重返人间。在潜意识层面上，她的悲伤可能减轻了，因为她已知道自己曾经活过，而现在又重返世间，那么，今生的死亡也不会是最后的结局。

而且，倘若她自己能以一个新的肉身再世为人，重新出发的话，那么她所关爱的人也同样有此能力。依此类推，我们所有人当然也都能重生，再次面临喜悦与艰辛，再度经历生命中的悲欢离合。

在几分钟之内，伊丽莎白很快就进入了深度催眠状态。眼睛在紧闭的眼皮下迅速地左右移动，她正看到一个古代的场景。

“沙滩真好看。”她开始说话，记起自己曾经是南部的印第安人，大概是住在佛罗里达的西海岸。

“沙子好白……白得几乎接近粉红色……美极了，像白糖那么干净，”她停了片刻，接着又说，“太阳在大海那边沉下去，东边有许多巨大的沼泽湿地、飞禽走兽。在这些沼泽和大海之间有很多的小岛。水中到处都是金黄色的鱼群。我们在小岛间的河里捕鱼。”她停了一下，接着又说。

“我们的日子很安宁，生活过得非常愉快。我生于一个大家族，跟村子里的许多村民好像都有亲戚关系。我对植物和药草都有研究……我可以利用植物制造药物……我会给人治病。”

在印第安人的文化中，使用疗愈药水或整体疗法不会受到惩罚。这些帮患者治病的人，既不会被人当作巫医给淹死，也不会被绑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相反地，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与崇拜。

我让她往那一时空更早些时候回溯，但是并没有出现别的创伤。在那一时空里，她一生平顺圆满。她寿终正寝之时，全村的人都来为她送葬。

“对于我的死，大家好像没什么忧伤，”在她浮出老迈之躯，鸟瞰当时的情景之后，特别说道，“虽然我们全村的人几乎都在这里。”

对于没有忧伤气氛，她一点都不难过。因为大家对她和她的身体以及灵魂，都非常敬重与关切，却并不悲伤。

“我们不会哀悼死亡，因为我们知道灵魂是永恒的。如果它的课业未了，它就会重返肉身，”她加以说明，“有时候，如果我们对新的肉身详加观察的话，往往可以发现与过往的肉身相一致的地方。”她沉思了片刻，“我们观察一下胎记就会发现，那是过往的时空留下的疤痕。”

“同样，我们对来到世间也不必过分庆幸……尽管看到灵魂重返人间可能会让人觉得十分欣慰。”她停了下来，斟酌字句来解说这个观念。

“虽然世间如此美好，万物不断地彰显和谐和内在的联系……不过，世间也充满了巨大的考验……生命之旅也更崎岖坎坷。在灵魂的家园，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分离……在灵魂的家园，没有野心，没有竞争，没有仇恨，没有恐惧，也没有敌人……那儿只有和平与和谐。所以，较为低微渺小的灵魂离开那样美好的境界，重返人间时，心情一定多少有点惆怅无奈。当灵魂正在感伤的时候，我们反而为它庆贺，这样做很不恰当，未免有点自私、不近人情了。”她总结道。



“这并不代表我们不爱刚刚归来的灵魂，”她赶紧又说，“重要的是，在这种灵魂还相当脆弱的时刻，我们更要表达我们的情感和爱意。”

对于死亡并不可悲、出生也不值得庆幸这种观念做了如此精彩的解说之后，她又沉默了——她在休息。

我再次听到患者讲述重生的观念，描述在过往以肉身形态与亲朋好友甚至爱人再度团聚的情形。有史以来，在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这种生命传递与更新的观念有如雨后春笋，不断地以多种面目分别出现。

或许这种对过往朦胧的记忆，驱使她再度回到佛罗里达，在灵魂的最深层面提醒她，那儿曾经是她的家园。也许是她灵魂记忆中对沙滩、海洋、棕榈以及长满红树林的沼泽等的感情，在潜意识里引导她回到此地。因为在那里她曾经度过最愉快、最心满意足的一生，那种美好的情形此生并未出现。

也许正是这些对古代生活的模糊记忆，促使她向迈阿密大学提交了入学申请，继而获得奖学金，搬到了迈阿密。这一切绝非巧合。命运需要她来到此地。

“你累不累？”我问道，将注意力再次转回到伊丽莎白身上——她还在躺椅上平静地休息。

“不累。”她静静地回答。

“想不想再探索另外一个时空？”

“好。”她更加沉静。

我们又再度穿越时空，这一次她出现在一块古代的土地上。

“这里人烟稀少，极为荒凉，”伊丽莎白察看了一下，接着说道，“周

围都是崇山峻岭……路上尘土飞扬……商旅在这些道路上往来……这是一条东西方的通商之路……”

“你知道那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吗？”我问道，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

通常我都不愿意突然问太多需要逻辑思考、需要左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干扰患者的直接经验，它们更多属于右脑或直觉官能的管辖范围。不过，伊丽莎白那时正处于深度的催眠状态中，所以她能一边回答我的问题，一边继续生动地体验当时的情景。这些细节对于时空回溯而言，往往是关键所在，极为重要。

“我想大概是……印度，”她迟疑地答道，“或许就在印度西边一点的地方……我想这些边界分得并不十分清楚。我们住在山里，这里的狭路和隘口都是商旅必经之处。”她又说道，继续回到当时的场景。

“你看到你自己的了吗？”我问她。

“看到了……我是个女孩子……大约十五岁。皮肤颜色比较深，头发乌黑。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我在畜舍里工作……照料马匹和骡子……家里非常贫穷。这里气候异常寒冷。在这里工作，我的两只手都快冻坏了。”伊丽莎白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两个拳头握得紧紧的。

这个年轻的女孩很有天分，但却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她一生际遇极为坎坷，过往商旅不时加以凌辱，有时候随便给几文钱就扬长而去。她的家人完全没有能力保护她。她饥寒交迫，苦不堪言，生命中仅存一线曙光。

“有一位年轻的生意人，常和他的父亲以及其他的人结伴而来。我们情投意合，彼此相爱。他是个彬彬有礼、非常风趣的人，我们常常谈得

开怀大笑。我非常希望他能够留下来，那么我们就能永远厮守在一起。”

可惜天不遂人愿。她在十六岁那一年就死掉了。凄凉际遇和痛苦的折磨，使得她的身体早已犹如风中残烛，很快她就死于肺炎。她过世的时候，家人陪伴在侧。

当我们回顾这段短暂的生命之时，伊丽莎白并不悲伤，她学到了重要的一课。

“爱情是世间最强大的力量，”她轻轻地说，“爱情在冰天雪地里，在最崎岖坎坷的状况下，也能生生不息，开花结果。它无处不在，永世长存。爱情是四季常开、永不凋谢的花朵。”

她的脸上洋溢着美丽的笑容。

我的一位患者是位信仰天主教的律师，他也刚刚记起自己以前曾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生活过。他记得自己当时死亡的情形，那是充满贪婪、暴力与欺骗的一辈子。结果我发现那些特征在他这一生里还继续存在。

现在，躺在我诊疗室里柔软的皮椅上，他才觉得自己离开了中世纪。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宛如地狱的环境，周遭都是熊熊烈火，魔鬼林立。这种景象使我大吃一惊。虽然我所诊治过的患者中有成百上千人有过时空回溯的经验，但却没有任何人遭遇过地狱的情形。几乎每个人都发现他们自己被拉入一道难以形容的美妙亮光中，那道亮光能给灵魂以能量，使其焕然一新，恢复生机。可是他怎么会跑到地狱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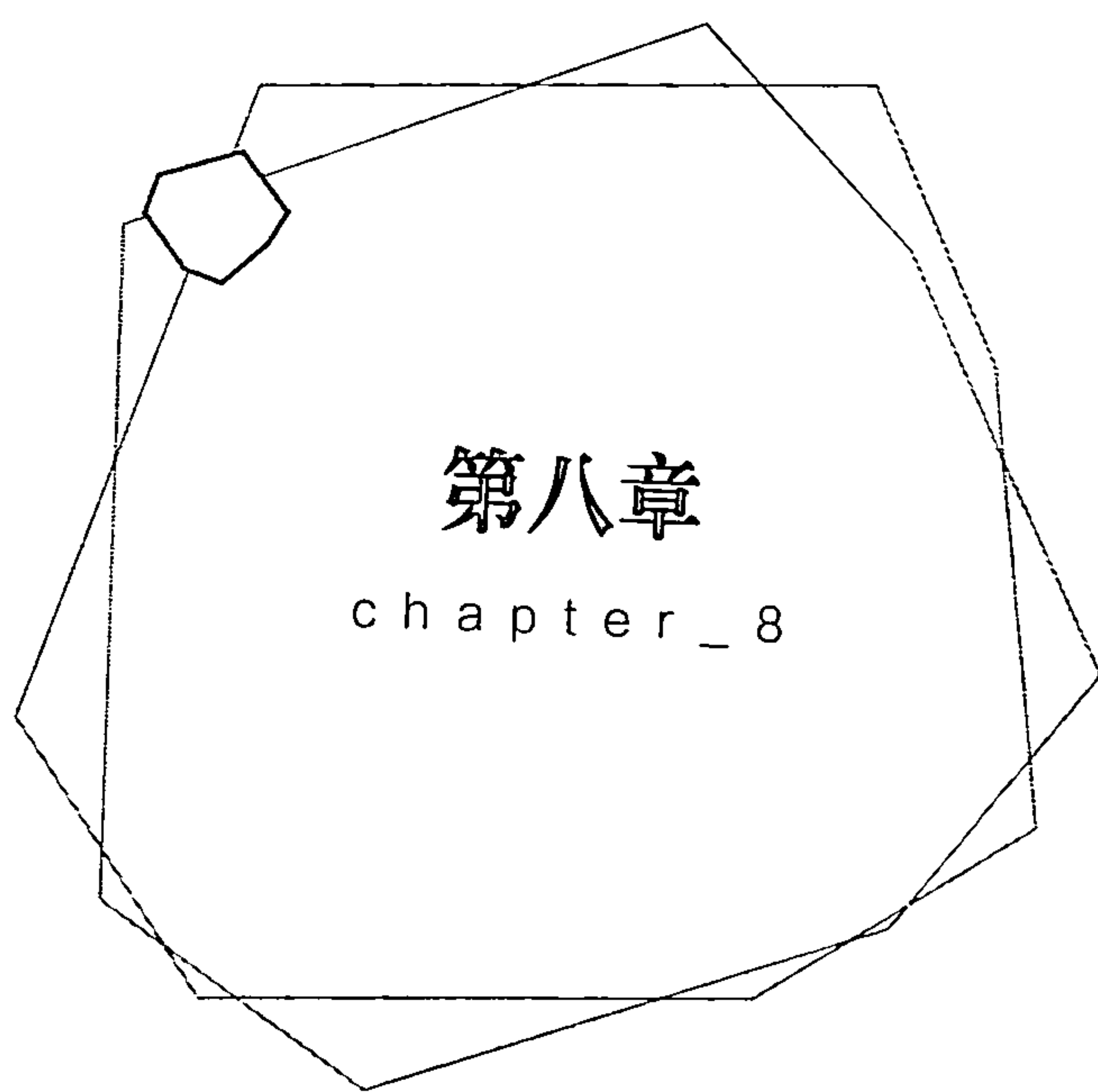
我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他跟我说，根本没人注意到他。他也不知该如何。就这样过了几分钟。最后，一个崇高的形体——他认出是上帝——终于出现，朝他走过来。这是第一个注意到他的形体。

“你知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象？”上帝跟他说，“唯爱是真！”

他话音刚落，那强烈的火焰及周遭的恶魔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道被幻影所掩蔽，因而看不见的美妙亮光显现了出来。

虽然有时候你会得到向往已久的东西，但它也许未必是真的。





你是开车的人，  
不是汽车

世界的奥秘在于万物不死，它们只是从视线里消隐，而后又回来。

没有什么会真的死去。人们误以为自己已经死亡，忍受讣闻及丧礼的愚弄。当你起身朝窗外望去，会发现自己安然无恙，只是装扮成了某种陌生新奇的模样。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美国散文家及诗人

佩德罗和我都急于了解他心灵深处的绝望，其根源究竟在哪儿，他哥哥的意外死亡又加深了这种绝望。我们需要对他的情感关系了解得更为透彻：到底是什么给他的爱情设置了障碍？是他的母亲老是对他交往的女朋友加以批评，还是情人堕胎的罪恶感妨碍了他？又或者他只是还没遇到合适的对象？

时空回溯的过程跟钻取石油非常相像——你永远搞不清楚石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不过，你钻得愈深，发现油田的机会就愈多。

今天，我们正前往更久远的过往时空。

佩德罗不久之前才刚开始记起自己的过往。通常在开始阶段，患者都会记起自己心灵创伤最严重的那一时空。今天这种情形再次发生。

“我是个小兵……我想是在英国，”佩德罗说道，“我们这些士兵

当中很多人都被带到一艘大船上，准备去占领敌人的要塞。敌军的堡垒非常巨大，还有又长又深的坚固护墙。他们用大石头填满了整个港口，船开不进去。我们必须找到另外的途径才能攻进去。”他突然静了下来，因为进攻往后推迟了。

“往下走，”我催他，“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他的前额轻轻地拍了三下，帮助他集中注意力，将时间的空隙连起来。

“我们搬走了这些大石头，攻下了要塞。”他说道。他开始冒汗，并发出急躁不安的声音，“地道的洞口很狭小……我们钻进去，但是不知道会到达什么地方……地道又矮又窄。我们必须弯下腰来，排成一列才能前进。”

佩德罗开始冷汗直流，呼吸变得非常急促，身体似乎极不舒服。

“我看到前面有个小洞……我们正从洞口钻出去。”

“哎呀！”他突然惊叫一声，面如土色，“西班牙的部队全都埋伏在洞口那头。我们刚钻出洞口就被他们一个接一个给杀了……他们用利剑刺穿了我！”他抓住自己的脖子，呼吸变得更加急促，脸上豆大的汗珠流个不停，整件衬衫都湿透了。

突然，他停止挣扎，呼吸渐渐变得有规律了，整个人也平静下来。当我用面巾纸将他前额和脸上的汗擦干后，他也逐渐停止了出汗。

“我正在浮出自己的身体，”佩德罗说，“我已经离开了那一时空……那么多的尸体……到处都是血……不过，我现在在上头。”他寂静地飘浮了片刻。

“回顾一下你刚才经历的，”我指示他，“你学到了什么？得到了

什么教训？”

他再三思索后，从一种更高的视角回答了问题。

“我明白了暴力是一种极端的无知。我远离自己的家园和亲人，死得毫无意义。我为了别人的贪婪而死。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双方都愚昧无知，为了千里之外的黄金而互相残杀。从别人的手中偷得黄金，然后为了黄金两败俱伤，死于非命。是贪婪与暴力杀死了这些人……他们都早已将爱忘得一干二净……”

他再度沉默不语。我决定让他休息一下，慢慢去消化这些不可思议的经验。我自己也开始咀嚼佩德罗得到的这些教训。自从几个世纪前，佩德罗过往时空里的肉身毫无意义地死在远离他家园的敌人阵地上，到现在，几百年过去了，黄金变成了英镑、美元、日币和比索，可是人类还是为它拼得你死我活，永无宁日。没错，历史就这样一再重演。这几个世纪来我们几乎什么都没学到。我们还要忍受多少的苦难与折磨，然后才能再记起人间有爱？

佩德罗的头开始在椅子上左右摇晃，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他已经自然地进入了另一个更接近现在的时空。一旦佩德罗开始记起过往时空中的场景，他的视觉经验就特别生动。

“你现在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

“我是个女人，”他说道，“长得非常漂亮，一头金色的长发……白皙的皮肤。”

她拥有一双碧蓝的眼睛，穿着极为高贵。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一个红极一时、艳名远播的妓女。虽然国家正饱受恶性通货膨胀之



苦，可是达官显要欲做人幕之宾者仍大有人在。

佩德罗有点不太记得这位优雅妇人的名字。“应该是叫玛格达。”他说道。我不想使他分心以免影响他的视觉判断，因此并没插嘴。

“我在这一行非常吃香，”玛格达眉飞色舞地说，“许多政坛显要、军事强人和大商人都是我的裙下之臣。”她记得愈多时，愈加神采飞扬。

“他们都被我的美丽与技巧迷得神魂颠倒，”她接着又说，“我得心应手，他们个个都对我服服帖帖。”玛格达拥有很好的嗓子，经常在高雅的晚会里展示歌喉。她也学会了操控男人。

你在那么多的时空经历中都是当男人，当然能够应付自如了。我心里这么想，可是并没有真的说出来。

接着佩德罗轻轻地低语，“我能左右这些人……能让他们改变决定……让他们心甘情愿为我效劳。”她说道，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及影响力很是自豪。

“我比他们懂得更多，”她有点悔不当初，“我还传授他们政治谋略！”她酷嗜权力，喜欢玩弄钩心斗角的政治把戏。不过，她的政治权力都是间接的，都是要通过男人才能实现。这让她感觉挫败。在未来的人世里，佩德罗就不需要通过别人来实施权力了。

在这些爱慕她的人之中，有一位年轻人特别与众不同。

“他比别人更有才气，对感情更认真，”玛格达说，“他满头棕发，双眼湛蓝……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有热情！我们常常什么事都不做，一谈就是几小时，我相信我们都深爱对方。”只可惜他在今生并没有找到过往时空里的那个年轻人。

佩德罗看起来有点忧伤，左眼角淌下了一滴泪珠。

“我为了另外一个……年纪比较大、更有钱有势的男人抛弃了他，那个老男人想要独占我……我没有听从内心的声音，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我的决定伤透了他的心。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他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了追求安逸和权力，玛格达将真正能带给自己安全感、带给自己力量的爱情置之不顾。

很明显地，她的决定成了她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在人生的一个岔路口，一旦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一切将无可挽回。

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德国的政治大权忽然落入激进的新党派手中，她那年迈的恋人权力随即被架空，再也不能呼风唤雨。随后，他抛弃了她。而玛格达和她那真心相恋的年轻恋人早已失去联系。她举目无亲，潜伏在她体内的慢性性病——可能是梅毒，逐渐恶化。她病入膏肓，万念俱灰，毫无跟病魔搏斗的意志力。

“赶快去那一世人生的终点，”我催促她，“看看结局究竟如何，谁在你的身旁？”

“我躺在一张廉价的床上，”她看到，“在医院里。这是一所贫民医院。旁边有许多患者，他们病情严重，不断呻吟……都是穷人中的可怜虫。这一定是地狱中的景象！”

“你自己情形怎么样？”

“我看起来像个丑八怪。”玛格达说道。

“旁边有没有医生和护士？”

“他们都在这里，”她很痛苦地说道，“可谁也不理我……他们一

点都不难过。他们对我一生的所作所为极不赞同！他们在惩罚我！”她详细解释。

前半辈子风华绝代、权谋俱备的她，晚景竟然这般凄凉。他如释重负地浮出了她的身体，终于自由了。

“我现在觉得非常平静，”他又说，“我好想休息……”

佩德罗静静地躺在椅子上。我们以后再来回顾那一时空的课业和教训。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我只好把他叫醒。

佩德罗脖子和左肩膀长期以来的疼痛，在一两个礼拜后逐渐消失。以前他所有的医生都找不到这种疼痛的病因。当然，信奉科学主义的他们谁也想不到——几百年前一把利剑造成的伤口，可能就是造成疼痛的关键。

我经常为一般人的短视感到惊讶。我所认识的许多朋友，常常为子女的教育伤透脑筋，哪一所幼儿园最好？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哪一所大学的先修班最好？如何让学科和课外活动的分数打得最高，使自己的孩子能够占到便宜挤进那所大学、那所研究院？永远没完没了。到了他们的孙子时，同样的情况又周而复始。

这些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冻结起来的，而将来也就是现在的复制品，永远一成不变。

假使我们继续砍伐森林，破坏大气层，我们的子孙在二三十年之后将会呼吸到什么样的空气？如果我们不断地毒害我们的水源系统和食物循环，他们将来吃什么？假如我们一再盲目地超量生产碳氟化合物及其



他含碳的有机废料，把臭氧层弄得到处都是缺口，他们将来在户外还能生存吗？要是我们任由温室效应使地球过热导致海平面上升，海岸陆续被淹没，海洋与大陆之间的断层线受到过度挤压，届时我们的子孙要住在什么地方？到时候，不管是在非洲、澳大利亚还是其他任何地方，我们的子孙们都将深受其害，无人能够幸免，因为他们都生活这个星球上，无处可逃。而且你想一想，如果你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话，你也将是这些子孙当中的一员。

因此，我们何必为了 SAT 测验和选择哪所大学而如此操心，因为到了我们儿孙那一代，这个地球可能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痴迷于长生不老？为什么到了风烛残年硬要苟延残喘？为什么一天到晚害怕胆固醇过高，只敢吃麦麸类饮食，老是检查自己的血脂水平，整天关注有氧运动，以及其他无奇不有的把戏？

活在当下，每天都快乐充实，去爱别人以及为人所爱，不是比整天把心思花在忧心不可知的未来，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更好吗？万一竟没有未来那该怎么办？万一死亡竟是一种解脱，马上就能到达极乐世界呢？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忽视自己的身体，过度饮酒，胡乱挥霍或是纵容自己的臃肿痴肥。这些状况会带来痛苦、悲伤，让你丧失活力。我只不过是要你不要过度担心未来而已。何不在今天就寻找自己最大的幸福？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假如抱着这种心态无忧无虑地活在当下，你可能反倒会活得更为长久呢！

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就像汽车和开车的人一样。

永远要记住：你是开车的人，不是汽车。别把自己当作交通工具！



近来大家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延年益寿上，都想要长命百岁，这种想法相当荒谬。好比你那辆福特老爷车已经开了三十多万公里，你还要继续把它开到四五十万公里一样。整个车身都已成了破铜烂铁，传动系统也重修了五遍以上，引擎上的零件也都七零八落，然而你仍不肯罢休。就在此时，在大街转角处，一辆崭新的雪佛兰科尔维特跑车正在等你。你只需要轻轻地迈出那辆福特老爷车就可以顺利地坐上那辆雪佛兰。开车的人——灵魂，永远存在。换掉的只是汽车而已！

还有，顺便提一下，也许在路上等你去开的是一辆法拉利呢！





记住，你永不孤单

早在我能记事起，我就下意识地参考前世的生存经验……我曾活在一千八百年前古罗马帝国治下的犹太王国，可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跟我同时代的人，他的名字叫耶稣。当我在亚述古国牧羊的时候，天上的星宿们望着我；现在它们又看到了我——一位定居美国的新英格兰人。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美国作家

因为出差，伊丽莎白的诊疗中断了两个星期。她经常四处奔波。上次就诊之后，她露出的美丽笑容早已无影无踪，现实与日常生活的压力偷走了她的快乐。

虽然旅途劳顿，可是她仍急于继续穿越时空，进行回溯之旅。上次诊疗时她已经开始记起了过往时空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与教训，已经看到了幸福与希望的曙光。她想要看到更多。

很快地，她就进入了深度催眠状态。

伊丽莎白记起了耶路撒冷的石头泛着与众不同的光彩，随昼夜光线的变化而改变。石头有时是金黄色，有时又变成了淡粉色或灰棕色，但不管怎么变，最后总又变回金黄色。她回忆起自己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



一个小村庄，村里泥石铺就的小路，村内的房屋、居民，他们的衣着以及风俗习惯等一切情形都历历在目。那儿有疏疏落落的葡萄园和少量无花果树，几块田地上种有亚麻和小麦。路的那头有口水井，井边长着古老的橡树和石榴。这是西南亚濒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古国时代，仿佛一直都是那个老样子：密集的宗教与灵性活动，不停地带来希望；可最后希望总是落空，日子过得更苦，谋生更加艰难，还一再受到古罗马侵略者的迫害。

她记得自己的父亲，名叫伊莱（Eli），是一名陶匠：他用井水将黏土塑成模型，制成碗碟瓶罐等器皿，以供家用及卖给村民，有的甚至拿到耶路撒冷出售。有时也有商人或旅客来村里向他买些瓶瓶罐罐或厨房用具。她生动地讲起了转盘的式样、她父亲的脚踩在转盘上的节奏和小村生活的细节。她的名字叫米丽娅姆，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子。时局动荡不安，不久，灾难将降临这个村庄，并永远改变她的一生。

我让她前进到那一时空里第二个重大事件。结果发现她的父亲正值壮年就被罗马士兵给杀死了。在那个时代，居住在巴勒斯坦的早期基督徒经常遭受罗马士兵的肆意欺凌。他们想出惨无人道的把戏从中取乐，其中一种把戏意外夺去了她挚爱父亲的性命。

这些士兵先是用绳索捆住伊莱的脚踝，一个罗马兵抓住绳子另一头，骑到马背上，策马向前，把他拖在地上走。时间就像停止了一样，痛苦永无止境，令人备受煎熬。马停下来后，她父亲已经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了，不过还一息尚存。他那面无人色的女儿，犹能听到士兵们狞笑欢呼的声音。他们意犹未尽，仍然不肯罢休。

两个罗马兵接着又将绳子另一头绑在他们自己的胸部，开始乱蹦乱跳，好像他们是骏马似的。她的父亲被拖在地上颠簸前进，头部撞到了一块大石头。这致命的一击，使他不省人事。

士兵们将他抛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扬长而去。

这种毫无意义的戏弄行为使她痛心疾首，眼看父亲遭此残酷的暴行，生命垂危，她更是愤恨难平。对这些士兵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他们甚至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他们没感受过她小时候被割伤或擦伤，父亲照顾她时那疼爱的抚摸，也没听过她父亲在转盘上工作时幽默的言语；他们没闻过父亲洗完澡后头发所散发的清香，也没尝过他吻的滋味或感受过他的拥抱；他们根本没有跟这位温和体贴的男人在一起生活过。

然而，在令人胆战心惊的短短几分钟之内，他们已经摧毁了一个美好的生命，留给她永难愈合的创伤、永远无法替代的丧亡和绝对无法修补的伤口。可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场游戏。这种毫无意义的行为令她愤怒，流下了怨恨和痛苦掺杂的眼泪。

她坐在沾满血迹的泥地上来回摇晃，她父亲硕大的头颅就搁在她的膝盖上。他再也不能说话了，鲜血从他嘴角汨汨流下。他大口地喘着粗气，每喘一次，喉咙都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死亡已经非常接近了，他两眼中的光芒已如日薄西山，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爱你，爸爸，”她轻轻地对他说，悲伤地看着他那昏暗的眼睛，“我会永远爱你。”

他那昏暗的双眼冲她眨了一下，表示完全明白女儿的心意，之后就

永远地合上了。

太阳落山了，她还在来回地摇晃着父亲的尸体，她的亲戚和其他村民轻轻地将她父亲的尸体从她腿上挪走，以便准备后事。在她心里，她依然能看到父亲的双眼，她确信父亲了解自己的心意。

伊丽莎白万分沮丧，受她感染，我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无意中  
发现录音机早已不再转动。我换上了一卷新的录音带，录音机上代表正在录音的小红灯又亮了。我们继续录音。

我一直在思索，伊丽莎白当下的忧伤是否和她在将近两千年前巴勒斯坦那一时空的忧伤有所关联？这会不会又是一件过往时空的忧伤引起当下的忧伤的个案？经历重生，知道死后仍有生命是否可以治愈这种忧伤？

我又把注意力转回伊丽莎白身上。

“赶紧再进行回溯。看看在那一时空里下一个重大事件是什么？”  
我提示她。

“没有了。”她答道。

“这是什么意思？”

“再也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了。我可以看到后来的情形……可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

“什么都没有？”

“没有，没什么事发生。”她耐着性子又说了一遍。

“你有没有结婚？”

“没有，我没活多久。活不活我都不在乎，我自暴自弃，完全不照



顾自己。”

她父亲的死亡对她影响非常深远，很明显导致她万念俱灰，年纪轻轻就死了。

“我已经离开了她的身体。”伊丽莎白说道。

“现在你看到什么？”

“我正在飘浮……正在飘浮。”她的声音愈来愈小，渐渐消失。

没多久她又开口说话了，但这些话并不是她说的，她的声音现在低沉而有力。伊丽莎白和凯瑟琳以及我诊治过的极少数患者有这样的能力。她能够替大师们传达预言、教训和各种信息。所谓的大师，也就是一种高层次、不具形体的灵魂。我的第一本书《前世今生》里充满了他们的智慧与箴言。

当我沉思冥想的时候，也可以感知到相似的信息，不过，这些话通过我所诊治的患者说出来，往往显得更意味深长。我知道我应该增强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从同样的来源听到、收到、了解到相同的思想观念。

“记住！”那个声音说道，“记住你永远被爱，你永远受到保护，你永不孤单……同时你也是一个有见解、有智慧、有爱心的存在。你永远不会被遗忘，永远不会被忽略或忽视。你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头脑，甚至也不是你的思想。你是灵魂。你要做的就是重新唤醒自己的记忆，就是去回忆。灵魂没有界限，不受肉身限制，也不受智力或头脑限制……

“当灵魂的磁场能量逐渐慢下来的时候，在更密集的环境中，诸如在你所在的三维空间中就可以体验到。这种效应使灵魂开始具体化，而渐次变形为更为致密的形体，到了最致密的时刻即为肉身，那个时候磁



场振动的频率也最低。这种情况下，时间过得最快，因为它和振动频率成反比。当磁场振动频率提高的时候，时间就会变慢。因此，选择正确的身体、正确的时间重新进入肉身的状态也有困难，由于时间的不一致，机会也可能稍纵即逝……在我们回到肉身前需要经过七个知觉平面及许多磁场状态，这些平面你并不需要统统知道。

“七个平面当中以第一个平面最为重要，第一个平面的体验比那些抽象或涉及较高知识层次的平面更重要，最后你会体验所有的七个平面……你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经验，将人们的信念与信心转变为经验，这样，学习的过程就完整了，因为经验胜过信念。教人们去体验，消除他们的恐惧，教他们去爱，互相扶持……这涉及别人的自由意志。以爱心去对待别人，以同情心去对待别人，帮助别人，这是你在你的层面上应该做的事。

“人类常常以为自己是唯一具有肉身的灵体，事实并非如此，宇宙间有许多世界、许多维度……灵魂多得不计其数，远超肉身数量。如果灵魂想要同时拥有不同的体验时，也可以分裂。这是可能的，不过，这需要进化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非常不容易办到。最后他们会看到一个金字塔似的东西，那里只有一个灵魂存在。所有的体验都在同一时间被分享，不过现在谈这些还为时过早。

“当你凝视别人的眼睛（任何一个人的眼睛均可）时，如果发现你自己的灵魂竟然向你回望，那么，你就会知道，你已经到达另外一个知觉平面。在这种感觉层面，轮回并不存在，因为所有的生命与一切的经验都是并存的。但是，在这个三维空间的世界，轮回就如同时间、山脉

或海洋的存在一样真实。它是一种能量，就跟其他能量一样，它依赖觉知者的能量而真实存在。只要觉知者觉察到肉身和三维实体存在的话，那么对这个觉知者而言，轮回就是真的。这个能量由光与爱以及知识共同组成，将这种知识以充满爱的方式加以运用就是智慧……在你目前的层面上非常欠缺智慧。”

伊丽莎白说到这里就停了。跟凯瑟琳一样，她可以记得自己在过往时空里的一切细节，但是对于两个时空交替时的“中阴状态”则忘得一干二净。她们两人在传达这些信息时，都处于深度催眠状态中，几乎没有患者会在这么深沉的催眠状态产生健忘。就如同凯瑟琳一样，伊丽莎白所传达的信息，可以修正在我们的层面上“智慧欠缺”的不足。

在伊丽莎白接受完诊疗之前，我们还会获得许多宝贵的知识。

自从凯瑟琳结束诊疗痊愈之后，我接触到大师们智慧的机会极其有限。然而，我在几乎神志清明的状态下，依然做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梦。梦中，我又得到更多的信息，就如同我在《前世今生》书末所提的那些训诫。有时候当我进入做梦般的冥想状态时，也会收到大师们传达的信息。譬如，告诉我一种 21 世纪时使用的心理治疗方法，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心灵层面的，它将取代以往古老陈腐的治疗技术。

这些信息和影像非常明亮清晰，极其迅速地涌入了我的脑海。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大脑这个信息接收站接收的信息给录下来。所以，这些电光石火目不暇接涌来的思想观念虽然如同珍贵的宝石，可是那些镶嵌宝石的框子，也就是我用来解释和界定这些思想的

语言文字，却有如破铜烂铁。一开始，大师们就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一切都是爱……一切都是爱。有了爱才会有谅解，有了谅解才会有耐心，那时时间就会停止。一切就在现在。”

我瞬间领悟到了这些思想的真谛。真实就是现在。缅怀过去或担心将来只会带来痛苦和疾病，耐心可以使时间停止，神的爱就是一切。

我立刻明白，这些思想具有治愈伤痛的力量，我变得豁然开朗。

“爱是终极的答案。爱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真实的能量，是许多有相互关系的能量集合在一起形成的光谱，你可以自己‘创造’它，永存于心。只要去爱，你就会在内心里接触到神。去感受爱的滋味，表达你的爱吧。

“爱可以消除恐惧。当你感受到爱时，就不会害怕。既然每一个事物都是能量，而爱又包含了所有的能量，那么，一切都是爱。这是一条强有力的线索，可以助你找到神的本性。

“当你无畏地付出爱的时候，你就能宽恕。你能原谅别人，也能原谅自己。你会开始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事物。内疚与愤怒反映的是同样的恐惧。内疚或罪恶感是内心产生的一种微妙的、难以觉察的愤怒。宽恕能消解掉内疚与愤怒。它们是毫无必要的负面情绪。而宽恕，则是一种爱的行动。

“骄傲会阻碍宽恕的实行。骄傲是一种自我的显示。自我犹如过客，并非真正的自己。你并不是你的身体。你也不是你的头脑。你也不是你的自我。你大于所有这些。在这三维的世界里，你需要有自我才能



生存，但你只需要用于处理信息的那部分自我即可。其余的部分——骄傲、自负、防卫、恐惧——对你有损无益。这些剩余的自我使你远离智慧、喜悦和神。你必须超越自我，找到真正的自己。这种真正的自己是你永恒不变的、最深沉的部分。它是有智慧、爱心、安全和喜悦的。

“在这三维的世界上，才智固然重要，但是直觉更重要。

“你已颠倒了真实与虚幻。所谓的真实是要对你的不朽、神性及永恒性有所认知。而你所居住的三维世界才是虚幻。这种颠倒正在对你造成伤害。你渴望安全的幻象胜于智慧与爱所带来的真正平安。你企盼被接受，希望永远不会遭到拒绝。自我造成幻象因而蒙蔽真理。必须消解自我，才能看到真理。

“有了爱心与谅解才会产生无限的耐心。你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究竟为何？无论如何，你都认为时间不够；这是你唯一的感觉。当你不去体验现在，而是沉缅于过去或杞人忧天担心未来时，才会造成极大的痛苦与哀伤。时间也是一种幻象。即使在这个三维世界上，未来也只不过是一个概率系统而已！何必这么忧心？”“你也能进行自我治疗。了解就是治疗。爱是最终的治疗。治疗师、导师和宗教大师们都能帮助你，但他们能帮你的时间毕竟有限。疗愈的方向是向内的，这条内心的道路你迟早得独自探索。虽然在真实世界里你永不孤独。

“以你学到的功课来衡量时间，而非以分钟、小时或多少年来计算。如果你完全领悟了，五分钟之内你就可治愈自己。或者你要花五十年。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早晚而已。



“你必须记起过去然后将之忘却。过去就让它过去。这对治疗童年阴影或前世创伤非常有效，对纠正你以往思想里的一些态度、错误的观念和信仰体系也极为有效。实际上，它对纠正所有的想法都有极大的帮助。如果你满脑子都是陈腐的思想，你怎么可能以一种清明的心态来看待问题？当你需要学习某些新东西时，你该怎么办？你能有新的角度吗？

“思想会造成分别的幻象。自我延续了这种幻象，这种幻象造成恐惧、焦虑和极大的悲痛。恐惧、焦虑和悲痛又产生愤怒和暴力。当这些纷繁杂乱的情绪盘踞人们心头时，这个世界哪会和平？只有快刀斩乱麻，回到问题根源之所在。回到你的思想，那些老旧的思想，别去想它；而是运用你的直觉智慧，再度去体验爱，沉思冥想，你就会看到原来万物息息相关，共存共荣；你就会看到和谐，而非分别。看到真正的自己，看到神。

“冥想与图式拟想会帮到你，让你不再思前想后、患得患失，使你开始向前回溯，治愈创痛。你会开始运用大脑中从未使用的部分，你会领悟，你会豁然贯通，你会增长智慧，世界就会和平。

“你与他人有关系，与你自己也有关系。你在好几个时空里，在好几个肉身里都曾活过。所以问问现在的你，为什么还是那么心慌意乱？为什么你不能放手一搏？是担心声名受损，还是在意别人的观感而举棋不定？这些恐惧都是由童年或更早之前的经历产生的。”

“问一问你自己这些问题：‘你有什么可失去的？最糟糕时会怎么样？以目前的方式一成不变地度完余生，你会甘心吗？与死亡相比，你

仍觉得这么做非常危险吗？

“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不要害怕会引起别人的愤怒。愤怒只是他们没有安全感的表现。但是害怕别人的愤怒将会阻碍你自己的成长。如果不是造成那么多的悲伤，愤怒本身就是愚蠢的。因此，应该以爱与宽恕来消除你自己的愤怒。

“别让沮丧和忧虑妨碍你的成长。沮丧是一种失败的观念，赶紧将它忘掉，把事情当作理所当然。明确你的关注点，重新调整你的价值观。记住有些事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改变你看问题的视角。记住哪些事是重要的，哪些事不那么重要。别再因循守旧。记住要有信心，要抱有希望。

“焦虑使人迷失在自我之中。它使人无所适从。焦虑是你依稀记得丧失爱情、感觉自尊心受损，或失去耐心与平静的表现。记住，你永不孤单。

“永远不要失去冒险的勇气。你是不朽的。你永远不会受到伤害。”

有时，这些信息跟心理治疗仿佛并无多少关联，好像来自一个年纪更大、更谆谆教诲的人，风格也大不相同。有如他在讲课，我在听讲一样。

“业报有很多种，有债必偿。个业本质上仅限于一个人的义务，与他人无关。除此之外，还有共业，它是由群体所共同造成的孽债。群体又可分为好几种：宗教、种族、国家等。在一个更宽广的层面上，还有整个星球的业报，它将会影响整个星球的命运与结局。共业中，

不仅个人孽债逐渐累积，积少成多，最后还会加诸群体、国家或整个星球之上。这种共业的运作决定了整个群体或国家的未来。共业也会同时交叉或稍晚报应到个体身上，包括这个群体内或这个国家里的人……

“行为举止若是循‘道’而行，沿着通往神性之‘路’而行，就成了正道。其他的途径最后都是绝路或是幻象，不能得道。正道能提升个人的灵性，帮他重返人间。行为举止如果秉持公正、慈悲、关爱、智慧，或是我们所称的神性或灵性当然都是正道。修成正果是最理想的目标。其他途径得到的成果都是短暂的、虚幻的、错误的。那些成果迷惑我们，欺骗我们，使我们陷入困境，但它们不是我们真正渴求的目标。正道的结果会包含我们的一切目标与愿望、我们的一切需要与祈求。

“名望就是一个例子。一心一意以追求名望为最终目标的，可能一时之间会声名大噪。但这种名望将如昙花一现，并不能让人满足。不过，要是某个人不求名而名自来，这种名望得自正道，所以才能流芳千古。不过，对得道之人来说，其实早已无关紧要了。两者差别在于一种是为了私欲，为了追求个人的名望，而另一种是不渴望，不刻意求取，名望只是正确行为的副产品而已。前者是虚幻短暂的，后者才是真实永恒的；前者造成业障必须还债，后者则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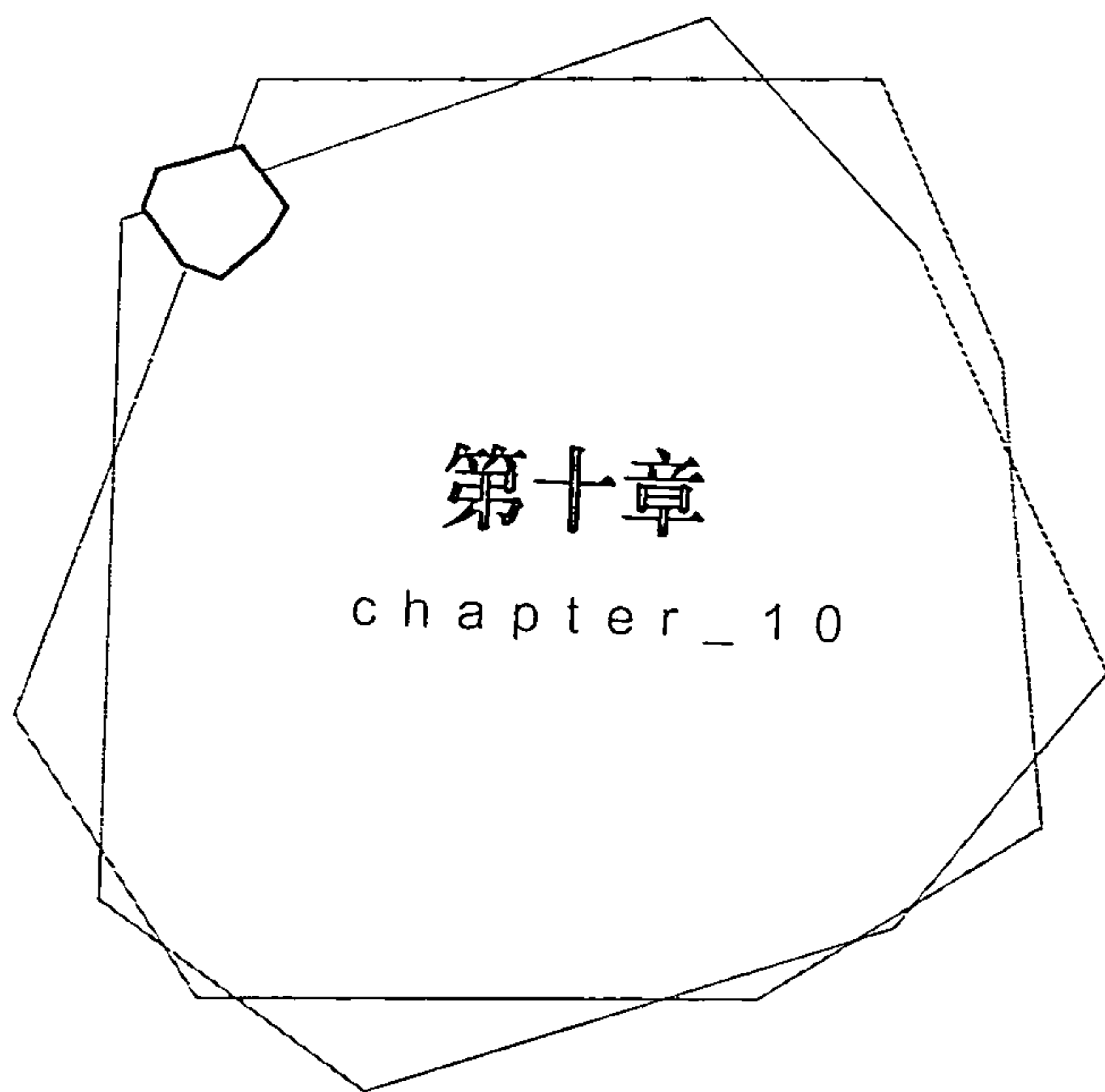
有时这种讯息简单明了，一闪而过。

“目标不是获胜，而是敞开心扉。

“上帝会宽恕你，不过，你还得得到人们的宽恕……你也必须宽恕

他们。宽恕也同样是你的责任。你必须宽恕别人和得到别人的宽恕。心理分析无法治愈这种伤害，除了了解这种伤害的成因以外，你还得继续努力。要努力改变，使这个世界更美好；要修复关系，宽恕别人以及接受他们的宽恕。最重要的是在追求美德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积极，身体力行，口惠而实不至是不够的。只是知见而没有行动是不够的。表达你的爱就对了！”





第十章  
chapter\_10

“我爱你，爸爸……”

我以前来过这个地方，  
不过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的我想不起来了。  
我认得门外那如茵绿草，  
那甜美芳香，  
那声叹息，那岸边的灯光。  
以前你是属于我的，  
多久以前我也许不知道：  
不过就在那只燕子翩翩高飞之时，  
你蓦然回首，  
面纱掉了下来——往昔的事情我全知道了。

——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

英国画家及诗人

佩德罗进入了相当艰难的一世。有时，那些艰难的人生提供了最多学习的机会，使我们能沿着正道更迅速地前进。而较为安逸的人生则没有多少机会进德修业，那是为了让你养精蓄锐、好好休息的。他现在进入的绝对不是那种安稳容易的人生。佩德罗立刻生起气来：“他们正强迫我去，我不愿意去……我才不要过那种生活！”

“他们正要强迫你到哪里去？”我问道，想让他把话说清楚。

“去当神职人员……我才不要！”他重复道。他停了一会儿，还是很生气。接着他开始解释。

“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们希望我能出家，”他接着又说，“可我不愿离开她……我们彼此相爱，要是我去出家的话，别人就会娶走她……我无法忍受。打死我也不干！”

不过他并没有死，而是渐渐变得听天由命。被迫与爱人断绝往来后，他的心都快碎了。不过，他还是活了下来。

多年之后。

“现在还不错，一生过得很平静。我非常仰慕方丈，我选择了一生随侍他左右……”沉默了一会儿，他认出了他。

“他是我哥哥……我的哥哥，我知道是他。我们很要好，我可以认出他的眼睛！”

佩德罗终于找到他那死去的哥哥。我知道他的伤痛即将开始愈合。他们这对兄弟果然在过去曾经一起生活过。要是他们过去曾经长伴左右，那么来世也有可能再度重逢。

许多年过去了，方丈也老了。

“他很快会离开我，”佩德罗预言道，“但是，我们会在天堂重逢……我们曾经为此祈祷。”不久方丈死了，佩德罗非常伤心。

他一再祷告冥想，而他的死亡之期也快到了。他感染了肺结核，咳个不停，呼吸困难，他的师兄弟围绕在他的床边。

我引导他迅速地结束了那段回忆，不想让他再度遭受这种痛苦。

“我学习到了关于愤怒与宽恕的知识。”他开始说道，甚至不等我

开口问他。

“我明白了愤怒是愚蠢的，它暗中腐蚀我们的灵魂。我的父母做了他们认为对我和他们来说最好的决定。他们不明白我的爱有多深，也不明白我有权利决定自己人生的方向。他们用心良苦，只是他们不明白。他们很无知……我也相当无知。我已经占用了别人的生命，我自己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哪里还有权利去批判他们，或是怨恨他们？”

他再度沉默，没多久又开始说话：“所以宽恕才那么重要。我们谴责别人做的那些事情，其实我们自己也都做过。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宽恕，就必须先宽恕别人。神明宽恕了我们，我们也应该宽恕别人。”他还在反复咀嚼那些教训。

“如果我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我就不可能见到方丈，”他总结道，“只要我们认真地去寻找，就会发现，冥冥之中总有善报，总有慈悲，总有恩典。如果我当时一直怨天尤人，就会错失在寺院里发现善与爱的机会。”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教训。

“我了解到祷告和冥想的力量。”他补充道，他在思索自己在僧侣那一时空里所学到的教训与启示，因此又静了下来。

“也许为了神的爱和我哥哥的爱，是应该牺牲掉所谓的浪漫之爱。”他臆测道。

我不敢确定是否如此，他也没有把握。几百年后在德国，佩德罗，当时的玛格达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佩德罗才刚记起自己做和尚的那段尘封的往事，马上就继续旅程，去寻找另一个灵性之爱与与浪漫之爱的交集点。



“我正被拉往另一时空，”他突兀地说道，“我得去了！”

“赶紧去吧，”我鼓励他，“发生了什么？”

他沉默了几分钟。

“我正趴在地上，伤得很重……旁边有许多士兵，他们把我放在布满石头的地上拖来拖去……我快要死了！”他喘个不停。

“我头上和身体两侧都受了重伤，”他有气无力地埋怨着，“他们玩腻了，就丢下我扬长而去。”

这个苦命人的人生结局正渐渐浮现。

见他动弹不了了，那些士兵才掉头而去。躺在地上，他可以看到他们都穿着皮革做的甲冑和长筒马靴。他们不太高兴，他们不过是在开玩笑，并非存心要把他害死。他们并不难过，因为对他们来说，人命贱如草芥。总而言之，这不过是一场意犹未尽的恶作剧。

他的女儿来到了他的身旁，不停地呜咽着。她轻轻地将他的头搁在她的膝盖上，来回摇晃着，他可以感到自己的生命正从那遍体鳞伤的身体中一点一点抽离。他的肋骨一定断了不少，因为他一呼吸就是一阵剧痛，鲜血不断地从他口中流出。

他的体力正急速地衰退，他想跟女儿说话，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从他体内某个深远的部位，传出了模糊不清、咯咯作响的声音。

“我爱你，爸爸……”他听到女儿在轻声诉说。他已经气若游丝，无法回应。他非常疼爱这个女儿，他会永远想念她，即使他已不在人世。

他终于闭上了双眼，全身的痛苦突然消失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仍然可以看到东西，他觉得无比地轻松和自由。他发现自己正俯视那

萎缩起皱的肉身，他的头和肩膀无力地搁在女儿的膝盖上。她还在哭泣，完全不知道他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不再痛苦了。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体上，那个已经不再拥有他生命的肉身上，来回地摇晃着。

如果他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离开了，亲人们也都会平安无事的。他们只需要记住，时间到了，他们同样也得离开自己的肉身。

他注意到一道不可思议的亮光，比一千个太阳加起来还要明亮，还要美妙。奇怪的是，他却可以正视它。在那道亮光附近或那道亮光里面，某个人正在向他招手。他赫然发现，那个人就是他的祖母！她看起来非常年轻，容光焕发，无比健康。他很想上去和她见面，念头一动他就来到亮光附近，来到祖母身旁。

“能再见到你真好，我的孩子，”她的嘴巴并没有动，可是那句话马上就出现在他的意识里，“真是好久不见了。”

她用无形的手臂搂着他，一同走进了那道亮光。

佩德罗讲述的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完全吸引了我。他失去女儿悲伤打动了我，我能感受到他离别的话语中所蕴含的深切哀伤。不过，我也为他与祖母的相遇而感到欢喜。

这唤起了我对儿子早亡的悲伤记忆，如果我当时不是沉浸在这种情绪中无法自拔，或许早已将佩德罗和伊丽莎白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了。

之前我已经听过那个做女儿的说的话。当米丽娅姆——伊丽莎白的前世坐在血迹斑斑的地面上来回摇晃她死去的父亲时，她嘴里低声说的也是同样的哀恸之词。两个故事出奇地相似！

可是，那时的情绪遮蔽了我；而且，在伊丽莎白说出那些话之后，随后的几个星期内，我又接诊了几十个其他患者，这也干扰了我的思绪，冲淡了我对二者之间存在联系的遐想。

发现两人前世命运的纠缠要延迟到另外一天。

我忽然回想起自己出生没几天就夭折的长子——亚当。我想，可能是佩德罗前世的女儿极其忧伤的画面萦绕在我的内心深处，才勾起了这段回忆吧。

那天清晨，医师从医院里打来电话之后，卡罗莱和我抱头痛哭。亚当只活了二十三天就离开了，即使冒险做了心脏手术也挽救不了他的性命。我们都痛哭失声，颤抖不已。在那个时刻，除了哭，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那种远超身心负荷的伤痛实在无法言喻。我们两人连呼吸都变得很困难。只要深呼吸胸口就隐隐作痛，吸不进空气，有如在我们的胸上套了一件束身内衣似的，非常难过。那是忧伤织就的束身内衣，可是却找不到纽扣可以解开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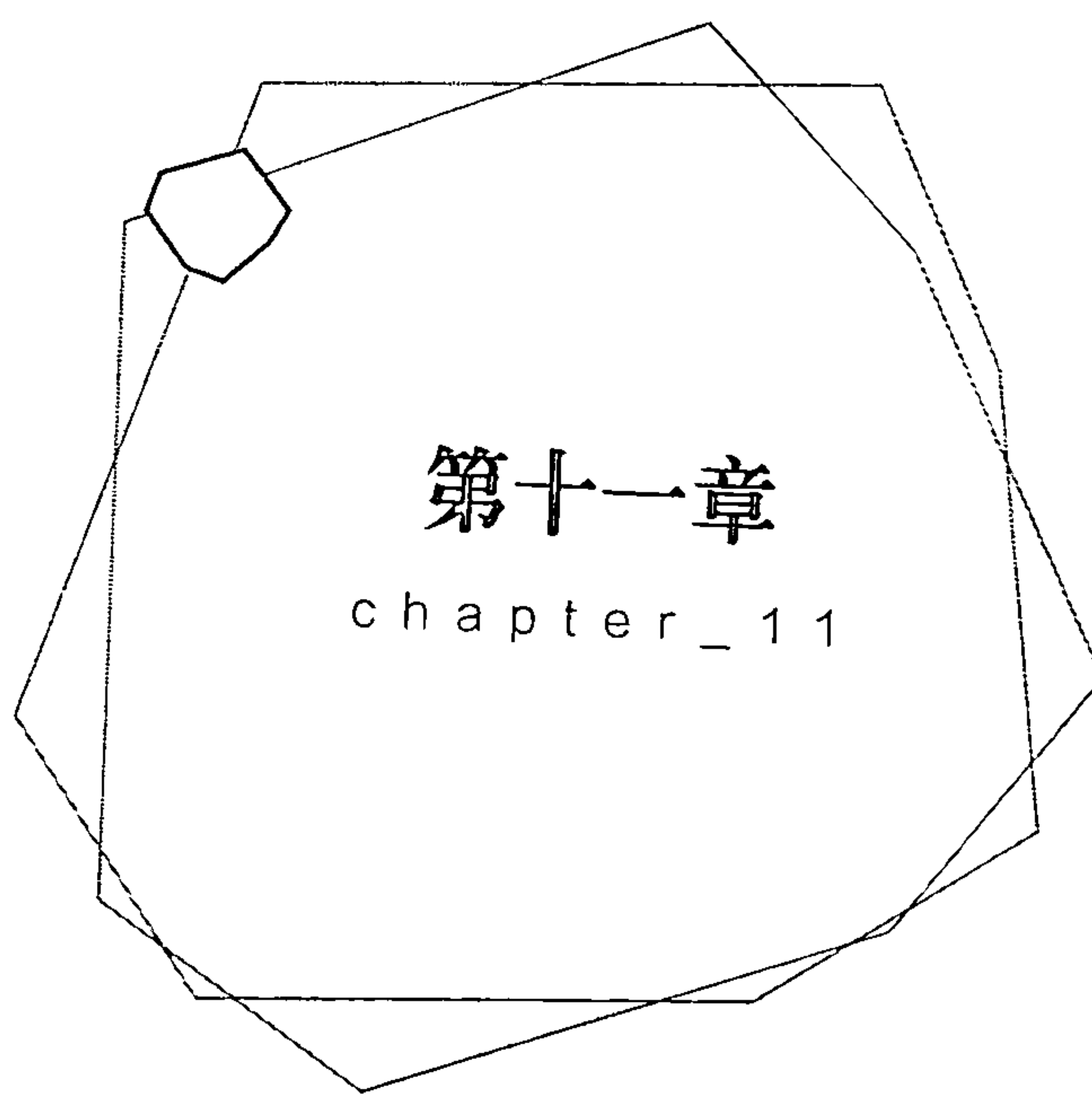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伤痛才逐渐减轻，但心中的伤口仍旧无法愈合。一年之后，另一个儿子乔丹出世，后来我们又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埃米，这两个儿女都相当优秀，可是却无法取代亚当在我们夫妻心中的位置。时间的确有助于疗伤，就像在池塘平静的水面上突然丢下一块大石头形成的层层涟漪一样，伤痛的涟漪逐渐向外扩散。起初，我们周遭一切事物，就像那紧挨着石头的第一圈波浪一样石破天惊，样样都使我

们触景生情，想起亚当。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一个个不认识的新患者，以及各种新奇的违背科学传统的际遇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他们跟亚当和我们夫妻共同的伤痛大多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涟漪开始向外扩散。又发生了更多新的事情，新的东西愈来愈多，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新鲜面孔，带来了休息喘息的空间。我们又可以深呼吸了。你永远不会忘记那种伤痛。不过，隔了一段时间，你就会渐渐适应，可以照常生活了。

十年后，我们在迈阿密再次遇到亚当。他通过我在《前世今生》里所描述的那位患者凯瑟琳之口和我们说话，使我们的人生完全改观。经过了十年的伤痛，我们才开始了解生命的不朽和伟大。





## 第十一章

chapter\_11

我不想忘记他

人们生生死死许多次。  
在两世之间，  
他民族的来世，他灵魂的去处，  
古老的爱尔兰知道得一清二楚。  
不管他是死在自己的床上，  
还是被步枪轰碎了脑袋。  
与亲爱的人们短暂离别，  
最坏的人都会畏惧。  
挖坟坑的人卖命地工作，  
铲子磨得异常锋利，肌肉强壮有力，  
他们只不过把他们要埋葬的人  
再次推回人类的思想中。

——叶芝（W. B. Yeats, 1865—1939）

爱尔兰诗人及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伊丽莎白坐在那熟悉的躺椅里轻轻地啜泣着，睫毛膏顺着泪水而下，在她脸上留下了一道道不规则的乌黑泪痕。我递给她一张面巾纸，她心不在焉地轻拭着双眼，这时，带着睫毛膏的眼泪已快速流向她的下颚。

她才刚刚回忆完自己曾经是一个爱尔兰妇女的过往。她在结束那段

回忆的时候心平气和，觉得非常幸福。那时的生活跟她现在的生活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现实生活中的丧亡和绝望使她非常痛苦。所以纵使过往的结局很好，她还是哭了，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今天诊疗开始的时候并不怎么戏剧化。伊丽莎白不久之前才刚刚恢复信心，和男人交往也有点活力了。可是这一次，她跟一位年纪略长的男性认识没多久，又分手了。伊丽莎白最初是被他的财富与地位吸引，可她对这个男人就是不来电。她的理智一再告诉自己别再挑三拣四了，这个对象安全可靠，他看起来也相当关心她，除了他以外，现在又有谁会这么关心她？

伊丽莎白的心却告诉自己不行，不能就此匆匆决定下来。她又不爱他，如果没有爱情基础，两人生活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

她的情感最后战胜了理智。他对她施加压力，要求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深入，要求和她发生性关系，还要她许下承诺。伊丽莎白决定结束这段关系。她如释重负，虽然想到此后又是孤单一人难免有点惘然，但是并不消沉难过。大体而言，她对结束这段交往处理得十分妥当。不过，她现在却又双眼红肿、泪流满面，连睫毛膏都流到了下巴。

我们刚开始进行这段时空回溯的时候，伊丽莎白很快就进入了深度催眠状态。我又再度引导她向前回忆。这时她出现在几世纪前的爱尔兰。

“我长得非常迷人，”她发现自己以后马上说道，“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浅蓝色的眼睛……皮肤白如凝脂……我穿着非常朴素，没有化妆，也没有佩戴珠宝饰物……好像我在刻意躲什么似的。”

“你在躲什么？”我追根究底，想问个明白。

她沉吟了片刻，寻找答案，“躲我丈夫……没错，就是为了躲他。他是个粗鄙的家伙！他经常酗酒，非常暴力……他自私自利……我恨这场婚姻！”

“那么你当初为什么会选上他？”我不识趣地问。

“我才没选他……我一辈子也不会选上他。是我父母选的，现在他们都已过世了……可是我还得继续与他生活在一起，现在他是我唯一的依靠了。”她的愤怒中又多了一份脆弱的悲伤。

“你有孩子吗？还有没有其他人跟你生活在一起？”我问道。

“没有。”她的愤怒开始平息，而悲伤逐渐蔓延，“我不行。我曾经……流产过，流了好多血……伤口感染了。他们说我不能生育……因此他非常气我……怪我……没给他生下儿子。好像我希望发生这种事情似的！”说到这里，她激动起来。

“他打我，”她突然以一种哽咽的、含混不清的声音说道，“就像打一条狗似的，我好恨他这样对待我。”她不再说话，眼泪夺眶而出。

“他打你？”我重复她的话。

“没错！”她简单地回应了一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不过她好像不愿多加解释。

“他打你什么地方？”我只好继续追问下去。

“我背上、双臂和脸上，哪儿都打。”

“你能阻止他吗？”

“偶尔可以。我曾经还过手，但他下手却更狠了。他喝太多了！唯



一的办法就是逆来顺受，任他毒打。等到他打累了，自然就不打了……直到下一次。”

“接近他，观察他，”我催促她，“望着他的眼睛，看看他是不是你当下所认识的人。”

伊丽莎白眯起眼睛，紧锁眉头，似乎正在仔细观察的样子，虽然她的眼皮其实还是紧闭的。

“我真的认识他！他是乔治……他是乔治！”

“很好。你再回去，毒打已经停止了。”

她认出了一年半前和她交往过的那位银行家——乔治。当乔治开始打她时，那段关系也就结束了。

类似这种肉体虐待的模式，要是没有被及时辨认并加以化解的话，可能会持续很久。在某种潜意识的层面，伊丽莎白和乔治两人记得彼此。他们再度重逢时，乔治又想继续虐待她。然而，几世纪以来，伊丽莎白总算学到了一个重大的教训。现在，伊丽莎白已有力量和自尊在对方开始施加虐待之后，马上和他断绝往来。这种破坏性模式，一旦找出问题的根源，很容易就能打破。

我察看了一下伊丽莎白，她静默无声，显得非常伤心绝望。对现在那个喜欢虐待她的丈夫，我已有了相当充分的了解，我决定引导她在那一时空里继续前进。

“我要从‘三’倒数到‘一’，然后轻拍你的前额，”我告诉她，“当我数到‘一’的时候，回到那一时空里下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当我数数的时候，集中你的全部注意力，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数到“一”时，她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我感到十分欣慰，她那凄凉的生活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

“他终于死了，谢天谢地，我好高兴，”她滔滔不绝地说，“我现在在跟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男人在一起，他温柔体贴，从不打我。我们彼此相爱。他是个很好的男人，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她脸上漾起的幸福笑容并未消退。

“你丈夫是怎么死的？”

“在一家酒店里，”她的笑容渐渐消逝了，“他跟别人打架被人杀死，他们说对方用一把长刀刺进了他的胸膛，一定是刺到了心脏。他们说他的血流得到处都是。”

“他死了我并不伤心，”她解释，“他要是不死，我哪有可能认识约翰——他实在是个好男人。”她的笑容又回来了。

“继续回溯，”我催促她，“看一看你和约翰后来如何。去往你们那个时空的下一个重大事件。”

她再次沉默下来，急速浏览往后的岁月。

“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我的心脏跳动得非常厉害，”她喘息着，“我喘不过气来了！”她来到了她离世的那一天。

“约翰有没有在你身边？”

“哦，有的。他就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他非常关心我，用心照顾我。他知道即将失去我，对此我们都很伤心；不过，想起我们曾经共度的美好时光，我们又感到十分快乐。”她停下来，回忆约翰在她床边的温馨一幕。她与约翰之间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深爱、欢愉和亲密，伊丽莎白只

有与自己深爱的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受过。

“仔细地观察约翰，看着他的脸，望着他的眼睛，看他是不是你现在所认识的人。”当患者凝视别人的眼睛时，往往马上就能明白无误地认出对方，绝无差错。眼睛可能真的就是灵魂之窗。

“不，”她答得很干脆，“我不认识他。”

她又停下来，接着惊恐地说道：“我的心快跳出来了，心脏不规则地跳动，感觉自己好像就要离开这个身体了。”

“没关系，离开那个身体，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两三分钟后，她开始描述自己死后的情形。她的脸看起来非常平静，呼吸也恢复了正常。

“我感觉自己浮到身体的上空，盘旋在天花板附近。我看到约翰坐在我的身旁，他一直都坐在那里，不想离开。曾经我们就是彼此的全部，现在他又孤单一个人了。”

“那你们没生小孩吗？”

“没有，我不能生育。但这无关紧要，我们相爱，拥有彼此，这就够了。”她又再度静默。她的脸依然十分平静，微微露出了笑容。

“这里好漂亮，我可以看到一道美好的亮光将我团团围住。它把我吸过去，我也很想迎上前。这道亮光真是美妙，它可以重新给你能量！”

“继续前进！”我同意她的说法。

“我们穿过了一个美丽的山谷，周围都是花草树木……我开始懂得很多事，很多信息和知识。可我还是不想忘记约翰，我一定要牢牢记住他；如果我学会了其他的一切，也许会忘了约翰，我不要那样！”



“你还会记住约翰的。”我这么安慰她，其实我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她被要求学习的那些知识学问到底是些什么？我问她。

“都是与生命传递及能量有关的学问，告诉我们如何运用生命的传递与更新来完善我们的能量，让我们能达到更高层面的世界。他们正在告诉我关于能量与爱的知识，其实二者是相同的……当我们了解到爱的真谛，就会明白这一点。可是我还是不想忘掉约翰！”

“我会提醒你有关约翰的一切事情。”

“太好了。”

“还有什么吗？”

“没有了，目前就是这些而已……我们凭直觉就可以对爱产生更为深切的了解。”她又说。

她最后这句话也许隐含着更多层次的含义，或许是特地为我而说的。几年前，在凯瑟琳最后一次来我这里接受诊疗时，大师们就曾经透过凯瑟琳告诉我，“目前我们所能告诉你的到此为止，以后就要靠你自己的直觉去学了。”后来大师们就再也没有透过催眠状态中的凯瑟琳给出任何启示了。

伊丽莎白休息了一会儿，今天也不会再有什么启示了。我把她从催眠状态中唤醒。等她的心灵重新回到这一世以后，她开始轻轻地哭起来。

“你为什么哭？”我小心地问她。

“因为我爱他爱得那么深，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去爱别人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人令我那么爱他，而他同样也那么爱我。要是没有爱，我的人生怎么会完整呢？我又怎么可能真正幸福呢？”



“这可说不定，”我反驳她，其实自己也有点心虚，“也许你又会碰到某个能让你疯狂地爱上的男人。或许你会和约翰重逢。”

“那是当然，”她说了句反话，“你想安慰我才会那么说，再要找到他比中彩票还难。”

中彩票胜算的概率，我记得是：一千四百万分之一。

在《超越时空的回溯疗法》这本书中，我曾描述过爱丽儿与安东尼重逢的情形。

与灵魂伴侣经过预料之外的漫长分离之后，极有可能在未来重逢，因此，等待是值得的——即使这种等待长达好几百年。

我曾经诊治过一位名叫爱丽儿的患者，她是个生物学家，有一次到美国西南部度假时遇到一个澳大利亚人，名叫安东尼。他们都是感情成熟的人，也都有过婚姻经验，两人一见钟情，随即订婚。回到迈阿密后，爱丽儿建议安东尼找我做时空回溯的诊疗，目的只想看看他能不能拥有这种体验，也想看看“情形究竟如何”。他们两人都很好奇，想知道在安东尼过往生活的时空中爱丽儿有没有以任何形式出现过。

为安东尼催眠特别顺利，他很快就进入催眠状态。他回想起自己在北非的时候，大约处于汉尼拔时代，距今两千多年。安东尼的族人有着相当先进的文明。在北非的各种族中，他们的肤色显得特别白皙；他们精通冶金技术，与敌人交战时擅长利用油脂进行火攻。安东尼当时才二十多岁，正在参加一场已持续了四十多天的大战；敌军来自邻近的部

落，肤色较深，人数远超过守军。

安东尼的族人曾经收编部分外族士兵训练作战技巧，想不到养虎为患：一位受训者率领着十万大军，带着刀剑利斧，以绳索接驳，密密麻麻地渡河而来，向他们发动进攻。为了不让敌军上岸攻击，安东尼的族人把油脂倒进自己的河中，点火燃烧。

为了保护老弱妇孺，安东尼的族人把他们集中在几艘大船上，将船划到大湖中央。安东尼所深爱的未婚妻是位十七八岁的少女，她也在被保护的大船上。然而火焰突然失控，窜进湖中，烧毁了船只，大部分的妇孺都被烈火吞噬，包括安东尼深爱的未婚妻。

这个意外的悲剧摧垮了守军的士气，安东尼的族人马上溃不成军。在一番惨烈的肉搏战后，安东尼和少数几名武士才免于被屠戮的命运。最后，安东尼从一条秘密通道逃到神庙底下有如迷宫的密室里，里面藏着族人的金银财宝。

安东尼发现，密室中还藏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的国王。国王命令安东尼杀死他，一向忠诚的安东尼只好违心地服从命令。国王死了之后，安东尼独自一人躲在黑暗的密室里，设法将族人的历史刻在黄金叶片上，并把这些黄金叶片分别封在几个大瓮里，最终死于饥饿和失去未婚妻与族人的悲伤。

值得一提的是，安东尼那时的未婚妻就是此生的爱丽儿。这两位心心相印的爱侣，经历两千多年再度重逢，终于迎来了迟来许久的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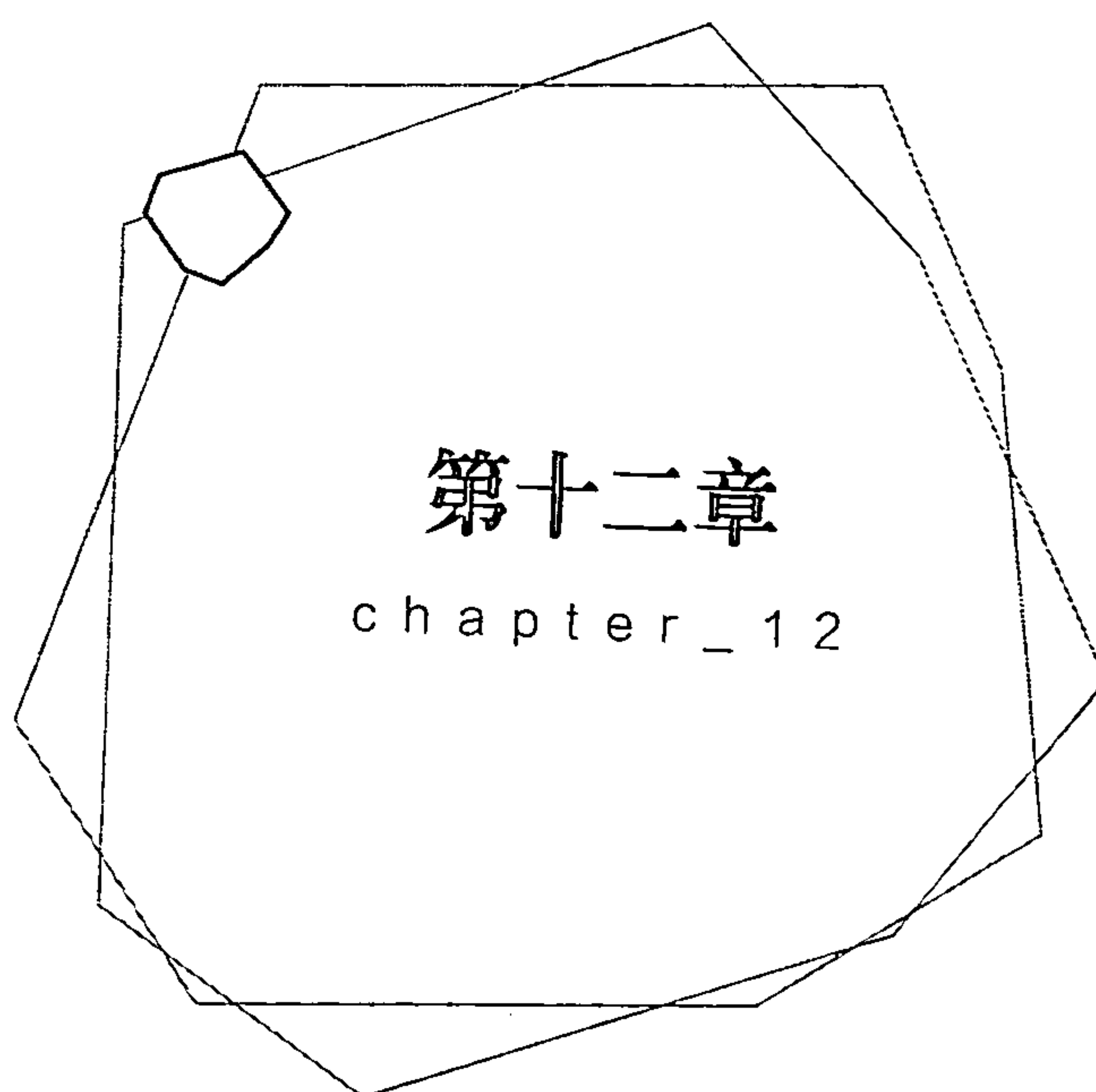
当安东尼走出了我的诊疗室时，其实也只不过与爱丽儿分开了一小时而已！可是当他们再度见面时，却感觉仿如两千多年没见过面似的。

目前爱丽儿和安东尼业已完婚。他们当初度假时偶尔邂逅，彼此一见倾心。这看似偶然的相遇，如今对他们来说有了更深一层的新意；而他们这种如胶似漆的关系，也因为发现这种天长地久的因缘巧合而更显珍贵。

安东尼与爱丽儿正计划到北非旅行，希望能寻找到过往姻缘发生的地点，同时也期望能发现更多当时的细节。他们知道，无论发现什么，也只是为他们找到彼此添加点奇遇而已。







我们会认出彼此吗？

也许来世我就不再是个国王，那样更好：我依然有一个积极奋斗的人生，然而，最重要的是，不会再碰到那么多忘恩负义的人。

——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1712—1786）

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

他现在汗流浹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虽然诊疗室的空调制冷效果奇佳，但他仍然满头满脸都是汗水，沿着脖颈直往下流，整件衬衫都湿透了。一两分钟前他还全身发抖，直打哆嗦，只有疟疾才会产生这种忽冷忽热的现象。弗朗西斯科孤身一人，与深爱的家人远隔重洋，得了这种可怕的疾病，眼看就要死了。这种死法不但非常痛苦，而且极其恐怖。

佩德罗这一次很快就进入了极度放松的催眠状态。他迅速地穿越，进入了另一个时空，马上开始流汗。我拿面巾纸替他擦脸上的汗，可这就像是妄想用手掌堵住决堤的洪水一样，根本无济于事。汗水仍然哗哗地往下流。我很担心这种生理上的不适会影响催眠的深度与强度。

“我是个男人……有着乌黑的头发和被阳光晒得黝黑的皮肤，”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我正在一艘巨大的木船上卸货……货物奇重无比……这里热得要命……我看到棕榈树，附近还有简陋的木质建

筑……我是水手……我们在新大陆。”

“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弗朗西斯科……我的名字叫弗朗西斯科。我是个水手。”他又复述了一遍。

我问的是那个地方的地名，他却误会我在问他那时叫什么名字。

“你晓得那个地方叫什么吗？”我又问了一次。

他停顿了一会儿，仍然满头大汗。“我不太清楚，”他答道，“……一个该死的港口……这里有黄金，”他接着说，“在丛林里……在深山的某个地方。我们会找到黄金……我可以留下自己找到的一小部分……这个该死的地方！”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问道，想知道更多的细节，“你知道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吗？”

“在海的另一边，”他耐心地回答，“在西班牙……我们是从那里来的。”他指的是那些在烈日之下，从船上卸货的水手同伴。

“你在西班牙有没有家人？”我询问他。

“我妻子和儿子都在那里……我很想念他们，不过他们都还不错……等他们收到我寄回去的黄金时，一定会喜出望外。我母亲和姐妹也都住在那里。这种日子真不好过……我好想念他们……”

我想对他的家庭多一些了解。

“我现在要引导你向前回溯，”我告诉弗朗西斯科，“回到你西班牙的家中，回到你们这一次远航到新大陆之前最后一次与家人相聚的时刻。我会亲拍你的额头，然后从‘三’倒数到‘一’，当我数到‘一’

时，你就会回到西班牙，与家人在一起。你会记得一切的事情。”

“三……二……一。回到那里去！”

佩德罗双眼紧闭，眼球在眼皮下移动，好像看到了些什么。

“我看到我的妻子和小儿子，我们正坐着吃饭……我看到木桌和椅子……我母亲也在那里。”他说道。

“仔细观察他们的面孔，凝视他们的眼睛，”我指示他，“有没有你目前所认识的人？”我很担心不同时空间的一再转换，会使佩德罗迷失方向，使他突然完全离开作为弗朗西斯科的那一时空。不过，他处理得非常好。

“我认出了我的儿子，他是我哥哥……哦，没错，他是胡安……多么美妙！”佩德罗在当和尚的那一时空，就曾找到他哥哥——那个方丈。虽然他们两人在过往的时空里并非恋人或夫妻，不过，胡安一定是佩德罗永恒不变的灵魂伴侣。两人灵魂之间的联结非常紧密。

他忽略了他的母亲，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那年轻的妻子身上。

“我们夫妻非常恩爱，”他表示，“……不过此生我还没有认出她来，我们俩情比金坚。”

他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回味四五百年前，在那与现在情况截然不同的西班牙，他与年轻妻子恩爱的点滴往事。

佩德罗有可能再尝到这种爱情的滋味吗？几百年后，弗朗西斯科的妻子会不会在这里重现呢？要是会的话，他们会重逢吗？

我把弗朗西斯科又带回了新大陆去寻找黄金。

“回到那个港口去，”我指示他，“回到你从船上卸货的那个地方，



前进到你当水手时的下一个重大事件。当我从‘三’倒数到‘一’，轻拍你前额的时候，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下一个重大事件。”

“三……二……一。回去！”

弗朗西斯科开始颤抖。

“我觉得好冷，”他埋怨道，“可是我知道等一下那地狱般的高烧又会回来！”不出他所料，一两分钟之后他又汗流浹背了。

“可恶！”他咒骂道，“这病会要了我的命……他们把我抛弃在这里，置之不理……他们知道我支撑不住……已经毫无指望了……我注定要死在这块荒凉贫瘠的土地上。他们信誓旦旦地说这里一定会有黄金宝藏，但我们根本找不到。”

“你熬过那场疾病了吗？”我轻轻地问道。

他沉默不语，我只好等待。“……我死于这种疾病。我没能活着离开这个丛林……那场高烧要了我的命，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了，他们一定会很伤心……我的儿子年纪还那么小。”佩德罗脸上的汗水掺杂了泪水，已无从分辨。他正在哀恸自己的早逝，远在异国他乡，死于这种任何水手都束手无策的怪病。

我催他离开弗朗西斯科的身体，他平静地浮出了那个身体，同时也远离了高烧与痛苦，告别了忧伤与苦难。他的脸看起来平静多了，显得很放松。我让他静静地休息。

我陷入深思，佩德罗在另一时空重生之后，为什么总是要经历这么多丧亡呢？为什么总是与他挚爱的人分离，充满那么多的忧伤，遭受那么多的痛苦呢？当他穿越时间千变万化虚无缥缈的迷雾之后，他会再找

到那些亲人吗？他能把他们全部都找回来吗？

佩德罗的生命传递与更新有好几种模式，不只是有丧亡！在这些生命的传递与更新当中，他记起自己在某一时空里是个西班牙人，可是到了另一时空又成了英国士兵——当他的部队去攻打对方的要塞时，又被西班牙人给杀死；他记得自己是男性，可是到了另一时空却成了女性；他曾经历过武士生涯，到了另一时空却变成诵经的僧侣；他曾经失去亲人，他也曾找到他们。

佩德罗在当僧侣那一时空里死了之后，他精神上的家人环绕在他的身旁，他回顾了在那里所学到的功课。

“……宽恕是如此重要……我们谴责别人做的那些事情，其实我们自己也都做过……我们应该宽恕他们。”

他好几个时空的人生际遇，正说明了他要传达的讯息。要彻底领悟，他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学习。我们也一样，我们改变宗教信仰、种族和国籍，历经富贵与贫穷、健康与疾病，遍尝不同的人生。

我们必须学会排除一切偏见与怨恨。那些不肯学习的人，只好像球类竞赛中为求公平交换场地一样，投胎成为他们的敌人。

在《泪洒天堂》那首歌中，克莱普顿很想知道，如果他在天堂遇到了因意外而不幸夭折的儿子，他还会不会认得他。

这是个困扰所有相信生命轮回的人的永恒之谜：到时候我们要怎样才能认出我们的挚爱？将来不管是在天堂或是重返人间，当我们再度相逢的时候，我们会认出他们吗？他们会认出我们吗？

我诊治过的一些患者好像偏偏就能认出来。在进行时空回溯时，他们望着灵魂伴侣的双眼，马上就认出来了。不管是在天堂或是在人间，他们都会感觉到一种振动或能量，与自己心爱之人完全相同。他们瞥见更深沉的人性，也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知觉，一种来自心灵的知觉。联结就此建立。

这种相认通常首先是由心灵之眼看到的，其中的微妙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面对曾经的挚爱，你不会犹疑或困惑。尽管过往的身体与当下的身体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生命本来的模样却不会改变。一旦认出其本来的模样，整个认知过程就完成了，毋庸置疑。

这种相认有时甚至在心灵之眼看到之前就已发生，这种类型的识别通常发生在幼童或婴儿身上。他们的言谈举止可能有些特别之处。当他们说出某个词或某句话时，挚爱他们的双亲或祖父母马上就会认出他们来。他们也可能与你所爱之人拥有一模一样的疤痕或胎记，也可能是他握住你的手，或是看你的方式跟曾经的某人一模一样。然后你就知道了！

在天堂里，每一个生命并没有胎记。克莱普顿的儿子会帮他吗？克莱普顿在歌中问道。他儿子会握住他的手吗？会扶他站起来吗？

在天堂里，肉身已不存在，每一个生命的认识也许是经由一种内在的知觉，一种对自己所爱之人的特殊能量、亮光或磁场振动的觉察而完成的。你心里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你会产生一种深刻的智慧与直觉，使你即刻就能完全认出他们来。他们甚至也可能借用上次与你同一时空里的身体来帮助你。你会看到他们在世时的模样，往往还更年轻、更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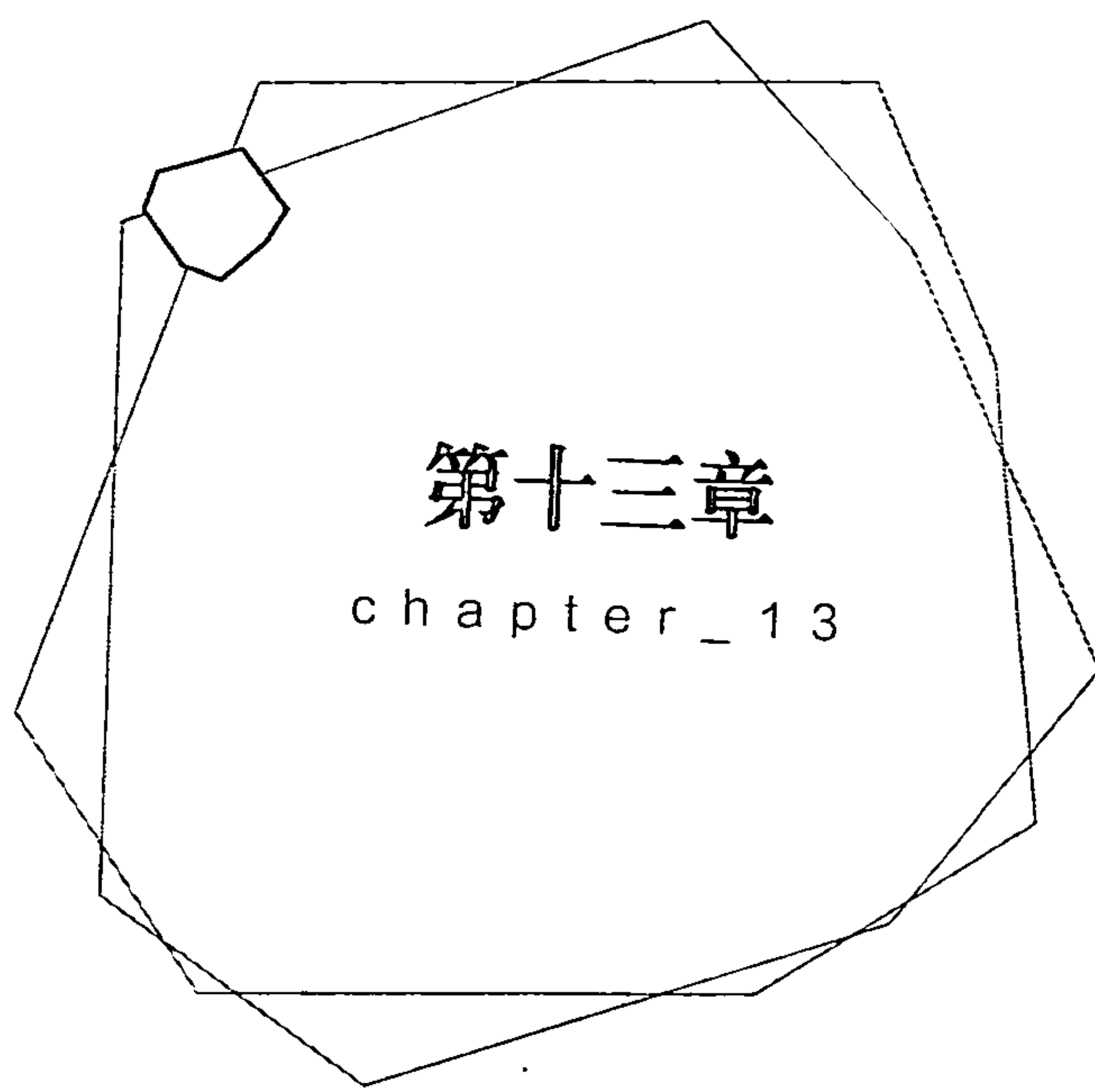
克莱普顿在《泪洒天堂》的最后写道：跨过天堂之门，他将找到安宁。

不管是否跨过天堂之门，记起过往相聚之门，或是未来引导你与你所爱之人重逢的门都没关系，你永远不会孤单。他们会知道你的名字，握住你的手，治愈你的心，带给你平静安宁。

我所诊治过的患者，在深度催眠状态时都曾再三地告诉我，死亡并不是一种意外，婴儿或幼童的死亡，将让我们学到重要的一课。对我们来说，他们是老师，教导我们什么事重要与人生的优先级，尤为重要的是，教导我们什么是爱。

最重要的一课，通常都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出现的。





# 第十三章

chapter\_13

在冥想花园里相遇

我们的诞生其实是入睡，是忘却。  
与躯体同来的魂魄，生命的星辰，  
原先在异域安歇，  
此时从远方来临；  
并未把前缘淡忘无遗，  
并非赤条条身无寸缕，  
我们披祥云，自上帝身边而来：  
那本是我们的家园；  
年幼时，天国的明辉在眼前闪耀！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英国桂冠诗人

尽管她已经成功地回忆了好几个过往时空，不过伊丽莎白仍然非常消沉难过。理智上，她已经开始接受生命的连续性和知觉意识会在后续的肉身重新出现的观念。在进行时空回溯的过程中，她已有过与灵魂伴侣重逢的经验。但是这些记忆一直都没有将她的母亲带到她面前，她无法搂着母亲和她说话，她深切地思念自己的母亲。

当伊丽莎白踏进了我的诊疗室准备接受今天的诊疗时，我决定尝试和以往不同的催眠方法，我曾用这种方法治疗过其他的患者，成效不一。

如同往常一样，我会引导她进入极度放松的深度催眠状态，然后再引导她冥想一个美丽的花园，让她走进去休息一下。当她休息的时候，我会提醒她有一个访客也来到了花园，伊丽莎白可以和这个访客做思想、声音、视觉、感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沟通。

过了这个阶段，往后的际遇就完全来自伊丽莎白的心灵，而非我的暗示了。

她的身体深陷在那熟悉的皮质躺椅里，很快就进入了宁静的催眠状态。我从“十”往“一”倒数，加深她的催眠程度。她想象自己正从一个螺旋形的楼梯沿阶而下，等她下到最后一个台阶时，她看到自己面前就是一个花园，她走进花园，找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我告诉她有别的访客也来到了花园里，然后，我们耐心地等待访客的来临。

没多久，她觉察到一道美妙的亮光朝她接近。在这寂静的诊疗室里，伊丽莎白开始轻轻地哭泣。

“你为什么哭？”我想问个明白。

“在亮光里……我看到了我的母亲，她看起来好年轻，好漂亮。”

“能够见到你真好！”她说道，现在她是直接对着母亲说话。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终于破涕为笑了。

“你可以和她交谈，可以和她叙旧，”我提醒伊丽莎白。在这个紧要时刻，为了不干扰她们母女的重逢，我就没再说话。伊丽莎白不是在重新回忆，也不是再度经历一些从前发生过的事情，新的际遇正在发生。

和母亲见面的过程特别生动感人，给她的心灵带来了无比的震撼，这股震撼心灵的强大力量使她对自己经历的真实性的深信不疑。帮助她治

疗心灵创伤的潜能终于出现了。

我们静静地坐了几分钟。其间，伊丽莎白偶尔发出几声叹息，眼泪断断续续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而她脸上却不时地露出微笑。最后，她终于开始说话了。

“现在她已经离开了，”伊丽莎白非常平静地说，“她非走不可，不过她还会回来的。”我们谈话的时候伊丽莎白全身还是很放松，两眼仍然闭得紧紧的。

“她有传达什么信息给你吗？”我问道。

“有，她告诉我许多事情。她要我相信自己，她说：‘相信你自己，你需要知道的，我已经统统都教给你了’。”

“她那样说是什么意思？”

“她是让我相信自己的感觉，不要总是受到别人的影响……尤其是男人。”她特别强调。

“母亲说正因为我不太相信自己，所以男人们才会利用我，而我也会让他们得逞。我让他们拥有了太多的权力，同时也剥夺了自己的权力，我必须赶紧改正。”

“‘我们都是相同的，’她还说，‘灵魂并没有性别之分，你跟宇宙间的任何其他灵魂都同样的美丽，拥有同样多的权力，别忘了这一点，也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外形所迷惑。’这就是她所说的话。”

“她还告诉你别的事情了吗？”

“有，还有别的。”她简单地回答，没有再加以说明。

“有哪些？”我追问道。



“说她非常爱我，”伊丽莎白轻柔地说道，“还说她很好，现在正在另外的时空帮助别的灵魂……她会为我一直留在那里……另外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要有耐心，要能忍耐。很快就会有事情发生，非常重要的事，而我必须相信自己。”

“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她轻轻地答道，“不过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一定会相信自己。”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决心说道。

坐在多纳休秀剧场后台的演员休息室里，我目睹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超乎现实的事情。在场的有珍妮·科克尔，一位来自英国，现年四十一岁的妇人；坐在旁边的是她的儿子桑尼，今年七十五岁；还有她的女儿菲莉斯，现在已经六十九岁了。这则故事远比布里代·墨菲那件轰动全球的轮回转世事件更有说服力。

当珍妮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在过往的时空里突然暴死，留下八个子女无依无靠，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儿。她清楚地记得 20 世纪初期自己在爱尔兰乡下生活时的一切细节，那时她叫玛丽。

珍妮的家人听她说得像煞有介事，也有点半信半疑，但却凑不出钱来调查。这个女孩说她几十年前在爱尔兰生活过，过着极贫困凄凉的日子。这则荒诞不经的故事是否属实一直无法考证。直到珍妮长大成人，她都不知道自己那些清晰生动的记忆到底是真是假。

后来，她终于有能力，可以长途跋涉去寻找答案。玛丽·萨顿，一位爱尔兰妇人，她在1932年生下第八个孩子之后并发症发作，不幸去世。珍妮找到了玛丽的五个子女。这些流离失所、散居各方的子女，证实了珍妮回忆中许多外人无从得知的生活细节。他们似乎深信这位珍妮其实就是玛丽——是他们“已经死去的”母亲。

而我就坐在多纳休秀后台的演员休息室里，目睹了他们的团聚。

我是在看了“本·凯西”系列电视剧后，观念才发生改变的。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的一档医疗文献剧。我的母亲不着痕迹地鼓励我看这个节目。刚开始看时，我的心理就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整个人的心态都发生了改变。受这个连续剧的影响，后来甚至决定选择催眠心理学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

“本·凯西”电视剧每一集的片头都会出现一个象征宇宙的画面，然后年轻医生本·凯西的指导老师，一位年纪很大的神经科医生，就会发出抑扬顿挫的吟诵声：“男人……女人……出生……死亡……无边……无量”，或是某些与此非常相似的片头。宇宙中蕴含着许多未解之谜。作为一个马上就上多纳休秀的时空回溯心理治疗专家，坐在剧场后台的演员休息室里，我将要得到那个一直困扰年轻的本·凯西以及绝大多数人的谜题的答案。

为什么我会是男人？为什么我会是女人？在我们生命传递与更新的过程中，我们一再改变性别、信仰和种族，就是为了从不同角度进行学习。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中求学。什么叫出生？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死去，那么，我们也就从来没有真正地出生过。我们的生命是不朽的、非凡的、

无法毁灭的。死亡不是结束，只是穿过一道门走到了另一个房间而已。我们会再次回到世间，来学习某些特别的教训，譬如爱心、宽恕、体谅、耐心、明理、非暴力……我们也要摒弃一些旧有的恶习，诸如恐惧、愤怒、贪婪、怨恨、傲慢、自大……然后我们才能毕业，离开这所学校。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的是时间学习，也有的是时间改正。我们的生命之根是不朽的、永恒的，我们每个人皆有自己的神性。

我一面看着珍妮，一面看着年龄比她还大的子女，有了更多的领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所有伟大的宗教中，这种因果报应的观念，几乎都大同小异地被记载下来，这是古老的智慧。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对他人、对社群、对这个星球负责。

想关怀和保护子女，受这种责任心的驱使，珍妮再次被这股力量拉回到子女的身旁。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我们关爱之人，我们会一再地回到人间，不断地重逢。想要重聚的这份爱所产生的能量，真是大得惊人！







## 第十四章

chapter\_14

祭司的过往

我的教条是：活下去！这样你才会想再活一次——这是你的责任——因为无论如何你都会再活一次！

——尼采（*Nietzsche*, 1844—1900）

德国哲学家

在催眠过程中，有许多心理上的桥梁或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患者记起过往的情形，其中的一道桥梁就是一扇门。通常，我会让患者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并让他们走进一扇他们自己选的门，一扇通往过往时空的门。

“想象你自己站在一条美丽的走廊或通道上，走廊或通道的两旁以及尽头都有宏伟壮观的大门。这些是通往你过去，甚至前世的门廊。它们会引导你进行精神体验。当我从‘五’倒数到‘一’的时候，其中的一扇门——一扇通往你过去的门——会自动打开，这扇门会牵引你，吸引你朝门里走去。

“‘五’，这扇门正在打开。这扇门会帮助你了解，为什么在这一世里你追求快乐幸福时，会碰到那些挫折与障碍。朝门走过去。

“‘四’，你已经站在门口。你看到门的另一边有一道美妙的亮光，踏进门内走入亮光。

“‘三’，沿着亮光前进，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空间。

“不用担心这到底是想象、幻想，还是真实的记忆，或是象征或隐喻，或是以上这几种情形兼而有之，重要的是去体验，去感受突然跃入你心灵的到底是什么。尽量不要思考、判断或批评，只要去体验就好，不管什么进入了你的知觉意识都行。事后你可以慢慢加以分析。

“‘二’，就快到达了，就快穿过亮光了。当我说‘一’的时候，就到了，就可以和亮光那边的人物或景象接触了。现在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等待‘一’这个声音上。

“‘一’！已经到了。察看你的双脚，看你穿的是什么鞋子；察看你的衣服、皮肤和双手，看它们是否和以前一样或已有不同。注意一切细节。”

门只是通往过往时空的桥梁之一，所有桥梁都通往同一个地方，通往与被催眠者当下时空有重大关系的过往时空或是某种对现在这一时空很重要的灵性经验。经由电梯通往过去；或是经由一条道路或小径，甚至一座桥梁穿越时间的迷雾；又或是涉过某条溪流、小河到达对岸，抵达过去；也可以是一部时光机器，由患者操纵方向盘……以上只是形形色色通往过去的几条通道而已。

对佩德罗，我使用的是门廊。当他走出了亮光，准备察看双脚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正凝视着一个巨大的神像石雕面具。

“他有一个长长的鼻子，尖利的牙齿。嘴……嘴唇显得很怪异，又大又宽。凹陷的双眼又圆又大，分得很开，看起来很凶恶……这个神可

能很残酷。”

“你怎么知道他是神？”

“他权力很大。”

“那边有很多神吗？或者他是唯一的神？”

“这里有很多神，不过他的权力很大……他掌管雨水。没有雨水农作物就无法成长。”佩德罗简洁地解释。

“你也在那里吗？你能找得到你自己吗？”我催促他。

“我也在这里。我的身份有点类似祭司。我善观天象，对日月星辰都有研究，我帮忙制定历法。”

“你在什么地方研究星象？”

“在一个石头砌成的建筑物里，里面有回旋的楼梯和好几个小窗口，我们就从那些窗口向外观测。方法相当复杂，不过我精通此道。他们依赖我的测量技术……我知道日食、月食什么时候会发生。”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相当先进的文明。”我评论道。

“只有天文与建筑方面比较先进，其他方面都相当落后与迷信，”他澄清说，“别的祭司和他们的信徒只对权力感兴趣。他们利用迷信和恐惧来蛊惑人民，以维护他们的权力。控制着军队的贵族也帮他们撑腰。他们结成联盟，权力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

佩德罗所记起的那一时空，距现在可能非常久远，文化也可能非常古老，不过取得权力、维护权力的操控术，与政治上的合纵连横却历久弥新。人类的野心似乎从未改变。

“他们如何利用迷信来蛊惑人民？”



“他们将一些自然现象归咎于神明，怪人民触怒或没取悦神明……因此，人民要为自然灾害，譬如水灾、旱灾、地震或火山爆发等负责。这些事既不该怪责人民，也不该归咎于神明……这些只是自然灾害，并非神明在发怒。可是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依然无知恐惧……害怕这些自然灾害，以为他们应对此负责。”佩德罗停了两三分钟，又说了起来。

“将我们的问题与灾害推到神明身上是错误的。这么一来，祭司和贵族就拥有了过多的权力……我们对这些自然现象了解得比人民多，通常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明白这种周期性的循环，知道日食或月食都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可以计算出来，事先预测，而不是神明愤怒或惩罚的结果……不过，他们就是这样告诉人民的。”佩德罗说话的速度变得非常快，一些词语和概念都脱口而出，极为流畅。

“祭司们坚称他们才可以通神。他们告诉人民，只有他们才能明白神明的旨意，知道神明想要什么……我知道他们在说谎……因为我自己也是祭司。”说完，他静默不语，思考片刻。

“继续说下去！”我建议他。

“祭司们挖空思想出了一套非常残忍的祭祀制度来取悦神明。”他低声说道，“甚至拿人来当牺牲品。”

“拿人？”我随声应答。

“没错，”他说得很小声，“只要能给人民带来极大的恐惧就够了，所以他们也没必要经常这么做。有溺毙、杀戮等献祭仪式……好像神明渴求人血一样，真是岂有此理！”佩德罗越说越气，音量也提高了，“他

他们用恐怖的仪式来操纵人民。他们甚至还选定哪一个人应该被牺牲。他们的权力简直跟神明不相上下，掌握着生杀大权。”

“你需要参加这种祭祀仪式吗？”我很谨慎地问他。

“不必，”他答道，“我才不信他们那一套。他们对我也不放心，只要我负责观察与测量计算，”接着，他又说道，“甚至连那些神明的存在，我都不相信。”他以极机密的口吻低声说。

“你不相信？”

“当然不信。神明怎么会跟人们一样心胸狭窄、愚蠢无知呢？我观察上天，发现日月星辰的运作那么美好，那么和谐……上天既然如此聪明和智慧，怎么可能又那么狭隘和无知呢？没这个道理。我们不过是将自己的美好品质赋予那些所谓的神明，同时也将恐惧、愤怒、妒忌、怨恨……这些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恶劣品质投向那些神明。我相信真神一定早已超脱了人的七情六欲。我相信真正的神绝对不需要我们那种祭典和牺牲。”

看来佩德罗在这一时空里知识渊博，极为睿智。他谈吐从容，连一些被列为禁忌的问题，也侃侃而谈，毫不避讳。他看起来似乎并不怎么疲倦，所以我决定要他继续回溯。

“你作为祭司，后来有没有变得更有影响力？”

“没有，”他答道，“就算我有权力，我也不会那样操纵人民。我会教育人民，让他们去学习对自己有用的事情。我会禁止用动物或人进行祭祀。”

“但是这么做，贵族与祭司可能会失去权力，”我试探性地反问，

“万一人民不听你的，你该怎么办？”

“他们不会。”他解释，“真正的权力来自知识。真正的智慧是以仁爱和仁慈之心来运用知识。人民虽然无知，但这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并不愚蠢。”

这位祭司正向我传授政治道德，我觉得他说得非常诚恳，很有道理。

“继续说下去！”一阵短暂的沉默后，我说道。

“没有了，”佩德罗答道，“我已经离开了那个身体，现在正在休息。”

我大吃一惊。我并没有要求他离开那个身体，我们还没有见到死亡的情景，在整个过程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外事件，会使他不由自主地离开自己的身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想起了他进入这一时空的情形特别与众不同，一下子就看到了奇大无比的石雕雨神面具。

或许继续研究这个时空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了，而佩德罗那更高层次的灵魂早就知道结果一定如此，所以就离开了。

要是佩德罗当统治者的话，他一定非常贤明。

伽利略因为坚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坚称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而被教会视为“异端”，遭到迫害。这一罪名直到1992年11月才被洗清。这项洗清伽利略罪名的调查工作始于1980年，经过了十二年零六个月才调查完毕。1633年宗教裁判所指控的罪名，三百五十九年之后才被洗清。相当遗憾的是，封闭的心灵往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开放。

所有学术机构的思想似乎也都非常封闭。个人要是对自己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的一些观念信仰一直深信不疑，同样也会封闭心灵。如果心灵

一直被未经查证的旧有观点所蒙蔽，被未加分辨真伪的旧有论调所蒙蔽，我们怎么能够吸收接纳新观察和新知识呢？

几年前，在一次深度催眠状态下，凯瑟琳告诉我，“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通过学习，我们逐步接近神明。我们知道的是这么少……我们借由知识接近神明，之后才可以休息，然后回来教导别人，帮助别人。”

知识只会流入那些开放的心灵。





第十五章

chapter\_15

我明白一切都会圆满

我知道我是不会死的，无疑，我已死过千百次。你们所谓的死亡，  
我一笑置之，因为我知道时间是广袤无垠的。

——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

美国诗人

梦有许多功能，它们可以处理和整合白天发生的事情。它们经常以象征或暗喻的方式提供线索，露出一点头脑，来帮助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难题——感情问题、恐惧、工作与情绪，还有疾病等。做梦可以帮助我们达成所愿，即使事实上实现不了，但至少可以达成某种形式的愿望满足。它们也会促使我们回顾往事，并加以检讨，提醒我们拿它们和现在发生的事情作比较。它们还会掩饰焦虑等刺激，从而保护我们的睡眠。

此外，做梦还有更深层次的功能。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寻回被压抑或遗忘的记忆，无论是童年、婴儿或胎儿时期的际遇，还是过往时空发生的事情。过往时空的片段可能经常会在梦中出现，甚至会梦到自己出生前好几年或好几百年前的一些景象。尽管这些用科学难以解释。

有些梦还有通灵或预测功能。它们通常都能预测未来，但不见得都

非常准确，因为未来犹如一种可能性与必然性合二为一的系统，而人们精确解读自己梦境的能力也千差万别。这些通灵的或具有预测功能的梦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屡有发生，尽管如此，当许多人发现梦境竟然变成现实时，还是不免惊骇万分。

在另一种通灵的梦中，做梦的人能够与另外一个人做远距离的沟通联系。那个人也许还活在世间，只是离得很远；也可能已经死去。你可能与至亲好友在梦中联系，同样也有可能与类似天使的一位老师或引导者沟通联系。这些梦里所传递的信息通常都很感人且极为重要。

“旅游”的梦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梦里，做梦的人会到他们本人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游历。他们看到的许多细节，之后可能得到证实。不管过了几个月，还是过了几年，这个人到那个地方进行实地探查时，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就会涌上心头。

有时，这位梦中的旅游者会到一个似乎并不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地方去游览，这种梦就完全不是单纯的夜间想象了。这种情形的发生，可能是由于人在做梦的时候，平常的自我与认知屏障已经完全松懈下来，因而产生不可思议的灵魂体验。从这种旅游形态的梦境中所得的知识与智慧，可能使做梦者的人生完全改观。

那一天黎明将来之际，伊丽莎白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梦。

还没到约定的时间，伊丽莎白就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医院，想要告诉我她前一天夜晚所做的梦。她看起来完全不像以前那么忧郁，整个人神采飞扬，非常愉快。她告诉我，同事们都说她最近气色好多了，容光焕发，

更有耐心，甚至比她母亲去世之前的那个伊丽莎白更和颜悦色。

“这次做的梦跟以往的大不相同，”她特别强调，“这个梦既生动又逼真。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你知道的，我做完梦通常很快就会忘掉大半。”

我曾经让伊丽莎白一醒来就赶紧将所做的梦写下来。我让她在床头摆放一本专门记载梦境的日记本，醒来之后就开始回想自己的梦境，把重点约略记一下，否则很快就会遗忘。

伊丽莎白对于这种记录工作一向都不太认真，等她来到我的诊疗室接受治疗时，自己做过的梦就算不是全忘了，记得的也所剩无几了。

这个梦迥然不同，历历在目，所有的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起初，我走进了一个大房间，里面没有窗户，也找不到一盏灯。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所有的墙壁都闪闪发光，照得满室通明。”

“墙壁热不热？”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应该不热，它只发出亮光而没有散发热量。不过，我并没有去摸那些墙壁。”

“你在这个房间里还注意到什么了吗？”

“我觉得它大概是某种图书馆，可是我却看不到任何书架或书籍。在房间角落里有一尊斯芬克司的雕像，在雕像的两旁各有一张古老的椅子，都是年代久远的老古董，不是现代制造的，有点像是石头或大理石雕成的王座。”她静了一会儿，眼睛上下打量，仿佛她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两张古代的椅子。

“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一尊斯芬克司像吗？”我问她。



“我也不知道。也许这个图书馆会帮助我们了解其中的秘密。我还记得斯芬克司所出的谜题：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白天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答案是人。在地上爬的婴儿长大成人，到了老年就需要拿拐杖走路。斯芬克司像在这里出现或许跟这个谜题有关，或者跟其他的谜题都有关联。”

“有可能。”我不置可否地答道，不过，心里却想到了俄狄浦斯<sup>①</sup>以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谜题时的情形。

“不过，可能还有其他含义也说不定，”我补充道，“举例来说，狮身人面的斯芬克司像或许只是提供了一条线索，以帮助我们猜出这个图书馆的性质、构造或建筑物的地点呢。”梦中的心灵可能极其复杂，无从捉摸。

“我刚进来没多久，还找不到答案。”她答道。

“房间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有，”她马上回答，“旁边还有一个人，穿着白色的长袍。我想他大概就是图书管理员，他决定谁可以进入这个房间、谁不能进来，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允许我进来。”

“可是，这是什么样的图书馆，怎么会没有书籍？”我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

“怪就怪在这儿，”她开始解释，“我只要把双手伸出去，手掌向上，不管我要什么书，它就开始在我手中成形！根本不用花什么时间；它好

---

①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拉伊俄斯之子，为命运所捉弄而杀父娶母，心理学中的恋母情结即由此而来。一生际遇与猜出斯芬克司的谜题密切相关。

像直接从墙壁里面跑出来似的，到了我的手里则已经凝固成形了。”

“你收到的是什么样的书籍？”

“我记得不太清楚。一本有关我的书，关于我前世今生的书。我不敢打开来看。”

“你怕什么？”

“我不知道，情况不妙，我想里面写的事情会让我觉得难为情。”

“那图书管理员会帮你忙吗？”

“不见得。他看到我尴尬的样子不禁笑出声来。接着他说，‘玫瑰会对自己身上的刺感到不好意思吗？’说完他又笑了几声。”

“后来怎么样？”

“他带我走出了图书馆。不过，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明白他话里的寓意，到那时我就会再回到这个图书馆，打开那本有关我自己的书来看。”她静下来沉思。

“这个梦到这里就结束了吗？”我又问道。

“还没，离开了那个图书馆，我走到另一间教室去上课。里面有十几二十个学生。一位年轻人看起来很面熟，很像我哥哥查理……但他并不是。”她又说，查理是她那位当下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哥哥。

“你上的是什么课？”

“我不知道。”

“还梦到什么了吗？”

“……有。”她犹豫了一下，才支支吾吾地回答。我想知道，在她已经了解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梦境之后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来了一位老师，”她腼腆地细声说道，“他有一双感情丰富的棕色眼睛，这双眼睛有时候会变成迷人的紫色，接着又恢复棕色。他身材高大，只穿着一件白袍，光着双脚……他走到我身旁深深地凝视着我的双眼。”

“接下来又如何？”

“我感受到一股炽热的爱。我明白一切都会圆满，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某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这个计划非常完美。”

“他这样告诉你了吗？”

“没有，没这个必要。事实上，他一句话也没说，可是我确实就有这种感觉，仿佛这些都出自他的口中。我可以感觉到一切。我知道一切。我知道自己从此不再惧怕……接着他就离开了。”

“接下来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轻飘飘的，好像飘浮在云端。觉得自己被人深深地爱着，非常平安……之后我就醒了。”

“你现在觉得如何？”

“我觉得还不错，但是这种感觉正一点一点地消失。我还能记得梦里的一切，但是那种温馨和幸福的感觉已经渐渐转弱了。看来谁也帮不上忙了！”她说。

原本才稍微平静的生活，再一次发生了超越现实的际遇。

一位女士看过我写的第一本时空回溯心理疗法书之后，写信向我致谢。她说那本书里提供的一些资料使她更加了解，同时也更愿意接受她

曾经做过的两个梦，那两个梦发生的时间跨度超过二十年。

恰逢安德鲁飓风来袭，横扫我的诊疗室，她的来信再也找不到了，不过信的内容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在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将来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儿子，名叫大卫。她长大以后，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可是一直没生儿子。到了三十四五岁，她心里越来越着急：大卫到底在什么地方？

后来她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梦，梦中，一位天使来到了她的身旁，对她说：“你会拥有你的儿子，不过他只能活十九年零六个月。这样你能接受吗？”这位妇女同意了。

过了没几个月，她怀孕了，不久果然生下了大卫。他确实是个非常特别的孩子，仁慈、善良又有爱心，她真想叫他“可爱的小老头”。

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做的梦以及和天使约定这件事说给大卫听。结果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十九年零六个月，大卫得了一种罕见的脑瘤，真的死了。她内心深处充满了罪恶感，悲伤、痛苦、心灰意冷，非常后悔自己当初答应天使所说的条件。自己是不是多少该为大卫之死负点儿责呢？

大卫死后一个月，她又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梦，在梦里，那位天使又出现了。这一次大卫跟天使在一起，大卫对她说：“不要这么悲伤，我很爱你。是我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我。”

她才恍然大悟。





我们“原本就是”  
这般模样

事实再次强有力地证明，人类在出生之前就知道很多事情。当他们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能迅速地把握无数的事实，似乎他们不是第一次接触了解，只是在唤醒记忆而已……

——西塞罗（Cicero）

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及哲学家

我还没弄清楚状况，佩德罗已经走进了一道门，到了另一个时空。从他双眼的动作可以看出，他正在观察某种东西。

“你可以开始说话，”我告诉他，“同时在深度催眠状态中继续观察和体验。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我自己，”佩德罗答道，“我正躺在田野上，夜晚的空气清新凉爽……我看到许多星星。”

“你一个人在那里吗？”

“是的。旁边没有人。”

“你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问道。我想多知道一些细节，以便推断他这个时空所处的时代及他所在的地方。

“我是我自己……十二三岁……头发短短的。”他又说。

“你是你自己？”我问道，一直都没发现佩德罗现在只是回到了童年时代，而不是另一个时空。

“是的。”他简单地答道，“回到了我还是小男孩时候的墨西哥。”

我这才听懂他所说的意思，赶紧调整自己来适应这个突兀的转变，我很奇怪有那么宽广的活动范围，那么多的时空可以选择的时候，他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段特殊记忆，原因何在？

“你现在觉得怎样？”

“我非常高兴。跟夜晚的天空有关的一些事物是那么的平静，天上的星星看起来是如此的熟悉友善……我喜欢辨别天上的星座，看它们随着季节的转变，极有规律地在空中运行。”

“学校教过你们如何识别这些星星吗？”

“没有真正教过，只教过一点点。不过我自己阅读了许多相关的书籍，主要是我喜欢观察星星。”

“你家里还有谁喜欢观察星星？”

“没有，”他答道，“只有我自己。”

我不着痕迹地调整角度，把谈话的方向转向他更高的自我以及更广阔的视野，想办法来了解他这一次记忆的重要性。我现在已经不是在和只有十二岁的佩德罗说话了。

“这次有关夜空的记忆为何如此重要？”我问道，“为什么你会特别选择这段记忆？”

静静地过了几分钟，他的脸在午后淡淡的阳光下渐渐地放松了。

“星星对我来说是一种上天的恩赐，”他开始轻轻地诉说，“它们

是一种安慰和鼓舞，是我曾经听过的乐章，使我心旷神怡，使我记起了许多原本已遗忘的事……”

“不仅如此，”他继续往下说，越说越玄，越难以理解，“它们还引导我走向命定的道路……缓慢但确定无疑……我必须要有耐心，不能节外生枝加以干扰，行程已经排定了……”他又再度平静下来。

在让他休息的当儿，我脑海里不知不觉地有了一个想法。夜空的存在比人类早了亿万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都曾听过这首古老的乐章吗？我们的命运不也都曾受到过它的引导吗？接着，我又有了另外一个想法，字句非常清楚，但是真正的含义我却不得而知。那就是，我同样也要有耐心，不能节外生枝，干扰佩德罗的命运。

这个想法像个指令似的来到我的脑海里，后来竟然应验了。

我以往许多关于生命与死亡的传统信念，甚至一成不变的心理疗法，一再受到类似伊丽莎白与佩德罗这种患者的挑战，常人难以理解，更难以相信。这段时间，我每天总要花点时间反思或冥想，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中，思想、意象与观念往往不期而至。

有一天，一个紧要的信息突然涌入我心头。我觉得自己应该为那些长期来医院接受诊疗的慢性病患者诊治得更细致些，把病情了解得更为透彻才好，况且这种清晰的洞察力对我自己的学习也极有助益。

最近这几年，许多找我进行时空回溯，或学习图式拟想技术以及心理咨询的患者，诊疗的情形都相当理想。可是其他患者在我写《前世今生》这本书之前就接受过我的深度催眠诊疗了，他们的情况又如何呢？为什



么我现在能把他们的病情看得更清楚呢？我对自己又有哪些了解呢？

结果我发现，自己应该检讨的地方实在不少。对许多长期来此看病的患者来说，我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一位良师，反而成为象征权威的法袍与权杖。许多患者变得非常依赖我，而我并没有鼓励他们自立自强，反倒接受了这个传统古老的权威角色。

我自己也变得非常依赖他们，他们一再地付出诊疗费，奉承我，让我觉得自己是他们不可或缺的救星。因此，更增强了我们社会上把医生当成半神来崇拜的陈规陋习，是时候面对膨胀的自我了。

我逐一正视自己的恐惧。首先是安全感。金钱无所谓好坏，它有时候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我需要更多的信心。为了践行自己认为正确的行为，我必须承担风险，必须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我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审视哪些事物是我人生当中真正重要的，哪些是不太重要的。当我记起并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后，原本对金钱与安全的若干顾忌，立刻如拨云见日般消弭无踪，这时的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

我再检视自己希望被人重视，认为自己不可或缺的心态，发现它其实是自我的另一种幻觉。既然大家都是具有崇高灵魂的形体，那么在我们的外表之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同等重要。

我那种想被人重视、受人爱戴的需求，唯有在精神层面上，从我内心深处，通过内在的神性才能达成。我的家人顶多只能帮我到某个程度而已，我所诊治的患者当然更没办法帮我这个忙。我可以教导他们，他们也可以教导我。短期内，我们可以互帮互助，但是我们永远无法满足

彼此最深层次的需求。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需求。

心理医生是训练有素的老师与治疗师，绝不是什么半神。他们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受过专业培训而已，跟社会上其他的人彼此同舟共济，不分轩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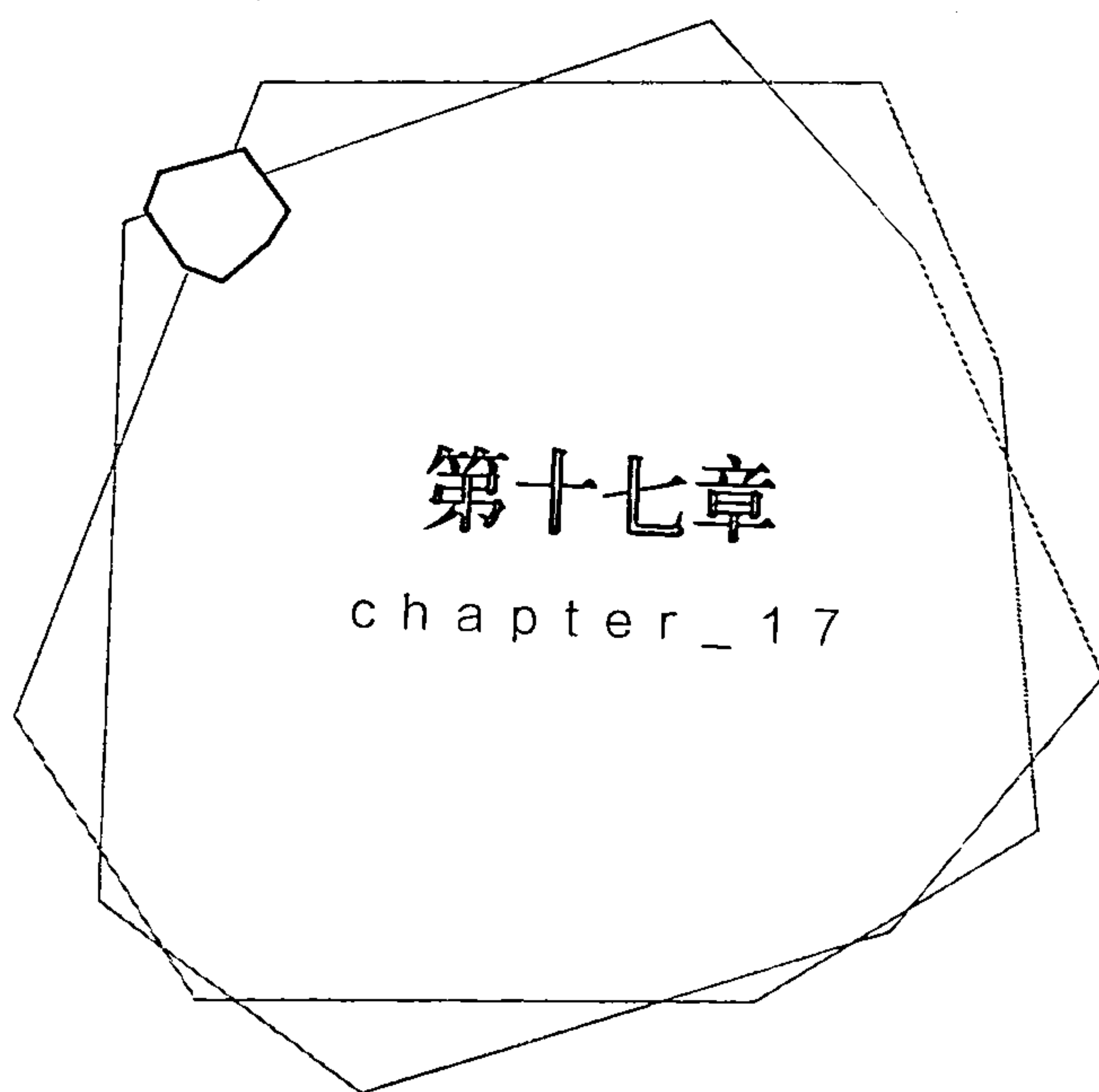
人们经常躲藏在他们的职业标签或表象（医生、律师、参议员等）之后，在我们二三十岁之后这些头衔往往才会创建好。我们必须牢记自己在还没获得这些标签时纯真的模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变成有爱心的、富有神性的人，慈悲、善良、爱好和平，充满安详与喜悦。因为我们“原本就是”这般模样。我们只不过是遗忘了原有的崇高天性，是我们的自大、自尊或自我阻碍了我们恢复记忆。

我们视野模糊，目光如豆。我们价值观扭曲，主次颠倒。

许多精神科医师一再跟我埋怨，觉得他们仿如被患者套牢，难以脱身，他们已经失去了助人的喜悦。

我总是提醒他们，别忘了自己也是具有崇高灵魂的人。他们也同样缺乏安全感，被自我所困；他们也需要鼓起勇气，冒险一试，跃入健康与喜悦。



## 第十七章

chapter\_17

灵魂大树上最近的  
两片树叶

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到了此地，我不觉得我们曾经见过面，也毫无似曾相识之感。我不认为你是我1206年在海边骑马时所遇到的那个紫衣人，或是在边境与我并肩作战的伙伴，又或是一百年前在加勒廷地区某个山间小镇里与我一同躺在如茵草地上的那个人。不过，从你华丽的装扮、从容自在的模样，以及在富丽堂皇的餐厅里跟侍者讲话时嘴部的动作，我就知道，你一定是来自豪门巨第或主教的堂座，那种优雅气派的地方。

——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 1939—）

当代作家，著有《廊桥遗梦》等小说

当我从“十”倒数到“一”的时候，伊丽莎白已经进入了深度催眠状态。她的双眼在眼皮底下不停地移动，她的身体柔软无力，呼吸平缓下来，轻松而有节奏。她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即将开始时间旅行。

这一次我用深山里一条风景优美的小溪作为时空的入口，慢慢地，将她带到了过往。她涉过小溪进入了一道美妙的亮光。穿过那道亮光，她出现在另外一个时空，到了古代。

“我穿着薄底的凉鞋，”在我指示她注意自己的双脚后，她说道，“脚踝的上头有条带子。我穿着一套长短错落、很有层次感的白色长裙，上



面有一层类似面纱的布料一直盖到脚踝部位，两只袖子非常宽，垂到手肘上。我手臂上三个不同的部位都戴着金手镯。”她仔细地观察自己全身的每一个细节。

“我留着一头深褐色的长发……我的双眼也是褐色的……皮肤浅褐色。”

“你是一个女孩？”我猜测。

“是的。”

“你大约几岁？”

“大概是十四岁。”

“你正在做什么？住在哪里？”她还来不及回答，我就迫不及待地连问了两个问题。

“在寺庙的庭院里，”她答道，“我正在受训，准备将来当一个治疗者，充当祭司们的助手。”

“这个地方在哪里？”我问道。

“很久以前的……埃及。”

“你知道你所处的年代吗？”

“不知道。”她答道，“我看不出来……不过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了……非常古老。”

我又回到她这个古代的回忆与际遇里。

“你怎么会刚好要接受这个训练，准备将来当一个治疗者，和祭司们一起工作呢？”

“我跟其他人一样，都是被祭司们选中的。他们是根据我们的天分

与才能来挑选的……在我们年纪还很小的时候，祭司们就知道了。”

我想对这种挑选的过程知道得更多一点。

“这些祭司怎么会知道你们的才能呢？他们到学校里观察过你们，还是向你们的父母打听过你们？”

“哦，才不是，”她赶紧更正我，“他们凭直觉就可以知道，他们有很高的智慧。他们知道谁有数字方面的天分，将来可以当工程师、会计人员或司库；也知道谁能胜任抄写与写作。他们明白谁有军事方面的潜能，将来可以带兵作战；也知道谁会成为最好的管理者，将来可以做行政长官和公务人员。他们也知道哪些人有治疗与直觉能力，这些人会被训练成为治疗者、顾问甚至祭司。”

“这么说，祭司们决定你们该受什么样的职业训练喽？”

“没错，”她表示同意，“在这些孩子年纪还很小的时候，祭司们就推测他们的才能与潜力，当时就决定了他们要接受哪方面的训练……他们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种训练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吗？”

“哦，不可以，”她马上反驳，“只有贵族与法老的亲戚可以接受训练。”

“那么，你一定与法老有亲戚关系了？”

“是的，不过我们是个非常大的家族，即使是遥远的表亲也都被认为是家族的成员。”

“倘若碰到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人，而他与法老并没有亲戚关系，那该怎么办？”我的好奇心使我一直围绕着这种家庭选择制度追根究底。

“他们可以接受某些训练，”她耐心地解释，“不过他们顶多只能进展到……当王室远亲这些领导者的助理。”

“你是法老的近亲吗？”

“只是表亲……不太近。”

“够近的了！”我补上一句。

“是的。”她只好承认。

那天下午一个患者临时取消了预约，所以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继续为伊丽莎白进行时空回溯诊疗，因此时间也比较充裕，不必像往常那么仓促。

“你有什么家人跟你一同受训吗？”

“有，我哥哥。我们两人非常亲近。他比我大两岁，同样也被挑选来受训，准备将来成为一位治疗者与祭司。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的父母住的地方离这儿有一段距离，所以有哥哥在身旁真好……我现在看到他了。”

我又冒着可能分散她注意力的风险，寻求线索以便了解伊丽莎白的来往关系。

“仔细地观察他的脸，凝视他的双眼，看看他是不是你现在认识的某个人？”

她仿佛非常认真地凝视着他的面孔。“不是，”她伤心地说道，“我认不出来。”

我本来有点期望她能认出她热爱的母亲，或者她的哥哥或父亲也说不定。可是再怎么看都不像，她并没有认出来。

“继续前进，到你作为埃及女孩这一时空里的下一个重大事件，你会记起一切事情。”她及时地前进。

“现在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和哥哥都有很大的进步。他穿着一件金白相间的短裙，只遮到膝盖……他长得非常英俊。”她特别提到这一点。

“你在哪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我询问她，将她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训练上。

“我们掌握了更多的技能，我们正在练习使用一种特殊的治疗针管，一旦掌握的话，将大大加快人体组织与肢体的复原。”她停了两三分钟，研究那些针管。

“针管里会流出一种液体能量……这种能量集中于要复原的那个点……使你肢体复原、组织再生，不管是已经死亡的还是即将死去的组织都可以治愈。”

我惊讶极了，即使现代最先进的医学也不可能有此功效。虽然自然界中的蝾螈或蜥蜴等动物，它们的四肢或尾巴断掉以后，都能重新生长出来。最新的关于脊髓创伤方面的研究，也才开始对受控神经的复原与再生展开研究，而那个时代的伊丽莎白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用治疗针管来促进人体组织与四肢的再生与复原了。

她除了用“能量”这个词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那种治疗管的工作原理。伊丽莎白找不出合适的词汇，也没有找到概念来理解和解释那种机理。

她又说了一遍，而我也渐渐明白了她对此不甚了解的原因。



“最起码，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很年轻，又是女孩，我拿过这些针管，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它们如何发挥功能，如何让机体复原……我哥哥见过，他们允许他看。等他岁数再大一点，他们就会把这种康复知识传授给他。我的训练在到达那种层次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我是女孩，所以不能进展到那个层次。”她详加解释。

“他们允许他学习那种康复知识，而不准你学习？”我问道。

“没错，”她无奈地答道，“他被允许获得更高深的秘诀，而我就不能。”

她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我并没有妒忌他。这是一种风俗习惯……其实我治病的能力比许多男人强多了……”

她的话音越来越小。

“他会想办法把秘诀告诉我……他向我承诺过，他会教我如何使用那些针管。他已经向我解释了很多事情……他还偷偷地告诉我，他们现在正在设法使刚死不久的人复活！”

“已经死了的人？”我怕自己听错了，赶紧又问。

“是的，不过要很迅速地处理才行。”她补充说明。

“他们采用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他们使用很多针管，还要吟诵什么东西。而且尸体必须按某种方式摆放，还有很多讲究，不过我都不知道……等我哥哥学会了，自然会告诉我。”她结束了这段解释。

我经过逻辑训练的心智马上得出一个假设，也许她所说的这些刚死不久却又复活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死去，他们只是接近死亡而已，跟

其他有过濒死体验的患者所出现的情形一样。不管怎么说，在那么古老的年代，他们没有监控仪器，因此也没有办法准确地说出脑部活动已经停止——而脑死亡才符合我们现代医学对死亡的界定。

我的直觉却又告诉我，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其他的说法解释也可能存在，那种解释超乎我们的想象，超过我们目前的理解力。

伊丽莎白仍然沉默不语，我只好继续发问。

“你们还采用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是的，还有好多种，”她答道，“其中一种是用我们的双手。我们用手接触需要治疗的部位，经由我们的双手……将能量直接输入患者体内。有些人甚至不必直接接触到身体就可治愈他人。我们在患者身上寻找发热的部位，将热驱散，使能量平顺。身体上方需要疏散的热量有几层，不是只驱散最靠近身体的那一层就可以了。”她解释道。她现在说话非常急促，极力向我描述古代的各种医疗技术。

“还有人懂心理治疗。他们能看出对方大脑中的问题区域，然后将精神能量精准地输送到那些位置上。我现在还不会。”她还说，“不过，最后我总会学会。”

“有些人可以用食指和中指搭在别人的脉搏上，直接将能量注入对方的血液循环，到达身体内部的组织器官。同时，你也会看到这种洁净身体的能量从那个人的脚趾头流泻出来。”伊丽莎白继续很快地解说更复杂的医疗技术。

“我现在正在练习如何使患者进入深度催眠状态中，让他们的心灵之眼也看到创伤愈合的经过，使他们能够在心灵层面上完成这个疗愈的

转变。我们还提供药物来帮助他们更快地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她停了一下。

除了药物之外，她最后所说的这项技术，与我和其他人在 20 世纪末期所使用的冥想催眠方法极其相似。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我问她。

“还有一些只有祭司们才能使用的召唤神明的技术。”她答道，“我是不能学的。”

“不能学？”

“没错，因为女性不能当祭司。我们可以做治疗者，可以协助祭司，但不能越权……当然，也有些女性自称为女祭司，在庆典仪式上可以演奏乐器，可是她们没有力量。她们只是乐师，跟我只是个治疗师一样，根本不是祭司，”她略带嘲讽地说道，“甚至哈索尔都嘲弄她们。”

哈索尔是埃及掌管爱、欢笑以及喜悦的女神，同时也是掌管节庆与舞蹈的女神。伊丽莎白可能是记起了哈索尔更多不为人知的职责——女性的防卫者和保护者。连哈索尔都嘲笑她们，更加突显了她们头衔的空洞与夸张。

当伊丽莎白又静下来的时候，我将她那个时代对待女性的态度和当代作了个比较，看来针对女性的玻璃天花板自古有之。

在古埃及，升迁的管道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法老将自己视为半神，他的男性亲戚可以擢升，女性亲戚却面临性别歧视，男性亲戚才是极少数的特权人士。

伊丽莎白仍然沉默不语，我催她继续前进：“赶紧进入下一个重大



事件。你看到了什么？”

“我哥哥和我现在都是顾问了，”她在那一个时空里前进了几年之后说道，“我们站在这个地区的总督后面，为他建言献策。他是一位英明的行政长官，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不过，他个性冲动，需要我们的直觉与内在的指引……我们帮助他权衡轻重。”

“这种工作你觉得愉快吗？”

“是的，能够跟哥哥在一起真好……长官也很友善，他经常聆听我们的建议……我们也负责医疗工作。”看来她就算不是欣喜若狂，起码也是心满意足。她没有结婚，和哥哥一起生活，两人相依为命。我带她继续前进。

很明显，她现在变得非常烦恼，眼泪一直往下掉，哭了一会儿才停下来：“我知道得太多了。我一定要坚强振作。我并不害怕被放逐或被处死，一点儿也不怕。不过，要离开哥哥……实在太痛苦了，真叫我难以忍受！”说着眼泪又掉了下来。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我有点惊讶，她怎么会突然遭此厄运？

“总督的儿子突然得了重病，还来不及救就死掉了。总督知道我们在从事把刚死不久的人救活的研究工作，他命令我一定要把他的儿子救活，否则，我就会被永久流放。我知道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能够生还。”

“他的儿子后来怎么样了？”我吞吞吐吐地问道。

“他没活过来。我救不了他，所以我必须接受惩罚。”她再度热泪盈眶，情绪非常低落。



“真没道理，”她慢慢地说道，“他们不允许我学习使用那些针管……不准我学习起死回生的知识。我哥哥只教我一点点，但是不够……他们都不知道哥哥教过我什么。”

“那你哥哥怎么样？”

“他正好不在，所以他幸免于罪。所有的祭司刚好都不在，只有我待在附近……在我被流放之前他及时赶回来了。我并不害怕被放逐或被处死，只怕离开他……可是我别无选择。”

“你被流放了多久？”

“没多久，”她回答，“我知道如何离开自己的躯体。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不再回来了。那也就意味着我死亡了。因为如果没有灵魂，肉身也就死了。”她忽然跃升到一个更高的视角来说话。

“就这么简单？”

“当我选择这样死亡的时候，既不会觉得痛苦，也不会有什么知觉，这就是我不害怕死亡的原因。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哥哥了。在那个荒凉的小岛上，我什么事也不能做，没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肉身的形态里。神明会了解的。”

她静下来休息。我明白，虽然她的肉身死了，可是她对哥哥的爱还会继续存在，她哥哥对她的爱也是如此。爱是永恒的，从那以后，在那么多的世纪里，他们有没有再度相逢？将来他们会再见面吗？

按照心理诊疗经验，我知道这一次的记忆会减轻她目前的痛苦，因为她又一次在遥远的过去找到了自己。而她的知觉、她的意识在挨过了多少个世纪后，再度回归，这一次变成了现在的伊丽莎白。既然过了这

么久她还能活过来，那么她的母亲也一定会经历生命的传递与更新而再度为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如此。她虽然没有在古埃及找到母亲，不过，她却找到了一个挚爱的哥哥，一个灵魂伴侣。可这个人她当下却并不认识，至少目前还没认出来。

我喜欢把灵魂之间的关系比喻成一棵长着上千片树叶的大树。那些与你长在同一条嫩枝上的树叶，与你最熟悉、最亲近，你们可以共同分享经验——你们彼此之间的生命经验。你们所在的嫩枝上也许长有四五片树叶。你跟旁边那条嫩枝上的树叶也非常亲近，他们与你都长在同一根树枝上；他们与你也相当亲近，只不过比不上与你同在同一条嫩枝上的叶片。同理，如果沿着嫩枝、树枝、树干一直往外延伸的话，你跟其他的叶片或灵魂都有亲戚关系，只是亲疏略有差别而已。你们都是这个树干或这棵树的一部分，你们可以共同分享经验，你们彼此认识。不过，在同一条嫩枝上的树叶彼此间最为亲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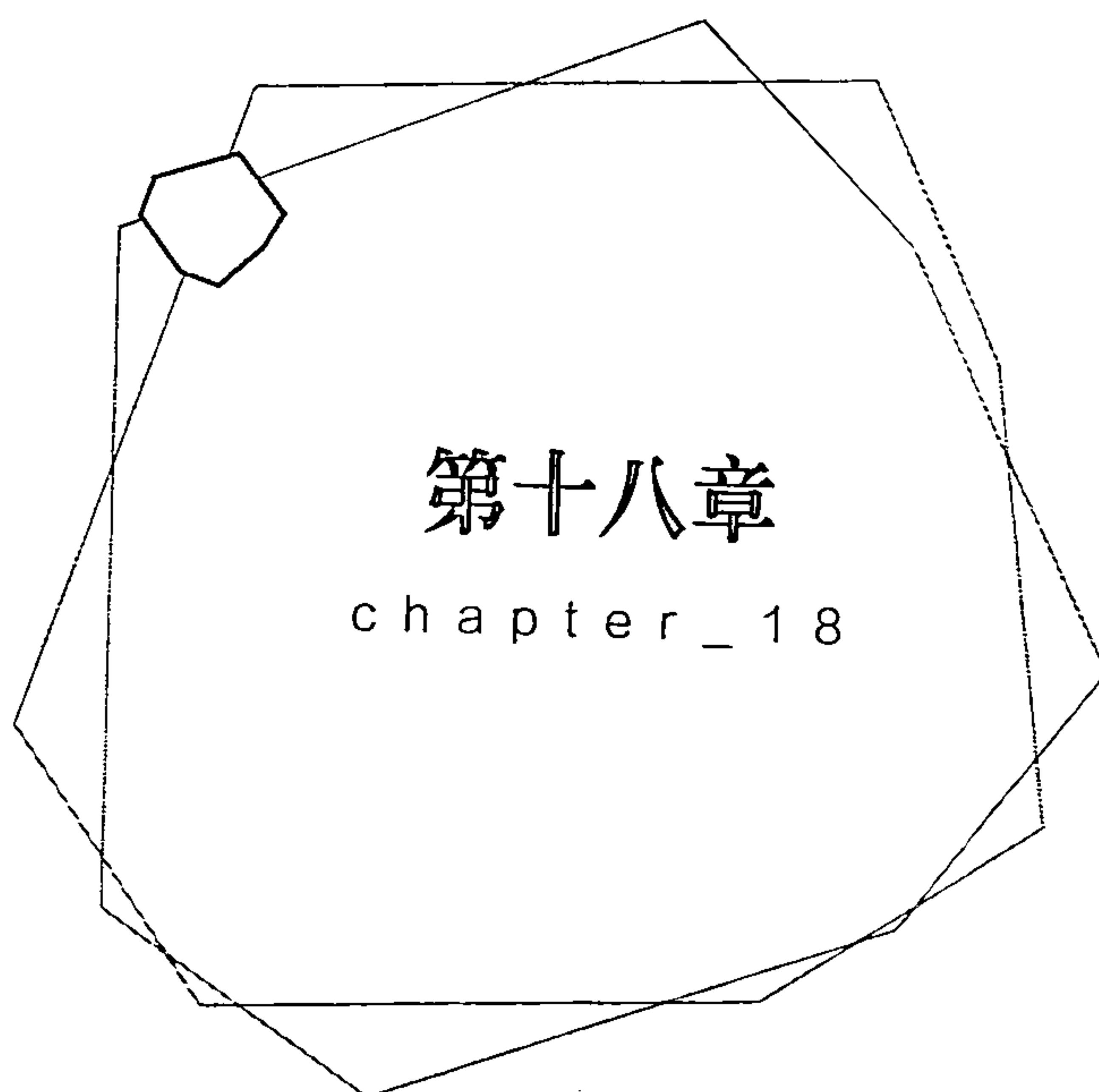
在这个美丽的森林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树木。在地下，每一棵树的根系都盘根错节地连在一起。因此，即使有片树叶长在森林另一头的树枝上，看起来跟你大不相同，与你的距离也相当遥远，你跟那个叶片还是有所关联。你跟所有的叶片都有关联。当然，你跟同一棵树上的叶片关系最密切。你跟同一根树枝上的叶片关系又进了一层，而与同一个嫩芽上的叶片则几乎不分彼此，连成一体了。

你可能会碰到其他的灵魂，他们在过去虽然跟你长在同一棵树上，可是距离并不是很近。他们可能与你有各种不同的关系，他们与你的互动可能极其短暂。然而，即使短短三十分钟的邂逅，都可能让你或

他学到宝贵的一课。这灵魂或许是路旁的乞丐，你给了他真心的施舍，你的同情心就延伸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而接受者就会尝到关爱与帮助的滋味。在那之后，你和那个乞丐也许再没见过面，然而，彼此已经有了因缘。灵魂相聚的时间各有不同——五分钟、一小时、一天、一个月、十年或更长久时间——灵魂就是这样发生关联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时间的长短来计算的，重要的是学到宝贵的一课。







“我还是救不了他”

要是—一个在前世里自杀过的人，现在讲述他今生的际遇，该多么有趣呀！他前世在哪些问题上被绊倒，今生还会在同一问题上跌倒。除非他领悟到那些问题他无论如何都得解决……前世的行为为这一世指明了方向。

——托尔斯泰（*Tolstoy*, 1828—1910）

俄国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佩德罗觉得这个信息深深地烙在他的灵魂里，鲜活的字句让他永生难忘。当他离开了自己过去那满是血迹的身体，开始休息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在思索那些看似简单的言语所蕴含的不同层次的意义。

这次诊疗开始的情形与往常完全一样。我使用迅速诱导的方式帮助佩德罗进行催眠，让他进行时空回溯，他很快就进入了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他呼吸沉稳，全身肌肉都完全放松。他全神贯注于催眠状态中，穿越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时空限制，记起了远在他出生之前发生的重大事件。

“我穿着棕色的鞋子，”他看到了自己另一个时空的模样，“破破烂烂的……我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我还没催他，他就说了，“头顶都秃了，两鬓斑白，胡须也白了。我的胡子短短的，刮得很整齐。”

他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些细节。我虽然赏识他描述的准确性，不过我也注意到时间正逐渐流逝。

“继续前进，”我劝告他。“看看你在这—时空里做了些什么事，继续前进到下一个重大事件。”

“我的眼镜小小的，有着金属线框，”他还在关心自己的外表特征，“我的鼻子很大，皮肤非常苍白。”

接受催眠的患者竟然拒绝我的建议，这种情形也并不少见。我已经学到了，你不能老是引导患者，有时候必须由患者来引导你。

“你在这—世里从事何种职业？”

“我是个医生，”他答得很快，“一个乡下医生。我工作非常认真。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很贫穷，不过我还勉强过得去。大体上来说，他们都是好人。”

“你知道你住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吗？”

“我想就在这个国家，叫俄亥俄州……”

“你知道你生活的年代吗？”

“……19 世纪末期，我想应该是吧。”

“你的名字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托马斯……我的名字是托马斯。”

“你的姓呢？”

“它的第一个字母是 D……狄克逊或迪金斯，或跟这个音差不多的就是了……我不太舒服。”

“出了什么事？”

“我觉得非常伤心……非常难过。我不想活了！”他已经进入了危机时刻。

“什么事让你这么伤心？”我询问道。

“我以前也曾经沮丧过，”他解释说，“可是这种情绪总会过去，但这一次却是最糟糕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灰心失望过。这两件事情实在使我受不了了……我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哪两件事情？”我追问道。

“我的患者死了，死于高烧。他们相信我能救活他。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而我却没办法救活他。我太让他们失望了……现在他们失去了丈夫、父亲，他们必须挣扎着求生存……我竟然没有救活他！”

“有时候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救不回患者的性命。尤其在19世纪，更是如此。”我矛盾地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想把在一个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带给他的失望与罪恶感减轻。我没有办法改变那个事实，只能改变他对那件事的态度。我明白托马斯所经历的，也能体会他此刻的心情。他已经尽力了。不过，我还是可以帮助佩德罗，帮助他从一个更高、更超然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

他默不作声。我把治疗目标定在一个远超托马斯所能理解的层次，同时，希望这样不至于让他跳出当医生的这个时空。毕竟，我连造成他那么灰心失望的第二件事到底是什么还没弄清楚。

“另一件令你非常伤心的事情是什么？”我又发问，想把在他心里



作怪的妖魔骗回瓶子里。<sup>①</sup>

“我的妻子抛弃了我。”他终于出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敢再继续和托马斯说话。

“她离开了你？”我接着问道，鼓励他把经过说清楚。

“是的。”他伤心地答道，“我们的生活太艰难了，我们甚至连小孩都生不起。她回到波士顿的娘家去了……我很惭愧……我帮不了她，没办法让她快乐幸福。”

看他这种情形，目前我也别想对他进行更高思想层次的诊疗了。我只好要求托马斯前进到那一时空里发生的下一个重大事件上，诊疗工作可以留待以后再来进行——可以待会儿在他处于催眠状态中的时候，也可以等他从催眠状态中醒过来之后再进行。

“我有一把枪。”他解释，“我要开枪把自己打死，结束这种悲惨的生活！”

我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没问他为什么想要选择一把枪，毕竟在他那个时代，医生可以随便拿到药物或毒药。他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这个问题恐怕要靠我运用理智来化解他的绝望才能得到解决。要知道，他现在的绝望是如此之深，足以摧毁他自己。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自我了断了，”他干脆地说，“我朝嘴里开枪，把自己打死了，现在我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流了好多好多的血！好多的血！”他已

---

① 出自《一千零一夜》。瓶子里的魔鬼被放出来之后，恩将仇报，要吃掉放他出来的人，最后被骗回瓶中，从此不能作怪。

经离开了那个身体，从远处看着自己死亡的情形。

“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道。

“惶惑不安……我依然很伤心……还觉得非常疲倦。”他又说，“不过我不能休息，现在还不行……有个人在这里等我。”

“谁在那里？”

“我还不知道。某个很重要的人，他有一些事情要告诉我。”

“他告诉你些什么？”

“他说，直到最后我都一直过着相当幸福的生活，我不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似乎知道我要这么做。”

“他还说了什么吗？”我赶紧岔开话题，避免再听到这种自相矛盾的话。一个更强大的声音直接回答了我的问题。这到底是托马斯，还是佩德罗，或是另有他人？大师们通过凯瑟琳向我讲话的情形忽然掠过我的心头。只不过现在已经事隔多年，而且凯瑟琳也不在这里。

“重要的是把爱传递出去，去帮助别人，至于结果如何并不重要。把爱传递出去，你们只要这么做就行了。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把爱心传递出去，而不应该寻求得到回报。你们必须治愈人类的心灵。”

托马斯和我，两位医生都在听他演讲，当信息一再地传来的时候，我们都听得非常入神。这个声音不仅比佩德罗的声音更有力，还更肯定，更多说教。

“我会教导你们如何治愈人类的心灵。你们会懂的。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

这些字句铿锵有力，深深地印在我们两人的脑海里，叫人毕生难忘。

后来，佩德罗跟我说，他千真万确看到了这位身上泛着光的使者，他传达的信息，不但能听得到而且还可以看得到。那些字句上下跳跃，闪闪发光，在他们两人之间形成了一道桥梁。

我似乎也听到了同样的字句，我相信他同样也在说给我听。重大的启示突然降临到我面前：把爱心和同情心传递出去，不必在意会有什么结果。不要在天年未到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更高的智慧通晓一切事物的始终，会处理结局。自由意志与命运同时存在，不要以肉身的结果来衡量是否疗愈。疗愈包括很多层次，不只肉身层次，真正的疗愈在于心灵层次。无论如何我都得学习疗愈人类的心灵。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相亲相爱。这是永恒的智慧，很容易就能领会，不过真正能够做到的只有极少数人。

我的心思又回转到了佩德罗身上，分离与丧亡的主题折磨了他好几辈子。这一次它们引导他去自杀，然后又警告他不要在天年未尽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丧亡再度发生，悲伤一再重演，他会记得这些警告吗？抑或再次被伤心绝望所击垮？

作为一个治疗者，却无法治愈他的患者，该多么痛心疾首、心灰意懒呀！伊丽莎白在古埃及的“失败”，佩德罗当他叫作托马斯时在俄亥俄州当医生的那种绝望，身为一位治疗者，我也感同身受。

二十多年前，当我还只是耶鲁大学医学院三年级的一个学生，才刚刚可以当轮值临床见习生的时候，就第一次感受到身为治疗者却无法阻止病魔肆虐时，那种无能为力的挫败感。我从小儿科开始见习，医院指派我去看护一个长着很大的肾胚细胞瘤的七岁男孩丹尼。肾胚细胞瘤是



一种常发生于幼儿肾脏的恶性肿瘤，年纪越小越容易治愈。对这种癌症来说，七岁才被发现确实稍晚了一点。

丹尼是我医疗生涯中第一位真正的病患。在此之前，我所有的经验都只限于教室、学校的演讲厅或实验室，以及在自己的笔记本前无休止地枯坐。到了三年级，我才有了临床见习经验。我们被指派到医院病房去面对真正的患者，把以往所学的理论转化为实践，实际应用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我必须帮丹尼抽血并拿给实验室化验，还要负责一切杂七杂八的小事情，也就是同行前辈口中所说的“打杂”，不过这种工作对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却意义重大。

丹尼是个很可爱的小孩，加上又是我第一位照顾的患者，所以，我们两人之间也特别投缘。

他相当勇敢地和病魔搏斗。成效显著却带有毒性的化学疗法让他的头发都掉光了，肚子也肿胀得非常厉害，不过他却在恢复健康，这给他的父母和我带来无穷的希望。在那个年代，幼儿碰到这种类型的恶疾，能够康复的概率相当高。

我是这个医疗小组里最年轻的一位。医学院学生对临床医学的了解，当然比不上实习医师、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他们的工作非常忙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医学院的学生有更多时间和病人及其家人在一起，也把了解患者及其家人摆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我们经常会被安排去和患者的家属沟通或将信息传达给患者。

丹尼是我主要的病人，我很喜欢他，我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一起，坐



在他的床边，和他做游戏，说故事给他听或只是谈天。我非常佩服他的勇气。在那单调昏暗的病房里，我也经常陪伴他的家人。我和丹尼甚至还在自助餐厅里一起用餐，别人见了都吓坏了，不过，见他恢复得这么快，大家都备受鼓舞。

然而，丹尼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一种急性的呼吸道感染破坏了他原已虚弱的免疫系统。他呼吸困难，往日明亮的双眼变得呆滞黯淡。医疗小组的资深成员叫我让到一旁，抗生素打了又停，停了又打，一连换了好几种药都不见效。丹尼毫无起色，每况愈下。我一直陪着他的父母，提心吊胆、束手无策，最后病魔终于得逞——丹尼死了。

我心里乱成一团，只跟他的父母安慰性地说了几句话，拥抱了一下就匆匆逃离了。那个时候，我的痛苦和他们一样深。三年以后，当我自己的儿子死在一家医院的时候，我才有了更深的体会。但那个时候，我对于丹尼之死仍然耿耿于怀，总觉得应该多尽一点责任，想想什么办法，做点什么事来挽救他的生命才对。

医疗的“失败”会冲击每一位治疗者的心灵，我可以体会到托马斯的绝望与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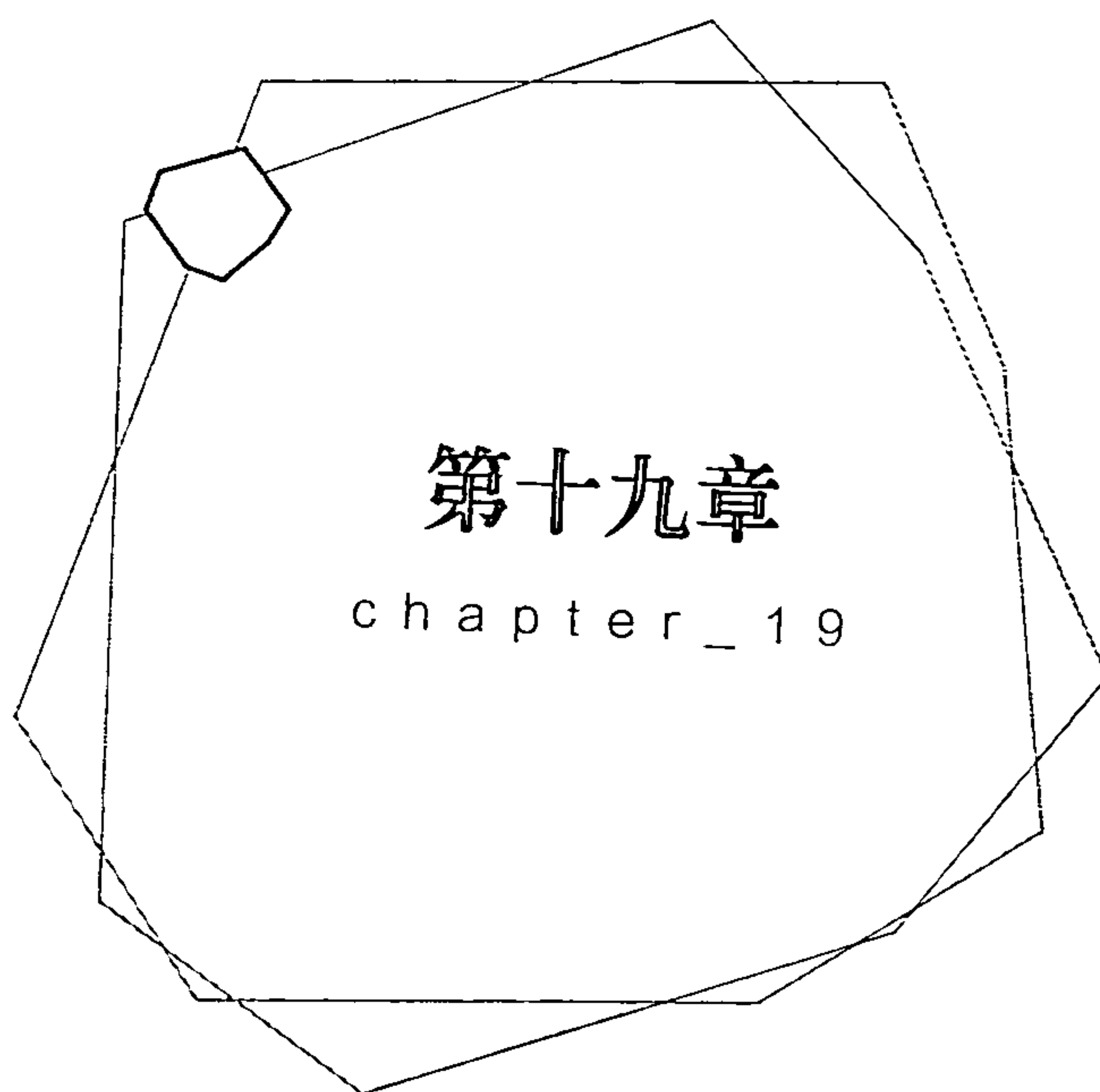
精神科病人因精神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当然要少得多，然而，面对一个深受困扰、无法自拔的患者自己却无能为力，会引发同样的无助感与挫败感。

当我担任西奈山医疗中心精神科主任时，我曾诊治过一位三十多岁、容貌出众、极有才华的女士，她的事业非常成功，也刚进入一段美满的婚姻。然而她渐渐变得非常偏执，尽管一再吃药打针，尽管有治疗和干预，

这种偏执的症状反而更加严重了。我邀请了许多专科医师会诊都找不出她的病因，因为她发作的情形、症候以及试验的结果，跟精神分裂症、狂躁症或其他任何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都不太一样。她的病情是在一趟远东地区的短期旅游之后才开始恶化的。而某一次的检查，显示她对某种寄生虫有极高的抗体反应。尽管如此，所有药物或心理的治疗都不起作用，她的病情毫无起色，一天比一天严重。

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治疗者无法治疗患者时的挫败感与无助感。

把爱传递出去，尽力而为，不过分在意结果或后果，这就是答案。这个简单的道理清晰地传入了我的脑海，这正是所有治疗者需要理解的良药。在某种意义上，我将自己的爱心传递给了丹尼，而他同样也用爱心回报了我。这就够了。



我曾如行尸走肉般  
在这个世界上活过

抑或骑士时代已然远去，  
随古老的世界一起埋入了坟墓。  
那时我是巴比伦的一位国王，  
而你只是一个基督教女奴。  
我看到了，就夺走了你，  
然后将你丢弃。  
我羞辱并破坏了你的自尊……  
无数的太阳落下又升起，  
从那时起一直照耀在这个坟墓上。  
巴比伦的国王颁布命令，  
给这个他从前的女奴。  
我所践踏的自尊现在成为我的伤害，  
因为现在换成它来践踏我。  
古老的愤怒与憎恶和死亡一样持久，  
我的爱人啊，你克制着自己。  
我因你硬是不信而心碎，  
然而我的心碎却是徒劳。

——亨利（William Ernest Henley, 1849—1903）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



伊丽莎白充满挫败感，显得相当消沉。她新的交往对象鲍勃只与她约会了两次就分手了，而且正在回避她。由于工作上的自然接触，两人认识已经一年多了。他事业顺利，仪表不凡，和她又有很多共同的兴趣。他告诉伊丽莎白，他和一位有夫之妇明来暗往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刚刚分手。鲍勃喜欢拈花惹草，跟许多女人有过露水姻缘，不过总觉得她们缺少点什么。根据他的说法，她们不是太肤浅就是难以理解，或是与他的价值标准不尽相同，他只好结束这些关系。他那已婚的恋人总会趁机和他暗通款曲。她的丈夫非常富有却缺失激情，可是她宁愿维持这种不正常的交往，也不愿离开她的丈夫以及那种挥霍自如的富裕生活。

“你很特别，”鲍勃信誓旦旦地对伊丽莎白说道，“我们之间有这么多的共同点。”他说伊丽莎白比其他女人更有内涵，且容貌更出众，他们之间的交往一定能够持久。

伊丽莎白被鲍勃说动了心，信以为真。“他一直都在那里，我怎么从来都没注意到他。”她暗自思索，“也许合适的人就近在眼前也说不定，只是自己始终不曾在意而已！”

她忘了自己从未深入了解过鲍勃，也没有对他那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俊俏外表过多留意，其实是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化学反应的缘故。她难耐孤单，无比希望能够拥有一个结实可靠的肩膀，以至于相信了自己的头脑而忽略了心灵的警告。

他们第一次约会，彼此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一道吃了顿便餐，看了一场不错的电影，随后又到海滨散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在柔

和的月光下两人无所不谈，极为融洽。“我恐怕就要爱上你了。”他半开玩笑地说，许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诺言。她的头脑完全陶醉于他说的每一句话，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心灵其实毫无反应。

第二次约会似乎也还不错，她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感觉他也应如此。他情真意切，暗示将来两人的关系会更进一步，谁知他从此杳无音信，再也不曾来过电话。

最后她只好试着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也很想她，但是最近很忙，抽不出时间来。他还向她保证他并没有变心，真的很想和她见面，只是没办法告诉她具体的时间而已！

“为什么我挑选的都是些人品不佳的失败者？”她实在不明白，“我到底是出了什么差错？”

“你所选的未必尽然都是失败者，”我言不由衷地回答道，“他事业有成、容貌出众，又曾向你说过他对你十分倾心。别再责怪你自己了。”

虽然我心里知道她说得完全正确，可是我不敢说实话。没错，她选择的都是一些失败者，这一次碰到的就是情感上的失败者。鲍勃选择的是依赖与“安全”，伊丽莎白成了他缺乏勇气和恐惧感的牺牲品。“该来的还是早来为妙。”我心里这么想，伊丽莎白还很年轻，虽然遭受这种打击，但迟早总会复原的。

伊丽莎白问我是不是还有时间再进行一次时空回溯治疗。她心血来潮，意识到某件重大事情仿佛呼之欲出，即将来临。她心神不定，很想寻根究底找到答案。我们开始循序渐进。

等她出现在又一个过往时空里的时候，倏然间，我开始怀疑我们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

她看到一片幅员辽阔的土地。那是起伏不平的草原，平坦单调的丘陵，有头似犀牛的动物和矮小灵巧的马匹漫游奔驰其间。游牧民族住在又大又圆的帐篷里，那是一块热情澎湃的土地，也是一块暴力横行的土地。

她的丈夫和族里绝大多数的男人都出去打猎或袭击别的部落去了。敌人乘虚而入，一群群的骑士飞奔而来，烧杀掳掠，留守的老弱妇孺根本无法抵挡。她的公婆首先被敌人无比锋利的大刀砍死，接着她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也惨遭杀害，长矛刺穿了他的内脏。她吓得魂不附体，却又伤心到了极点，心想干脆也死掉算了。不过这并不是她的命运，年轻的武士们看上她的姿色，将她俘虏，她成为这个举兵来犯的部落里第一勇士的财产。还有几位年轻女人也幸免一死。

“让我死吧！”她一再恳求，不过他不答应。

“现在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他简单地说，“你必须住在我的帐篷里，做我的妻子。”

她除了那永远无法见面的丈夫外，所有的亲人都死了，她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她好几次企图脱逃，不过很快就被逮住，想要自杀也未能如愿。

她硬起心肠，将沮丧郁积在内心，怒火中烧的愤懑，吞噬着她的爱心。她变得极其无情，灵魂日渐枯萎，如行尸走肉般活着，坚如铁石的心灵被禁锢在活生生的肉身里，再也没有哪个监狱可以将一个人这么残忍地



监禁了。

“我们赶紧再回去，”我向她建议：“回到你们的村庄被袭击之前。”

我从“三”往“一”倒数。

“你看到了什么？”我问道。

现在她的脸显得非常宁静安详，她记起自己与将来要嫁的男人一起成长、欢笑和游玩的情景。她爱这位青梅竹马的伴侣，他也同样地将这份深情款款的爱意回报给她。她平静地休息着。

“你有没有认出这个和你结婚的男人？凝视他的双眼。”

“没有，我认不出来。”过了几分钟之后，她终于说道。

“注意观察你们村庄里的其他人，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她非常仔细地察看她那一个时空里的每一个亲戚朋友。

“有了……有了，我的母亲在那里！”伊丽莎白喘着气，非常高兴地说，“她是我的婆婆，我们的感情极为深厚，她将我收为义女，我认得她！”

“你还认出了别的人吗？”我询问。

“她住在最大的帐篷里，上面插着许多旗子，装饰着白色的羽毛。”她自顾自地说着，完全忽略我提出的问题。

她显得无精打采，十分伤心。

“他们也杀了她！”她哀伤地说，又跳回到那个大屠杀的时刻。

“谁杀了她？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来自东方……他们就是把我抓到那个地方去了。”

“你知道他们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吗？”



她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不记得了，好像是在亚洲的某个地方，比较靠近北方……我们有着东方人的容貌与特征。”

“没关系，”我答道，“我们赶紧再追溯你之后的情形，结果你怎么样了？”

“等到我老了，对男人不再有吸引力了，他们终于容许我自杀，”她毫无感情，冷漠地说，“我想他们对我已经感到厌烦了。”她又加上一句。

她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浮在空中。

我要她回顾那个过往时空里自己的一生。

“你看到了什么？有哪些教训？你学到了什么？”

伊丽莎白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才回答：“我学到了很多事情，我明白了愤怒以及成日愤恨不平是多么愚蠢可笑。我原本可以和住在敌人镇子里的那些小孩子、老年人和病人一同工作，我可以教导他们……也可以去爱他们……可是我却不容许自己这么做，我一直不肯化解心中的愤恨，不肯让自己的心胸再度开放。

“至少那些儿童是无辜的，他们跟袭击我们的村庄、杀害我们的亲人这些恶行都毫不相干，然而我连同他们也都责怪。我甚至将自己的愤懑迁怒到下一代人身上，这真是愚蠢的行为，或许他们会受到伤害，不过最后受到伤害的却是我自己……我永远不允许自己再有爱心。”

她停了一下：“其实我应该付出更多的爱心。”

她又停顿下来，接着似乎从一个更高的来源说话。

“爱就像一种流动的液体，”她开口说道，“它可以填补裂口，充

满本来无一物的真空，是我们人类自己建立的虚假障碍物堵塞了它。当爱不能再流入我们的心胸，充满我们的心灵，当我们与灵魂——它是由爱构成的——分离的时候，那么，我们都会疯狂。”

我思考着她言语中的含义。我知道爱非常重要，或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不过，我却从来不曾想到，要是没有了爱，我们可能会精神错乱。

我记起了精神科医生哈里·哈洛博士著名的猴子实验：他在实验中剥夺了许多小猴子被亲抚、养育和获得友爱的机会，结果发现那些小猴子变得极不合群，自私倾向极为明显，有生理疾病甚至死亡。要是将爱剥夺的话，它们必定无法安然存活下去。爱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选择，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

再回到催眠中，我告诉伊丽莎白：“继续往前看，看看你在这时空学到的课业对今生会有什么影响？这种学习和记忆如何才能帮助你在当下觉得更快乐、更安宁、更可爱？”

“我必须学习消弭愤怒，不能耿耿于怀，认清自己愤怒的根源，然后随它去吧。我应该自由自在地爱，不再抑制它。不过，我依然在寻找，我还找不到那个能让我无条件地、完完全全地去爱的人，总是有困难存在。”

她静下来不到一分钟，突然换成了一种比往常更低沉缓慢的声音说话。整个房间顿生寒意。

“上帝是一个……”她开始说道，绞尽脑汁思索贴切的字眼，“一种振动、一种能量，唯一的差别就是磁场振动的频率不同而已。因此，

上帝与人和石头的关系就好像溪流与水和冰的关系一样，万物因上帝而合为一体。爱破除了一切障碍，创造了和谐，制造障碍、隔离与差别的是无知，你必须把这些课业教给他们。”

这些话说到这里就打住了，伊丽莎白此刻正在休息。

我记起了凯瑟琳所传递的信息，与伊丽莎白所传达的内容，几乎大同小异。甚至凯瑟琳在传达信息时，整个房间突然变得冰冰凉凉的感觉，都和现在完全一样。我细细咀嚼这些言语的含义，所谓的心理疗愈就是除去障碍，互相结合的行为；隔离是引起伤害的根源，这么简单的概念为什么人们那么难以领悟呢？

虽然我曾经帮助超过一千个患者进行个人时空回溯，也曾帮助过许多人进行两人以上的团体时空回溯，不过，我自己的时空回溯也只有五六次，在进行指压或穴位按压治疗的时候，我脑海中曾出现过许多清晰生动的画面。部分回忆的内容，我在《前世今生》和《超越时空的回溯疗法》这两本书里已有描述。

我的妻子卡罗莱为了提升自己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技巧，曾学过催眠疗法。结业之后，她曾经把我当作患者，帮我进行过几次时空回溯，我也想找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体验一下其中滋味，而她刚好受过完整的训练。

我练习沉思冥想已经好几年了，因此马上就能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当记忆开始涌入我脑海的时候，主要是视觉化呈现，且清晰可见，跟我梦中的景象一样。



我看到自己身处耶稣基督生活的年代，是亚历山大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的年轻人。我多少知道，我们的社团曾经筹款资助建造耶路撒冷圣殿那几个巨大的黄金大门。我所学习的包括希腊文以及远古时代的希腊哲学，尤其着重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门徒的思想研究。

我回忆起过往时空里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生活片段。当时我对沿袭传统，必须到南方沙漠里的许多神秘社区、巴勒斯坦的穴居山洞和埃及北方去历练的教育方式虽不以为然，曾想提出抗辩，不过最后还是接受了这种传承了好几千年的教育。

每一个社区都是一种不同形态的学习中心，经常可以学到一些神奇奥妙的知识。

我束装简行，只带了少许食物和几件衣服，我所需要的大部分物品沿途都会有人供应，因为那些人都认识我的家人，也知道我们非常富有。

沿途我所获得的知识异常丰富，对心灵上的修行极有助益，使得我早先对这趟旅行的印象完全改观，觉得真是不虚此行。

好几个礼拜，从一个社区到另外一个社区，一路上都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子与我同行。他长得比我高大，有着一对深邃的棕色眼睛。我们都穿着长袍，头上缠着头巾。他非常平易近人。我们一起和村落里的智者学习的时候，他都比我更快领悟。过后，当我们住在沙漠中同一个营地的时候，他总会在营火旁边，不厌其烦地将他所学到的教给我。

又过了一两个礼拜，我们就分道扬镳了——我到了大金字塔附近的



一个犹太教小会堂去学习，他则朝着西方而去。

我所诊治过的许多精神心理患者，包括伊丽莎白和佩德罗，都曾记起他们在过往的时空里住在古代的巴勒斯坦地区，也有许多次记起了埃及。

不管是我，还是他们，都觉得这些景象非常逼真，栩栩如生。





## 第二十章

chapter\_20

找回曾经的灵魂伴侣

哦！年轻人，认为自己被神所弃的年轻人，你可知道，如果你变坏的话，你将会得到更坏的灵魂；如果你变好的话，就会得到更好的灵魂。而在每一轮生死交替的循环中，你在这一世里的善恶是非，来世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天堂的正义……

——柏拉图（*Platon*，前 427—前 347）

古希腊哲学家

有时候，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往往会不知不觉降临到你的身上，就像丛林里的野豹，静悄悄地扑到你的身上。为什么这么要紧的事情你会毫无所悉呢？这是心理上的伪装掩饰。

否定排斥——因为事实上你并不想看，所以就连你面前的事物也看不到——是最大的掩饰物，此外还有疲劳、分心、寻求合理化解释、心理逃避以及其他一切介入心灵的事务。幸好命运的执着坚持能够识破这些伪装，区分出哪些是你必须看到的，将前景从背景中突显出来，像是制作一部 3D 电影似的。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诊治过许多情侣、夫妇或家人，他们彼此在过往的时空中认出了对方。有时候，我甚至帮助过配偶或情侣同时进行时空回溯，结果他们竟然同时第一次发现，双方在以前生活过的时空里



有过交集。这种有如泄露天机的启示经常使他们大为震惊，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当这些情景一幕幕地在我的诊疗室里展开的时候，他们都默不作声。只有在从完全放松的催眠状态中醒过来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彼此看到的是相同的景象，感受到的是相同的情感，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在过往时空里的关联。

不过，伊丽莎白和佩德罗的情形几乎完全相反。他们目前的生活以及不同的生活时空，都是在我的诊疗室里于不同时间独立呈现的。他们两人彼此互不相识，也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与文化背景，也不曾在同一天接受过诊疗。由于每次都是单独与我见面，我根本就没想到他们之间会有任何关联，因此从来不曾加以联系。在接二连三的过往时空里，他们彼此相亲相爱却一再生离死别。

为什么我以前都没发现？难道我命该如此？难道一切早就被安排好，我就应该当个天地间的媒人？还是因我分心、疲劳而加以否定排斥之故？又或是我的理性将这一切“巧合之事”予以推翻，不予采信？还是我完全按部就班，刚好水到渠成，这个念头有如黎明时的曙光乍现，按着早就设定好的程序适时出现了？

事情发生在一天晚上。“伊莱？”好几个礼拜前，在我的诊疗室里听伊丽莎白说过这个名字。

今天刚开始的时候，佩德罗记不起自己的名字了，在催眠状态中，他出现在古代，一个他曾经在这个诊疗室里回忆过的过往时空里。他记起了穿着皮质服装的武士们将他拖在地上，不久之后他就死了。在命若游丝的时候，他的头搁在女儿的膝盖上。她心灰意冷，有节奏地摇晃着

父亲的身体。

在今天的诊疗中，佩德罗再度回到了那一时空，也许在那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学习吧。再一次地，他记起了自己正在女儿的怀抱里死去，生命逐渐凋零消逝。我要他密切地注意她，凝视她的眼睛，看看她是不是自己在今生认识的某个人。

“不是。”他伤心地答道，“我不认识她。”

“那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吗？”我问道，让他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远古时代在巴勒斯坦的那个时空里。

他沉吟了片刻，“不知道。”最后终于说道。

“当我从‘三’倒数到‘一’的时候，我会轻拍你的前额，让你的名字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使你察觉到。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名字都没有关系。”

然而他的脑海中并没有突然出现任何名字。

“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任何东西进入我的脑海。”

不过，某样东西却降临到了我身上，就像一个无声的炸弹，冷不防地在我脑海里炸开了，突然间灵台清净，智珠在握。

“伊莱！”我大声说道，“你的名字是不是叫伊莱？”

“你怎么会知道？”他从古代失忆的状态中回答道，“那是我的名字，有人叫我埃利亚胡，也有人叫我伊莱……你怎么会知道？你是不是也在那个时空里？”

“我不知道，”我据实回答，“它无缘无故地来到了我的心头。”

整个情况让我非常惊讶，我是怎么知道的？虽然我曾经有过灵光一

闪的时候，不过次数并不多。这种情形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忆起了某件事情，而不是接收到了一个难以理解的神秘信息。我是从什么时候回忆起这件事的呢？我想不出来。我绞尽脑汁去回想，可就是摸不着头绪。

根据过往经验，我明白自己不应再白费心机，随它去吧，继续过日子，也许等一下，答案就会像个不速之客自己主动找上门来。

有如某个陌生的拼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竟然不翼而飞。我觉得若有所失，隐隐约约地知道自己一定要找到那个具有决定性的连接物才行。可是要连接什么东西呢？我试了好几次，可是仍然一筹莫展。

到了那天晚上，这个谜题遗失的部分突然不声不响地来到了我的脑海里，突然间，我恍然大悟。

那是伊丽莎白。大约两个月前，她记起自己前世曾在远古时代的巴勒斯坦生活过，在那个悲伤感人的前世里，她是一个陶工的女儿，她的父亲被罗马的士兵们拖在马后“意外”地弄死了。

士兵们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他遍体鳞伤，血流满面，躺在女儿有如摇篮的怀抱里，死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

她记得那个时空里自己父亲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伊莱”。

我如梦初醒，大脑在飞速地运转：这两个巴勒斯坦过往时空的细节衔接上了，佩德罗的描述和伊丽莎白回忆的内容完全吻合。身体状况的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以及提到的人名完全相同。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女儿。

我曾经诊治过许多患者，通常都是配偶或情侣，他们记起他们在以往的时空里曾经住在一起。许多人认出了他们的灵魂伴侣，历经生命的传递与更新，再结连理。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遇到在这一时空里互不相识的灵魂伴侣，以他们这个案例来说，灵魂伴侣跋涉千山万水，经过了将近两千年，只为了再次团聚。他们从不同地方来到我这里，咫尺天涯，却一再失之交臂，无法珠联璧合。

由于他们的病历表都归档在我的诊疗室里，因此，回到家中，我要仔细回想他们是否曾在别的时空里相聚过。没有，做和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相聚过，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相聚的经历。在印度的商路上没有相聚，在佛罗里达州红树林的沼泽边没有见过面，在疟疾肆虐的拉丁美洲也没有聚过。到目前为止，也没记起他们曾经在爱尔兰共同生活过。我只能记起这几个时空片段而已！

另一个想法渐渐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也许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时空，或全部的时空里都曾共同生活过，不过因为当下他们两人都还没见过面，所以就没办法在那些时空里认出对方。在这一时空里没有面孔，没有姓名，没有重大事件可以当路标指引方向，没有任何人可以将他们以往的生命传递与更新连接起来。

接着我想起了伊丽莎白的描述，在那古老辽阔的草原上，她的族人遭到大屠杀，只有她和少数几个妇女被俘。同样是那片草原，佩德罗将它们指认为蒙古，他曾经赶回去寻找他的家人及亲戚，结果发现他的族人全被杀光了。

在那混乱的时刻，他记起了满目疮夷的场面以及自己痛不欲生的心情，他和我都以为他那年轻的妻子已遭杀害。其实她并没有被杀死，而是被抓到了别的部落，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再也没有回到她那蒙古丈夫



结实温暖的怀抱里。

现在，那双结实的手臂穿过了时光幻离的迷雾，又回到她的身旁，抱紧她，温柔地将她搂在怀里。不过他们两人都不知道，只有我才知道。

父亲与女儿，青梅竹马的情侣，丈夫与妻子，在悠远的历史里，他们还曾有过哪些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爱的甜美时刻？

他们又在一起了，不过他们都还不知道。两人都很孤单寂寞，各有各的伤心事。两人都饥肠辘辘，然而一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已经摆在他们面前，一道目前他们还无法闻到香味和尝到滋味的美食。

即便不是受到更精微奥妙的“业因”束缚，最起码我还受到精神病学诸多法则的严格约束。这些法则最重视隐私权及保密。如果精神病学是一种宗教的话，泄露患者的秘密将是一大罪孽。至少这种违规行为可能会导致治疗不当。我不能把伊丽莎白的事情告诉佩德罗，也不能将佩德罗的情形泄露给伊丽莎白，干预别人的自由意志不管是否会遭到业报或是精神惩罚，违背精神病学基本法则的后果都非常明显。

精神上的惩罚并不曾吓阻我，我可以介绍他们认识，然后就让命运去主宰一切。倒是精神病学治疗可能造成的后果让我举足不前，心惊胆战。

万一我错了怎么办？万一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的不当处理而横生枝节，终至不可收拾又该如何？到时候他们可能会既伤心又怨恨。他们一直把我当作他们最可以依赖的心理治疗师，这种良好印象破灭后，他们又会做何感想？他们临床治疗的成果会不会被破坏？以往已经进行得颇为顺利的医疗功效，会不会因此而功亏一篑？轻举妄动的话一定会有

风险。

同时，我也必须检讨自己潜意识的动机。会不会是我自己想要看到患者变得更健康更愉快，想从他们的生活中找到安宁与爱这种需要影响了我现在的判断？会不会是我自己的需要，使我蠢蠢欲动，想要跨越精神科医师道德伦常的界限，铤而走险？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静观其变。没造成伤害，就不会有什么后果，没有绝对的把握，千万别自作聪明造成伤害。

到底要不要写《前世今生》这本书曾经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取舍的抉择，冒着我整个职业生涯被毁于一旦的风险，经过四年的痛苦煎熬，我才鼓足勇气写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本书。

再一次，我决定冒险一试。我要介入其间。我要推动命运。考虑到我自己所受的训练和心存的恐惧，我会小心谨慎，拿捏得当。

伊丽莎白和佩德罗以及其他我曾诊治过的许多患者，他们回忆到的重大事件里的景象与细节都极其相似。那些景象和我们从学校里学到的，或是从历史书或电视上所看到的景象并不全然相像。

之所以相似是因为它们都来自真实的记忆。前哥伦比亚小姐及 1994 年环球选美大赛亚军卡罗琳娜·戈梅斯在进行时空回溯时，记起自己前世曾是个男子，被罗马士兵们剥光了衣服，拖在马后而死亡。这种死亡的情形与佩德罗描述的几乎完全一样。不过，极其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罗马帝国时代，还发生在其他文化背景中。有极少数的患者在时空回溯时记起了自己在其他的文化背景中被马匹拖死的情形。

一位来自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的患者，记起了自己被人从美洲原始部落里抢走，从此再也见不到她的家人。她最后虽然幸得逃脱，不过还是孤零零地死在如同心理牢房的古老的西部地区，这种情景与伊丽莎白在亚洲的经历何其相似。

分离和丧亡在时空回溯里是非常普遍的情形，我们都在寻求治愈精神创伤的方法，这种想要痊愈的强烈需求强化了对古老创伤的回忆，因为那才是造成我们痛苦与症状的根源。至于平静安宁的时代，由于不会留下任何伤痕，也就较不容易被人想到。

有时候，我也会同时帮助两三个人进行过往时空的回溯。在这种情形下，我不能和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话，否则会影响到别人的状况。

最近，我刚帮助过一对夫妻同时进行时空回溯。整个诊疗过程他们一言不发，我们也没时间来重新回顾他们的经历。

这对夫妇离开诊疗室后，开始比较他们所注意到的细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两人都共同经历了一个彼此相聚的过往时空。这位丈夫在那个时空里是一位北美殖民地的英国军官，而这位妻子则是住在当地的一位妇女。他们认识不久就坠入爱河，谁知他突然要被调回英国，再也无法回来和他的爱人相聚。她心如刀割，可是两个人都无可奈何，因为殖民地的社会与英国军方都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

他们都看到她穿着古代的服装，对服装的描述也完全相同；他们都描述了那艘要载他离开殖民地返回英国的船只，以及两人伤心欲绝、泪流满面的分离场面，所有细节都丝丝相扣，分毫不差。

这些记忆也说明了他们当下为什么会面临那样一些难题。一个最大



的难题就是她过分害怕和他分开，不管他到任何地方，都需要很快地赶回来，并且须向她再三保证绝不会离开她。她的恐惧和他的需要在他们今生的夫妻关系中找不到任何现实的依据，这种模式早在殖民地时代就已生根了。

其他精神科医师在帮助患者进行时空回溯心理治疗时，也都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回忆中创伤的出现更为频繁。死亡景象的出现极为重要，因为它们通常都造成创伤。生命在一个时空又一个时空地传递与更新中，重大事件的景象看起来大同小异，这是因为在所有的时代，在一切文化背景下，同样的主题和同样的故事一再重复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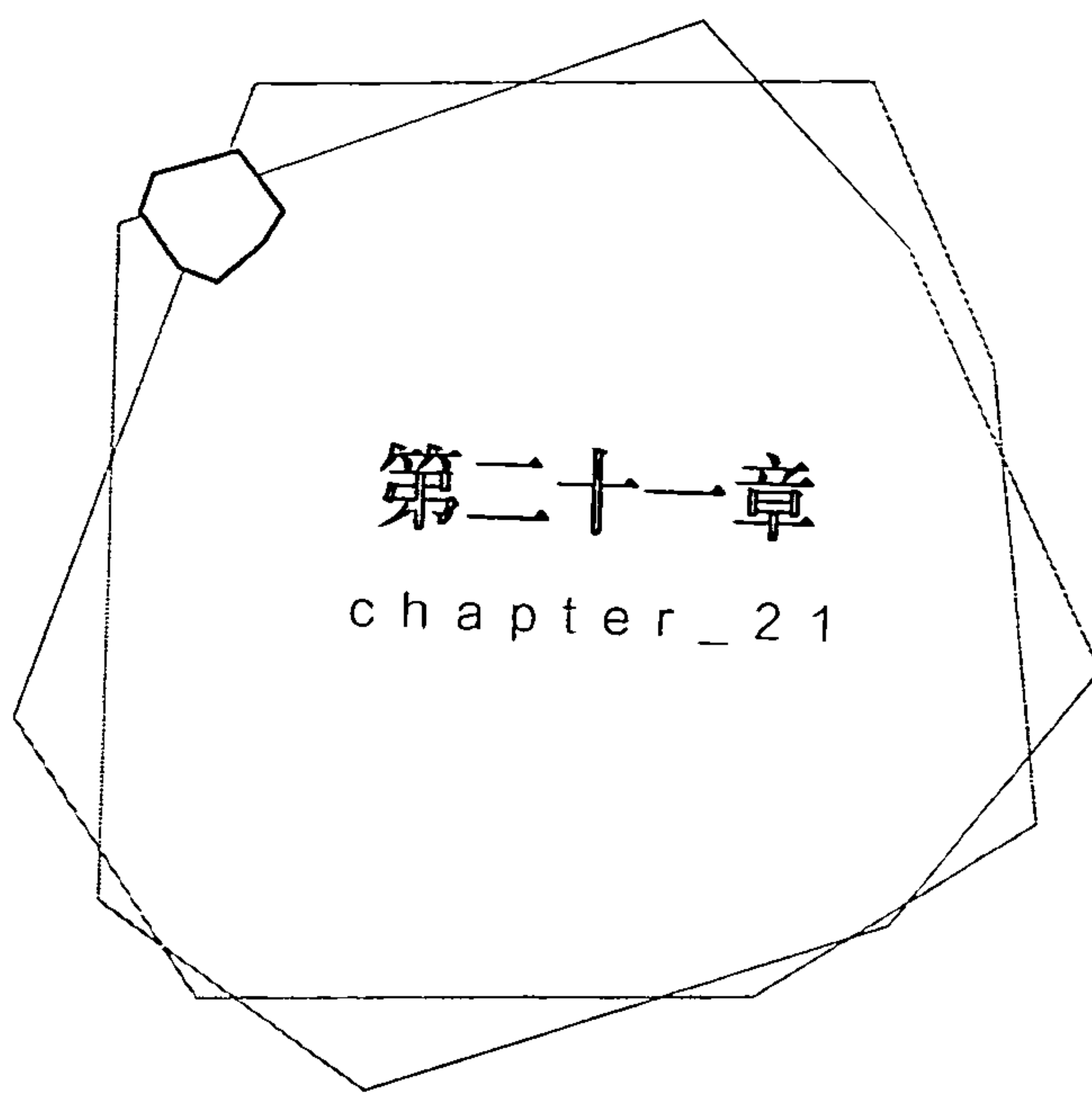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旧约圣约·传道书》





咫尺天涯，失之交臂

……要跟我一样坚信人类会转世重生的理论，我生存在这种希望之中，如果不是在今生，那么就是在其他的来世，我将会以友善的拥抱来接纳所有的人类。

——甘地（*Mohandas K. Gandhi, 1869—1948*）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

我正在和时间搏斗，它如同大熊般热情地张开双臂，将我搂得喘不过气来。佩德罗已经打算结束诊疗，永远地搬回墨西哥老家去。要是他和伊丽莎白不能赶紧见面的话，他们就将远隔天涯，今生相遇的机会也就相当渺茫了。他们两人的悲伤反应也已消失，生理上的症状，譬如睡眠质量、体能状况以及食欲等都大有改善。

不过，两人一直为找不到理想的伴侣而备感孤单，心生绝望，这种情况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善。

考虑到佩德罗即将结束他的诊疗——我将他就诊的频率减为两周一次，我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于是，我有意将他们两人下次的诊疗时间排在一起，那天的前一小时看伊丽莎白，接下来的一小时就看佩德罗。每个人进出我的诊疗室都

要经过候诊室。

在诊疗伊丽莎白的时候，我一直担心佩德罗无法如约而来，担心有什么突发状况——车子抛锚了、临时发生紧急的事情、突感不适等，因而取消预约。

还好他出现了。我将伊丽莎白送回了候诊室，发现他们彼此相望，目光停留了一下子。我可以觉察到双方有点意思，也许在不动声色的外表下暗藏着出人意料的可能性，或许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伊丽莎白的理智马上提醒她要保持惯常的矜持，快快离开，提醒自己举止得体。她转身出门，离开了医院。

我朝佩德罗点点头，我们两人一起走进了诊疗室。“一个相当迷人的女人！”他边说边坐进巨大的皮椅里。

“没错，”我焦急地答道，“她还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那倒不错！”他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他已经心不在焉，注意力转到了诊疗结束之后，要如何处理他人生中下一个全新的局面。他已经强迫自己将刚才和伊丽莎白的惊鸿一瞥忘得一干二净。

不管是佩德罗还是伊丽莎白，都没有对这诊疗室里的萍水相逢采取趁热打铁的后续动作，两人也都没有打听对方的情形。我的处理方式可能过分含蓄，时间上也太仓促了。

我决定把两周后他们两人的诊疗时间仍安排为一前一后，我必须采取更单刀直入的方法，违反保密原则，直接和他们其中一个或干脆两个人说个明白，这将是我唯一的机会了，因为这是佩德罗离开前最后一次诊疗。

当我护送她到候诊室的时候，他们相互间再次凝视了一下。四目交会，停在对方脸上的时间比上一次稍微久了一点，佩德罗点头微笑，伊丽莎白也微笑以对。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转向大门，快步离开医院。

对自己要有信心！我心里正盘算着，想要提醒她留意眼前重要的一课，可是她却毫无反应。

同样地，佩德罗也无后续动作，根本没向我打听伊丽莎白的情况。他的心思全放在重回墨西哥之后，即将接踵而来的大小事宜上。那一天，他终于结束了最后一次诊疗。

也许我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这么想。虽然他们并不怎么快乐，不过一些症状都大有起色。也许好事多磨，能够进展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

我们并不总能和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灵魂伴侣结为夫妇。我们的灵魂伴侣可能不止一个。因为灵魂家族总是结伴而来。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个不那么水乳交融、难分难舍的伴侣，因为他会有某些特别的东西要教给我们或向我们学习，使彼此的灵魂更为完美。当我们找到灵魂伴侣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彼此都已成家立业。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灵魂伴侣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等。又或许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灵魂并没有来到当下，而是在另外一个时空，像守护天使般注视着我们。

有时我们的灵魂伴侣已有意愿，或者时机成熟，他（或她）会发现我们之间的爱意或化学作用，那种犹如共同生活过许多世代的极其亲密



微妙的关联。然而他（或她）也有可能对我们产生毒害，那与灵魂的进化程度有关。

如果某一个灵魂的成长稍逊于另外一个灵魂，且表现得更无知，类似暴力、贪婪、妒忌、怨恨与恐惧等特点就会介入彼此之间。这种倾向对进化程度较高的灵魂来说就是毒害，即使对方确是灵魂伴侣。这时一方通常就会萌生拯救对方的幻想，幻想“我可以改变他”“我可以帮助她成长”。不过要是对方不允许你帮忙，或者选择不愿学习、不愿成长，那么这段关系也注定会破裂。也许在另外一个时空，他已经觉醒，彼此还有可能重续前缘。迟来的觉醒确实也曾发生过。

不过有些灵魂伴侣在历经生命的传递与更新之后，并不打算结婚。他们也许会见面，住在一起，等他们认为课业已经完成了，再做进一步的打算。他们对自己一生的安排及学习计划与一般人不一样，他们并不希望，也没觉得有必要一辈子都待在一起。这并不是一种悲剧，只是一种学习而已。我们可以永远生活在一起，不过，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分别学习不同的课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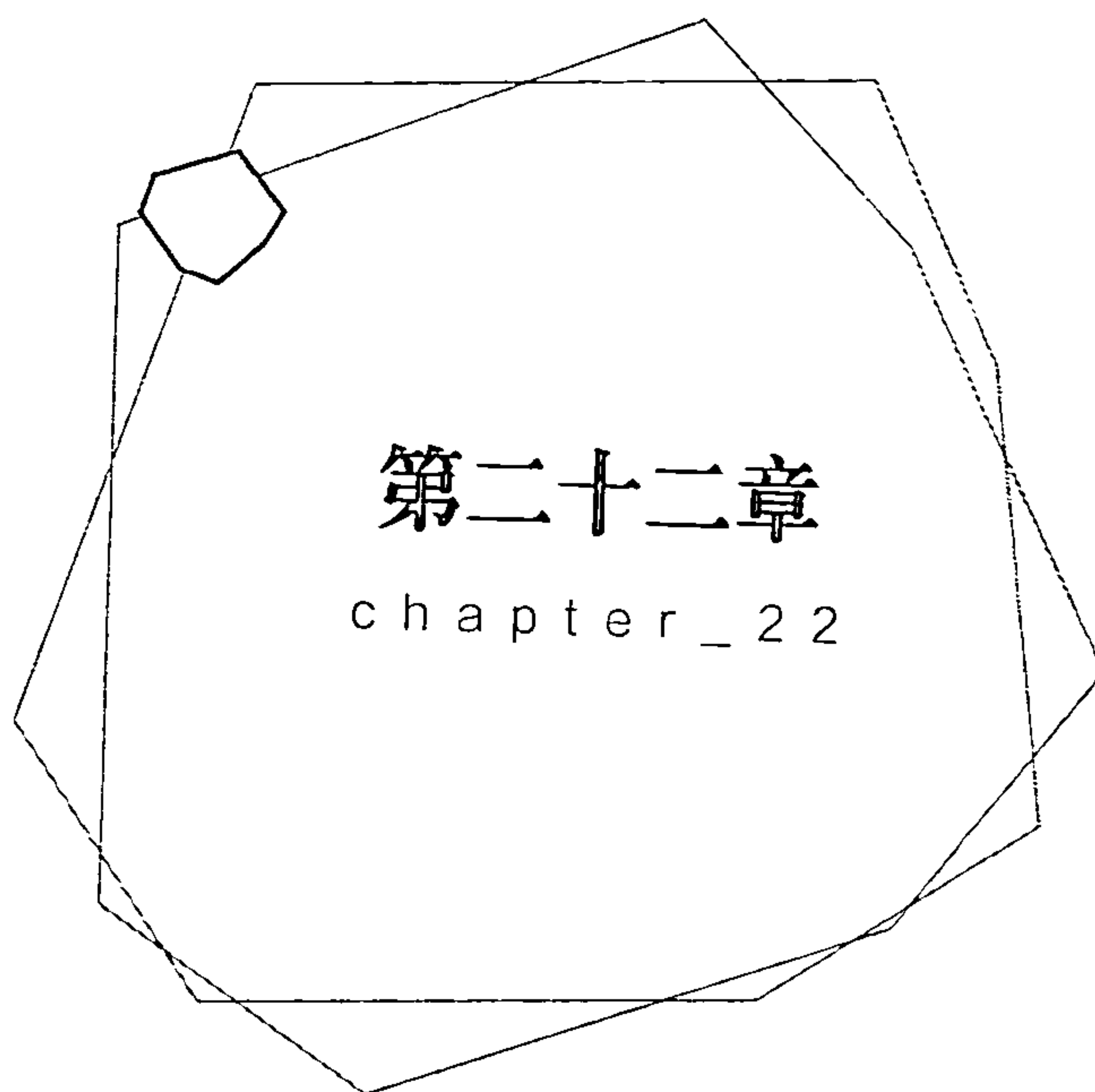
如果你找到了灵魂伴侣，而他却没有觉醒，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悲剧角色，可能会给我们的身心带来极大的痛苦。没有觉醒是指他（或她）没有看清自己的生命，不知道有多种层次的生命存在；没有觉醒也指对灵魂一无所知。通常，是我们每天耳濡目染的东西阻碍了我们的觉醒。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借口：我还太年轻；我需要更多的历练；我还不准备定下来；你的宗教信仰、种族、居住区域、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文化背景等与我不同。这些都是借口，因为灵魂并不具有这

些属性。

人们可以识别出这种两性间神秘的化学作用。吸引力确实存在，至于这种神秘的化学作用根源何在则无从得知。认为可以轻易地在别人的身上再次找到这种激情，找到这种灵魂的识别与吸引力，其实是一种妄想。灵魂伴侣可不是每天都能碰到的，这种机会一辈子顶多只有一两次，上天的恩典将会赐给拥有一颗善心的人，赐给一个有爱心的灵魂。

完全不必担心和灵魂伴侣重逢这件事情。一切都会由命运来安排，到时候一定会发生。等到双方见面之后，往后要怎么发展就全由这两个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了。还没觉醒的人会根据自己心理的恐惧和偏见来进行抉择，令人惋惜的是，这种选择结局往往令人心碎。越是觉醒的伴侣，越有可能基于爱情来做决定。当伴侣双方都完全觉醒时，狂喜就近在眼前了。



命中注定的重逢

哦，亲爱的读者，如果你喜欢我，就请读懂我，因为我到这个世界的次数并不多。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自然科学家及工程师

幸运的是，比我更有创造力的智慧，正站在某个高度熟练地安排伊丽莎白和佩德罗碰面的机会。这种重逢是命运注定的，至于往后如何发展就全看他们自己了。

佩德罗要到纽约做商务旅行，在那里待两三天，接着，他因商务和度假的需要又要飞往伦敦住两个礼拜，然后才返回墨西哥定居。伊丽莎白则正准备到波士顿出席一个商务会议，然后顺便拜访一位大学时代非常要好的室友。他们将搭乘同一家航空公司的客机，不过分乘不同航次的航班。

当伊丽莎白抵达机场大门的时候，她发现预订飞往波士顿的航班已被取消。航空公司的服务人员跟她说是机械故障，命运之神已在运作。

她很不开心，却又不得不打电话告诉她的室友，她必须改变行程。航空公司请她改乘到纽瓦克的航班，在那儿下了飞机后，她可以在第二



天清晨搭乘短程中转航班赶到波士顿。那个商务会议非常重要，她绝对不能缺席。

事前她毫不知情，完全不知道这种新的安排使她和佩德罗搭上了同一班飞机。等她进入机场大门时，佩德罗已经坐在候机厅里等候登机了。他无意中看到了她，马上盯着她看起来。他看着她走到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接着在休息区找到一个座位坐了下来。她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认出了这个曾和他擦肩而过的女子。

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油然而生，他难以遏制地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她打开了一本书，她的秀发、她的双手、她的坐姿，她走路的模样，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他只在候诊室与她有过两次短暂的碰面，为什么现在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熟悉感？总觉得他们在候诊室相遇之前一定见过面。他绞尽脑汁，想要记起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她知道有人正暗暗地盯着她看，不过这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她试图集中精神专心地看书，但在这样仓促地变更行程之后，要想集中注意力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还好最近练习的沉思冥想发挥了功效。她渐渐静下心来，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书本上。

可是，这种觉得被人打量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她抬起头来，一眼就看到了他正盯着自己。她皱了一下眉头，等她认出这个人就是自己在候诊室里碰过面的男子，才礼貌地莞尔一笑。本能地，她知道这个人完全可靠，可是她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她又多看了他一眼，然后将视线转到自己的书本上，不过，现在

她已经心不在焉了，书上写些什么自然也不得而知了。她心跳加速，呼吸越发急促。她明白，毫无疑问他已经被她吸引了，马上就要接近她了。

她感觉到他正朝自己走过来，他做了自我介绍，随后两人便开始交谈。他们相互之间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才谈了两三分钟他就建议调换座位，这样他们在飞机上就可以坐在一起，促膝谈心了。

飞机还没起飞之前，他们就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佩德罗给她的感觉是那么熟悉亲切，他的一举一动，接下来会说什么话她好像都能够未卜先知。伊丽莎白小时候第六感就特别敏锐，只可惜美国中西部保守的教育方式与人格陶冶，未能开发她这方面的天赋。不过，现在她的所有触觉都已调动起来，全神贯注地感应着外界的信息。

佩德罗无法将自己的视线移开她的脸庞。以前他从没有为哪个人的双眼意乱情迷、不能自己。她的双眼深邃又澄澈，天蓝色的眼眸旁环绕着一圈深蓝色，在那蔚蓝的汪洋中荡漾着两个淡褐色的小岛，使他不由自主地坠入情海。

最近，他梦里一再出现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她总是异常焦急地吩咐他：“把手伸出去……握住她的手。”

现在，这个声音又出现了。他犹豫不决。他想握住她的手。“现在还不行。”他又想道，“我才刚刚认识她，对她一无所知。”

航班快要飞抵奥兰多上空的时候，平静的夜空突然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机身开始摇晃，猝不及防的高空乱流让她吓坏了，她惶恐不安，不知所措。

佩德罗马上注意到了这种情形，赶紧握住她的手来安慰她。他知道

这么做一定会让她稍微安心的。

一股电流瞬间击中了她的心灵。

伊丽莎白觉得自己经历过的好几个时空的记忆统统被唤醒了。

联结已经建立。

我们在做重大决策时，尤其是在决定类似灵魂伴侣这种命运的礼物  
的时候，一定要听从我们内心的指引，服从我们的直觉智慧。命运会将  
它的礼物送到我们面前，不过接下来要如何处理这个礼物，就全看我们  
自己了。假使我们完全听从别人的建议，也许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我  
们的内心知道我们的需求，其他人则有着不同的安排。

我的父亲，当年虽然出于一片好意，却被个人的恐惧所蒙蔽，反对  
我娶卡罗莱为妻。现在回想起来，卡罗莱实在是上苍赐给我的最珍贵的  
礼物，一个历经几个时空后重逢的灵魂伴侣，犹如一朵美丽的玫瑰，在  
适当的季节再次盛开，芬芳迷人。

问题出在我们相遇时太年轻了。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才十八岁，刚  
刚念完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卡罗莱才十七岁，正要上大学。刚  
认识了几个月，我们就知道我们会长相厮守，我再也不想去认识别的女  
孩子了，尽管家人再三警告我还太年轻，没有足够的历练来做这种关系  
到一生幸福的重大决定。他们不知道我的内心已有千百年的经验，那是  
任何理性的头脑绝对无法理解的。万一我们将来不能白头偕老，那才真  
是不可思议呢！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顾虑：要是我和卡罗莱结婚有了小孩之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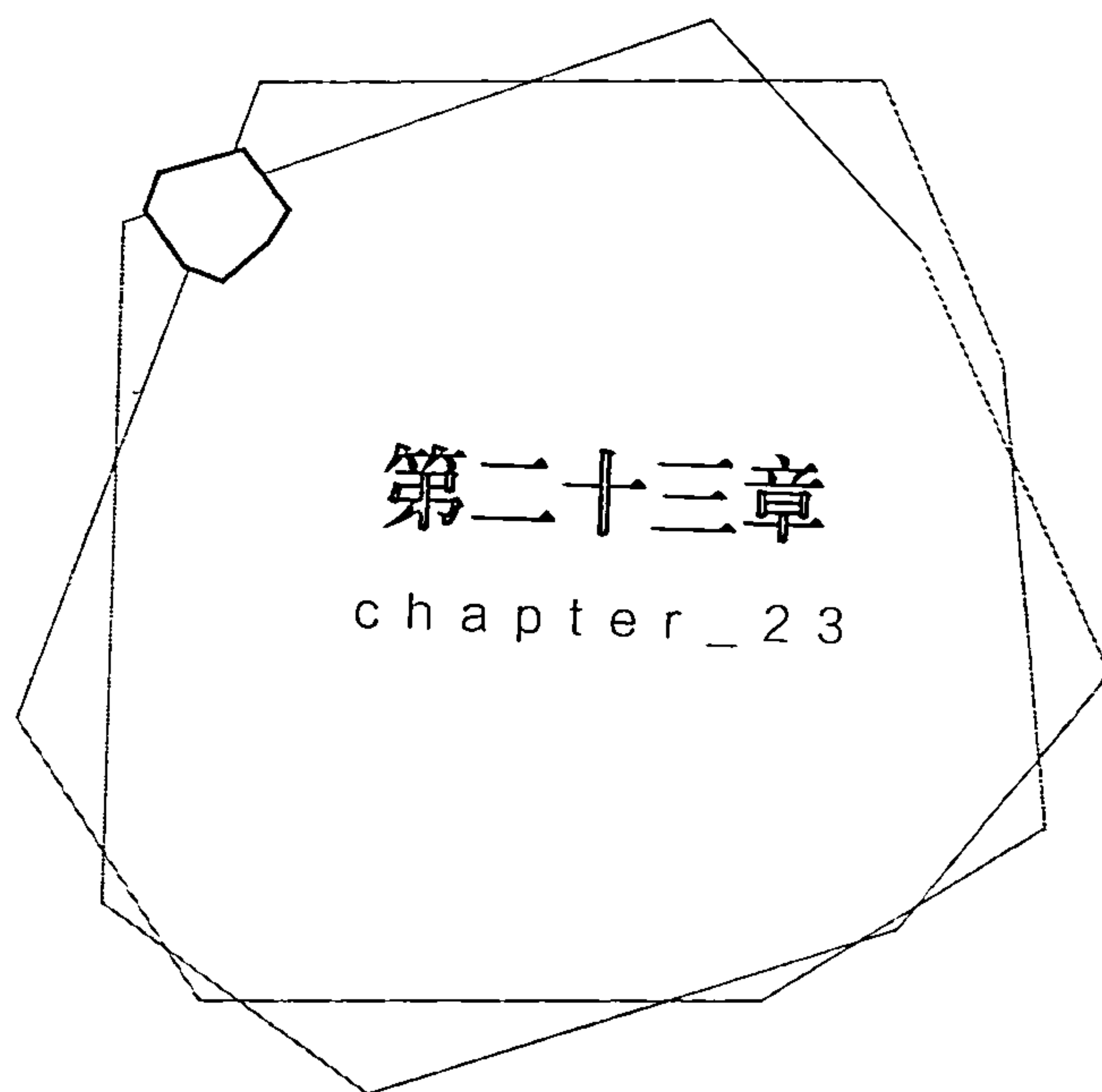


也许就得离开学校；那么，我想成为医生的愿望也就付诸东流。事实上，我父亲就曾经经历过这种两难的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他还是布鲁克林大学医学院先修班的一名学生，可是由于我的出生，他不得不在退伍后就直接去工作了，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医学院完成学业。他想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当然也就化为了泡影。这些再难实现的梦想深藏在他的内心深处，久而久之终于强加到他的儿子身上。

爱情可以消除恐惧，我们的爱情逐渐地消除了他自身的恐惧，也消除了他投射到我们身上的恐惧。当我大学毕业，进入医学院读完一年级时，卡罗莱正好大学毕业，我们两人终于如愿结婚了。那时我的父亲已经把卡罗莱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疼爱了，并为我们的婚姻祝福。

当我们的直觉，我们内在的感觉，我们的心灵都深信不疑之时，不要被别人基于恐惧的说辞所左右。这些说辞有时虽然出于好意，结果却适得其反。也许会使我们痛失所爱，永无快乐可言。





通往更高层次的智慧

第二次降生并不比第一次更出人意料。宇宙万物都会重生。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

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

伊丽莎白从波士顿打来电话，告诉我她把假期延长了。佩德罗在伦敦谈妥生意后也马不停蹄地赶回波士顿和伊丽莎白相聚，他们已经相爱甚深，难舍难分了。

两人开始将彼此记忆犹新的过往经验拿来加以比较，交换心得，他们再一次找到了对方。

“他真的非常特别！”她赞美道。

“你也一样！”我提醒她。

自从我和伊丽莎白与佩德罗三人共同分享了这些经验之后，我的医疗实践也发生了不可思议、美妙绝伦的转变。当我主持大型的研讨会时，每一位参与者都有机会进入那种全身完全放松的深度催眠状态，神奇古怪事件发生的频率戏剧性地攀升。

他们的经验并不局限于时空回溯。美好崇高的灵性与神秘事件频繁出现，使他们的人生完全改观。我也因此得到了人们的祝福与感谢，下

面就是那两个礼拜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一位曾经在波士顿参加周末研讨会的当地新闻记者作了如下报道：

许多参加魏斯博士主持的时空回溯研讨会的人，讲述了他们极其感人的际遇，其中一项心智活动的练习尤其富有戏剧性。

魏斯博士关掉灯光，要每个人在房间里找一个搭档。他让每个人望着自己搭档的脸，同时用声音引导人们进入冥想状态。

练习完毕之后，两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居然发现她们俩在过往的时空里曾经是姐妹。

一个女人说她一直在同伴的脸上看到一位修女的样子。当她把自己看到的告诉对方之后，那位女性回答说，她在前一天的时空回溯过程中才刚知道自己在过往的时空中曾经当过修女。

最令人惊讶的是，一位当地女性在她同伴的脸上看到了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年仅十九岁半的弟弟。她的同伴是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年轻少妇，她也是在前一天的时空回溯中才知道自己在过往的时空中原来是一位十九岁半的青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负责杂务工作，穿着马靴及工作服，在越战之前的一次战争中阵亡。这位当地女性心灵疗愈的经过，整个房间的人都目睹了……

“爱化解了愤怒，”魏斯博士这么说，“这属于精神层面。吃安定片没用，吃普罗扎克也没用。”

唯有爱能疗愈悲痛。

当我在波士顿研讨会上做“时空回溯疗法的精神意蕴”的主题演讲时，杰出的精神科心理治疗师、细胞生物学家、作家琼·博里森科博士，就站在我身旁回应我。

她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十年前的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她那双蓝色的眼睛顾盼生辉，难掩心中的激动。十年前，她是哈佛医学院一位相当受人尊重的研究员。在波士顿酒店召开的一次营养学会议上，琼作了发言，没想到无意中遇到了她的上司。他刚好来这家酒店参加另一个医学会议，他很惊讶会在这个地方碰到她。

回去后，她的上司马上向她提出严重警告：要是往后她再使用哈佛大学的名义去参加这种无聊的营养学会议，她就休想继续在哈佛工作。

但从那个时候起，时代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使在哈佛也是如此。现在，不仅营养学成为教学与研究的主流，而且哈佛大学这种传统的高等学府里都有些研究员对我在时空回溯疗法领域所做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加以拓展。

随后的一个周末，我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主持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将近五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奇妙的事情再度发生。许多人通过深度催眠都分别记起了自己童年、胎儿时期及以往时空的经历。一位参与者——波多黎各一个法庭的精神科医生，甚至经历了更为神奇的事情。

在第二天的讲习会上，我引导大家进行冥想，他内在的眼睛觉察到一位年轻女人模糊的影像——她朝他走过来。

“告诉他们我很好。”她指示他，“告诉他们娜塔莎很好。”



当这位精神科医生向整个讲习会的所有参与者讲述自己刚才的经历时，他觉得自己“非常愚蠢”。因为他知道现场没有人叫娜塔莎。这个名字在波多黎各极为罕见，而且这个几乎就像是鬼魂的女孩，她所传达的信息跟这个研讨会的全体成员毫不相干，跟他自己的人生也毫不相干。

“有谁觉得这个信息有什么意义吗？”这位精神科医生询问在场的听众。

突然间，坐在大礼堂后头的一位妇人叫了起来：“我的女儿，我的女儿！”

原来，六个月前，她二十多岁的女儿突然暴毙，她的名字叫安娜·纳塔利娅。她的母亲，只有她的母亲，叫她“娜塔莎”。

这位精神科医生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娜塔莎或她的母亲，他和这位母亲都被这个匪夷所思的际遇吓坏了。两人惊魂甫定，娜塔莎的母亲拿出一张她女儿的照片给他看，这位精神科医生瞬间脸色苍白。照片上的年轻少女与那个朝他走来传递信息的模糊影像一模一样。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在墨西哥城主持了一个会议，不可思议之事再次发生，一种熟悉的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感觉不断袭来。

在一次冥想之后，听众中有一位女性开始喜极而泣。她刚刚经历了一个过往时空的回忆。在那一个时空里，她现在的丈夫是她的儿子。而她，是一位生活在中世纪的男子，身为父亲却抛弃了他的儿子。现在，她的丈夫老是害怕她会离开他。这种恐惧感在当下根本找不到任何科学理性的依据。她从不曾威胁说要离开他，还经常再三向他保证，不过他的极

度恐惧摧毁了他的生活，也使夫妻关系受到极大的伤害。

现在，她才明白丈夫惧怕的真正根源，于是赶紧跑去打电话，把答案告诉了他，同时也向他保证她绝对不会抛弃他。

亲人之间关系的伤痕，有时也能以惊人的速度愈合。

在第二天研讨会即将结束前，我正在给读者签名。一位女士穿过排队等候的队伍，来到我面前，轻轻地哭泣。

“非常感谢你！”她真诚地握住我的手，细声地说，“你不知道你帮了我多大的忙！真是功德无量！”

“过去十年来，我的上背部一直疼痛不已。我在当地、休斯敦及洛杉矶等地看过许多医生，但没有人能帮得上忙，我真是苦不堪言。在昨天的时空回溯里，我看到自己在以往的时空里是一个士兵，背部被人刺了一刀，就在脖子下面，正是我疼痛的部位。现在，十年来的疼痛突然消失了，已经不药而愈了！”她兴奋极了，又哭又笑，不能自己！

近来，我都一直跟人解释说：基于深度催眠基础上的时空回溯疗法可能要花好几个礼拜或好几个月才会见效；如果治疗过程看起来非常缓慢，也不必气馁。可是这位女士却提醒我，治疗的过程也可能是异常神速的。

当她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未来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参与工作坊的成员记起他们过往时空的生活情景，印证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许多奇妙的际遇之后，我越发觉得

所谓重生的概念只是一道桥梁。

毋庸置疑，时空回溯疗法可以帮助人们走过这道桥梁，即使患者并不相信有“过往时空”的存在，他们的病情也会大大改善。治疗者的信仰也不太重要。回忆会苏醒，症状也会消失。

不过，仍有许多人宁愿站在桥上犹豫不决地观望，也不愿去探究桥梁的另一端究竟是何光景。他们吹毛求疵，斤斤计较于细枝末节、名字及历史的准确性，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考究过往时空回忆是如何产生的，追究一切的细节。

他们见树不见林。生命的传递与更新是一道通往更高层次的知识、智慧与理解的桥梁。它提醒我们得到了什么，没有得到什么；提醒我们为什么又会来到世间，需要完成哪些任务才能继续前行。它提醒我们，一路上都会得到不可思议的指引和帮助；它告诉我们，我们所爱的人将会回到我们的身旁，和我们同舟共济、共度难关。







## 第二十四章

chapter\_24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

发现我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我将会以某种形态或其他方式，永远存活于世。而且，由于人生命运多舛，磨难重重，因此，我不反对全新版本的自己，不过，我希望这一版中的错误，在下一版本中能够更正过来。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美国政治家、科学家

这几年来，我所诊治过的许多患者不仅成为我的研究素材，更成为了我的老师。他们不断为我提供他们的经历和宝贵经验，还将他们的知识以及心灵上的体悟分享给我。有些人成为我的莫逆之交，让我分享他们的人生。这些都是他们给我的礼物。

几年前，在我的第一本书《前世今生》出版之前，我已经诊治过凯瑟琳，接着又帮几十位患者进行了时空回溯心理治疗，其中一位患者给我带来了两个信息。她在梦中得到了这两个信息，醒来之后马上将内容记了下来。它们来自菲洛，一位我曾在梦中见过的老师，我在《前世今生》这本书中也提到过他。这位患者并不知道我梦中的际遇，这种相同名字的“巧合”实在相当有趣。

这些信息是来自她的潜意识吗？还是来自菲洛这样的外部来源？又

或是她以前在某本书中看过或在什么地方听过，现在只不过是唤醒了被遗忘的记忆？也许这都无关紧要，我只是将这些信息转述给我的女儿埃米听：“真实是一种存在，它存在于你的心里。”

致布莱恩·魏斯：

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能了解其他任何事物，唯独无法了解自身。心灵究竟长什么模样？它在什么地方？它到底是一种精神、气质、血液、热情，还是其他物质？或者说到底，它究竟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当灵魂进入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一无所知。你指导人们认识到这一时刻，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你的朋友，菲洛

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另外一个信息，提到有关上帝的本质的问题。

致布莱恩·魏斯：

我们也要牢牢记住，只有那超越万有的才是唯一的因，是宇宙之父与创造者。他不仅将他的思想，甚至于连同他的本质也赐给了万物。

他的本质在宇宙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超越了宇宙，高高在上，遥不可及。

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宇宙间只有他的分身存在。不过，虽然他在这些分身之上，但他也包含他们。不管他们做了什么，都是经他之手做的。

现在，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运作。从他们的活动之中，我

们就可以得到一条线索，进而了解上帝的本质。

菲洛

我能够理解这些文字中蕴含的伟大真理，不管这些话出自什么地方。

我曾经拜访过许多著名的牧师、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以及宗教大师，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有些人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才能与天分，有些人则滥竽充数，名不副实。

我慢慢地发现，特异功能与生命进化的层次并没有直接关系。我记得有一次和埃德加·米切尔这位国际知名的宇航员、超自然现象的研究者有过一段对话。在他的实验室里，埃德加曾经研究过一位非常有名的特异功能人士，他能对指南针施加能量，使指南针的指针穿过一个磁场，甚至可以运用意念移动物体，也就是一般人所称的隔空传物。尽管那个人有这么高深的特异功能，埃德加却注意到，此人的人品与高层次的生命觉知相去甚远，并不一致。埃德加是第一个向我指出特异功能与生命进化之间并无绝对关联的人。

我相信，有些人，他们的生命越进化，他们的特异功能会越精进，他们也会越来越通达事理，未卜先知。这种情形往往是一种意外的收获，而不是必要的步骤。我们的自我，不应该在我们的特异功能略有提升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膨胀。我们应该将目标放在学习爱与同情、善良与慈悲上面，而不是想着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特异功能人士。



甚至治疗者，当他们在诊治患者的时候，也能够具有某些特异功能——如果他们允许它发生的话。有时候，我偶尔也会有特异功能，获得某种直觉，甚至连坐在我对面那张舒适椅子上的患者的生理感觉也能知道。

几年前，一位犹太妇女非常沮丧地前来找我治疗。她觉得浑身不对劲，总觉得自己投错了家庭。当我和她谈话的时候，我两个手掌心突然疼起来，完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我检查我自己坐的那把皮椅的扶手，既没有裂缝，也没有尖锐突起的地方会刺到我的手掌，为什么我的掌心会那么痛？真是莫名其妙。然而这种情形越来越严重，我的掌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扎过一样，一阵刺痛，火烧火燎。再看看我的手掌，既没有疤痕也没有印记，更找不到什么伤口，就是毫无原因地疼痛。

我脑海中灵光一闪，我突然想到，这很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决定问问她：“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她愣愣地盯着我，脸色变得极为苍白。她从八岁起，就偷偷地跑去教堂做礼拜。她从来没有告诉父母她其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我双手的感觉以及我们之间产生的联结使这位患者破除了她一生的心理障碍，知道自己并不是性情孤僻，也不是言行怪异，她的感受其实有着真实的依据。她终于明白其中的道理，心灵的创伤开始逐渐愈合。后来我们才发现，她在两千年前的巴勒斯坦曾经经历过一个惊心动魄的过去。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都是具有特异功能的人，都是圣人。我们只不过是忘记了而已。

一位患者向我打听有关赛巴巴这位印度伟大圣人的事。询问他是神仙下凡还是神明转世？又或是以肉身形态来到世间的神明的后裔？

“我不知道，”我回答他，“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如此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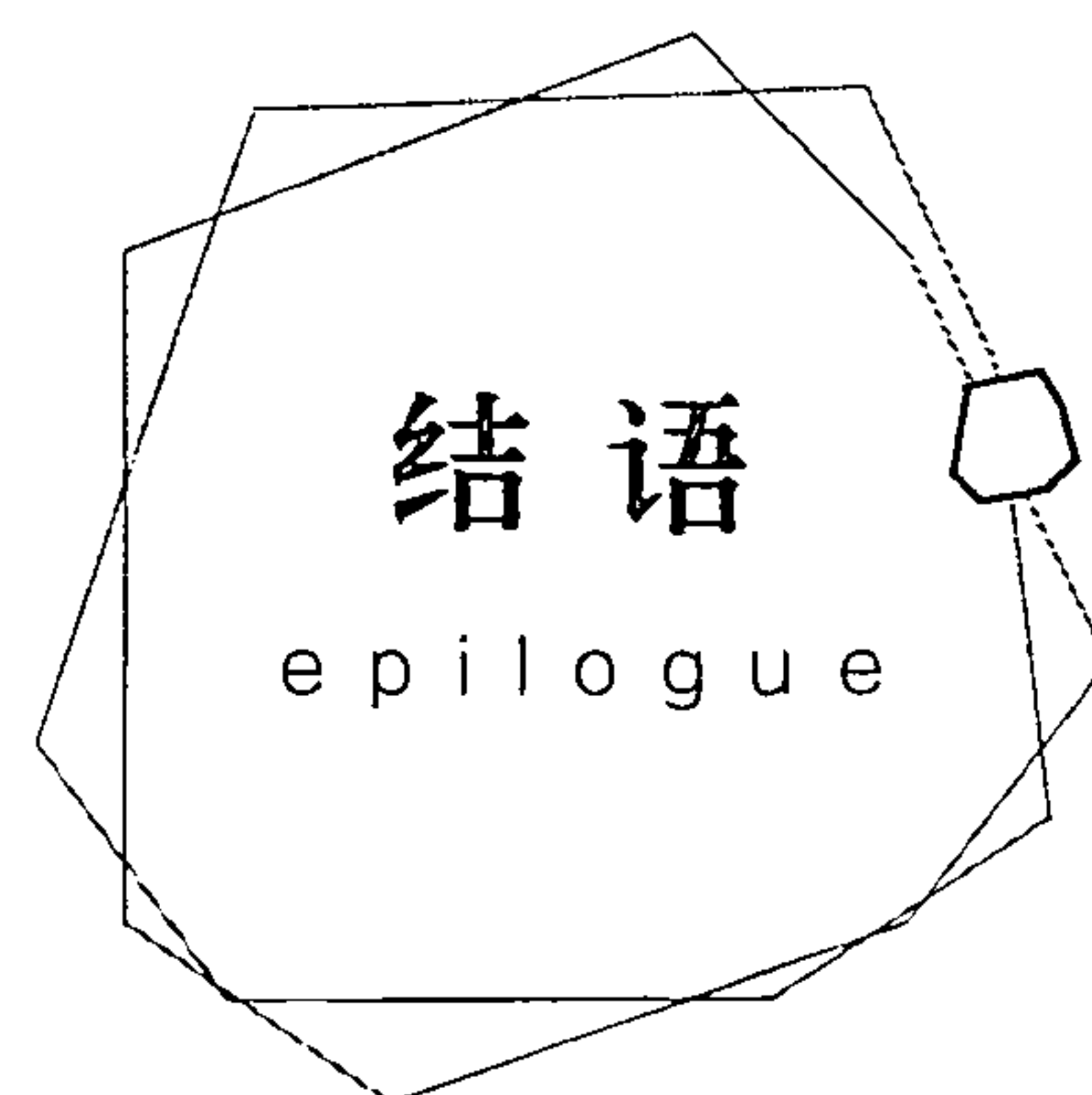
从某种哲学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神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应该因具有特异功能而转移注意力。因为这些只不过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路标而已。我们需要以良好的德行与服务，将我们每个人身上所蕴含的道德的神性与爱心表达出来。

也许任何人都当别人的宗教导师超过一两个月。一再到印度朝圣也没有必要，因为真正的朝圣之旅就在我们心中。

有自己超凡的体验当然有很大的好处，它让人放开胸怀体悟真理，了解人生并不仅限于眼前之所见。要知道我们通常都不肯相信非亲眼所见之事。

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条内在的路。这条道路比一般的道路更崎岖难行。我们担负着为自己进行学习和修行的责任。这种责任我们无法推卸，也不可能交给别人，交给一些自己信仰的导师去负责。

神明的国度其实就在我们的心中。



我确信，此前我已经来过世间一千次了，我希望今生之后仍然能够重返人间一千次。

——歌德（Goethe, 1749—1832）

德国诗人及剧作家

我会不时接到伊丽莎白和佩德罗打来的电话。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两人住在墨西哥，婚后生活相当幸福快乐。除经商外，佩德罗还进入了政界。伊丽莎白则负责照顾他们漂亮的小女儿。她有一头棕色的长发，喜欢在他们的花园里摘花，追逐在她身边翩翩起舞的蝴蝶。

“感谢你所带来的一切。”伊丽莎白在最近寄给我的信里写道，“我们非常快乐，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你。”

我并不认为他们亏欠我任何东西，我也不相信巧合之事。没错，我曾给他们制造过相互见面的机会。不过，即使没有我的安排，他们无论如何还是会见面的。这是命运的安排。也许就是所谓的姻缘吧！

当爱可以自由流动之时，它自会克服一切障碍！



## 好评推荐

一个超越我们已知的时空范畴、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爱是唯一的真相》将让你深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伴侣以及“爱是唯一的真相”。

——雷蒙德·穆迪，《死后的世界》作者

《爱是唯一的真相》揭开了世代之间的面纱，让我们一窥人类灵魂的真美。从生命的根源，发现爱情的终极存在。

——琼恩·波利森科，《心灵的疗愈力量》作者

一本打开你心、非常迷人的书，探索了爱与生命的奥秘、智慧和奇迹。

——伯尼·西格尔，《爱·医药·奇迹》作者

这是一本绝佳的心灵指南，能引领你发现并体验与人生伴侣之间深度的爱。《爱是唯一的真相》是一本必读的好书！

——哈罗德·布洛姆菲尔德，《与父母和解》作者

我毫无保留地推荐这本精彩又感性的书。

——加里·祖卡夫，《灵魂之所在》作者

《爱是唯一的真相》唯一的问题是：它的内容实在太精彩了，信息也很丰富，让我们意犹未尽！

——《沃斯湖先驱报》

在书中，魏斯非常坦诚地分享了他病人的生命故事以及他自己的见解。魏斯博士的诊疗记录非常引人入胜，而且让人意外。我被一次次的诊疗过程深深地吸引了，其深度和蕴含的意义不是读一遍就能领会的。我很难想象在读到这本书后，你对生活和爱的观点不会发生改变。

——亚马逊美国读者

这是我读的布莱恩·魏斯的第一本书，我一口气读到最后！这本书证实了我一直以来相信的事，那就是：我们会从一段生命过渡到另一段生命，而我们的灵魂伴侣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与我们在一起。

——亚马逊美国读者

这本书很迷人，发人深省，里面有如此之多关于爱和存在的重要观点。这是一本必读书，也是一本要和生命中重要之人分享的书。

——亚马逊美国读者

“为什么有些人会相信前世生命曾经出现过？”“你们在过世的时空里究竟  
常做些什么呢？”“怎样找到前世的另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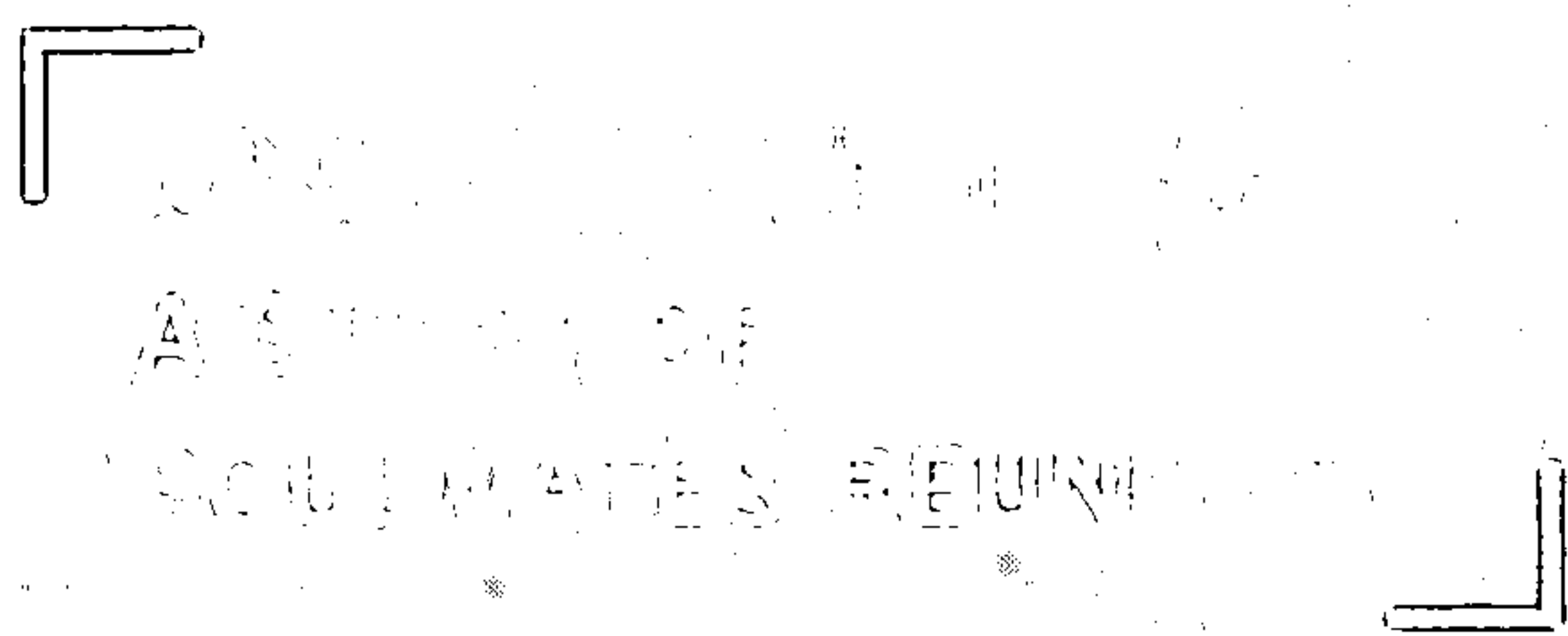
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你是否爱上了某个人，然后遗忘，然后再次  
相会？

在布莱恩·魏斯的超级畅销书《前世今生》中，超过10000万读者认  
识了凯瑟琳，读到了她在不同时空里经历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通过  
催眠治疗，魏斯博士这名年轻的病人找回了她遗忘的生命时光，她的经  
历让魏斯对自己心理医生身份的认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么，你能否在今生再次找到自己挚爱的灵魂伴侣？

在《爱是唯一的真相》中，魏斯博士在前作《前世今生》的基础之  
上，做了更深入、更令人震撼的阐释。他的两名病人——伊丽莎白和佩  
德罗从未谋面，完全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是通过催眠，他们发现，千年  
以来两人皆是彼此的挚爱，而如今，命运再次将二人连接到一起，魏斯博  
士用自己的医疗实践表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有自己的灵魂伴  
侣，他/她就在这茫茫世界的某个角落等待着，等待与我们重逢。

在这本书中，魏斯博士面临临床心理学案例，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  
的神秘的心理治疗的世界。



手机扫描二维码  
直接加入博集书友会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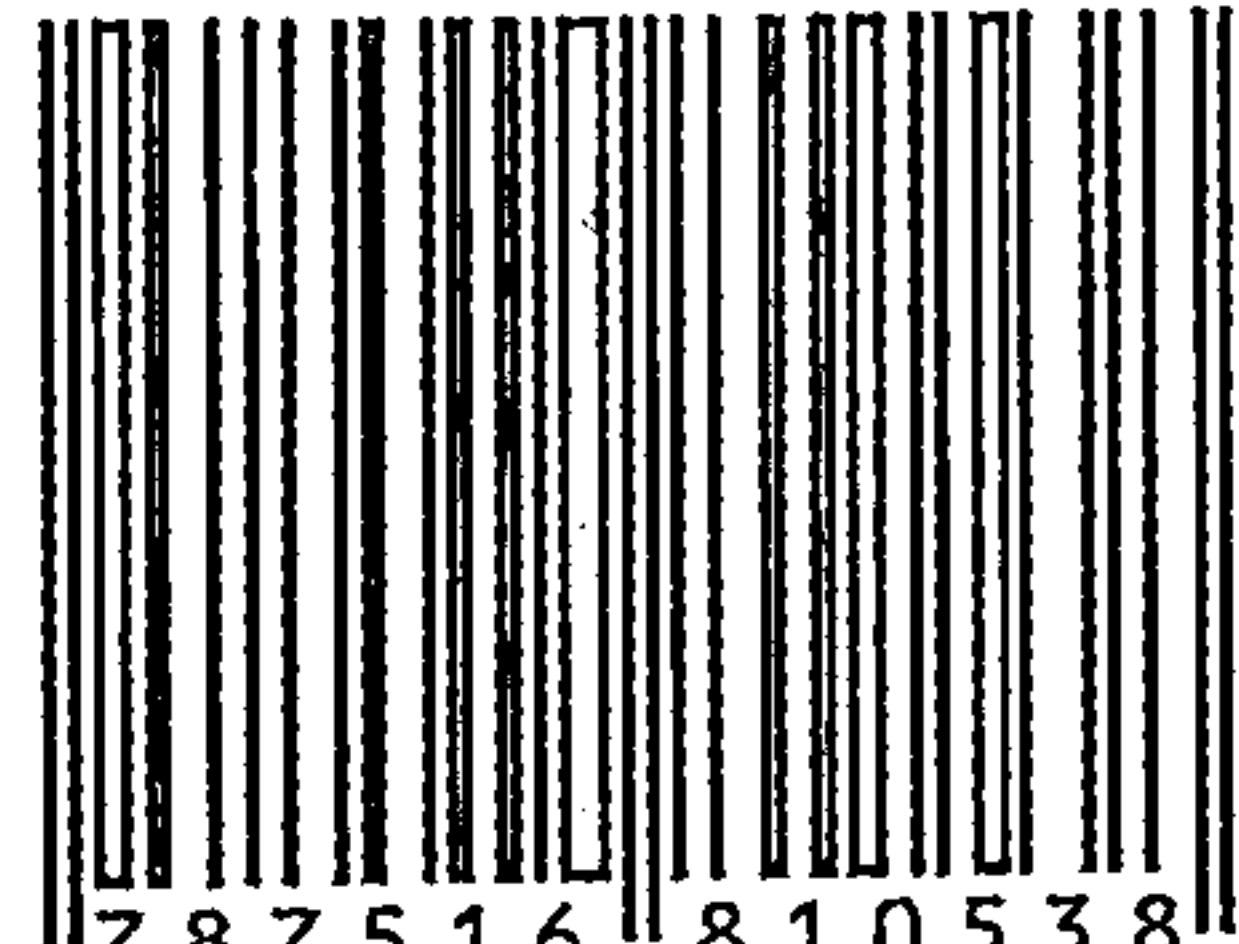


关注看赞：好故事，新见识

博集天卷  
博集文化

上架建议：畅销·心理学

ISBN 978-7-5168-1053-8



9 787516 810538 >

定价：38.00元